

《圆悟佛果禅师语录》（下）目录

卷第九	小参二
卷第十	小参三
卷第十一	小参四
卷第十二	小参五
卷第十三	小参六
	普说
卷第十四	法语上
卷第十五	法语中
卷第十六	法语下
	书
	拈古上
卷第十七	拈古中
卷第十八	拈古下
	颂古上
卷第十九	颂古下
卷第二十	偈颂
	真赞
	杂著
	佛事

[按]卷十四、卷十五、卷十六之法语部分，见《佛果圆悟真觉禅师心要》，此处略，仅存目。

圆悟佛果禅师语录卷第九

宋平江府虎丘山门人绍隆等编

小参二

7

夹山寺入院小参。师云：收光摄彩信天真，事事圆成物物新。内既无心外无相，更于何处觅通津。还有透得赵州关底么？试出众相见！问：承师有言透得赵州关，如何是夹山关？师云：退身三百步。进云：恁么则九天云静鹤飞高。师云：岂干阇黎事！进云：共相证据也何妨。师云：持聋作哑。

师乃云：牛头没，马头回，全彰照用；金乌急，玉兔速，略露权衡。透得过底，似虎靠山，如龙得水。透不过底，闻恁么道，似鸭听雷鸣，盖未谙悉元由，一向情存知解。山僧今夜向作家面前，不惜眉毛，放行去也。但能上无攀仰，下绝己躬，外不见大地山河，内不立闻见觉知，直下摆脱情识，一念不生，证本地风光，见本来面目。然后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虽然，莫错认定盘星，更须知有解黏去缚、向上机关始得。且道作么生是向上事？鹄弓已挂狼烟息，万里歌谣贺太平。

结夏小参。师云：大众！见成公案，触处圆成。虽然老病躃钟，尚可门旗展阵。还有匹马单鎗，久战沙场底么？出来相共证据。僧问：九旬禁足，三月护生。只如华猫取断南泉，分身两段，斑蛇适会赤眼，就地一锄，未审是持？是犯？师云：破戒也不知。进云：大用不拘，今古楷模。师云：依旧分身两段。进云：若然者，玉筋撑开虎眼睛，金鞭击断那咤臂。师云：尔向什么处见南泉、归宗？进云：只在目前。师云：重言不当吃。问：西天以蜡人为验，未审此间以何为验？师云：以眉毛为验。进云：还许学人出得么？师云：更眨上看。进云：只恐觑不着。师云：短底短，长底长，有什么觑不着？

师乃云：全提单拈，斩钉截铁，呵佛骂祖，大用大机，犹未称衲僧本分事。何况立问立答，立宾立主，涉语涉言，说玄说妙，无事生事，平地上起波澜！虽然如是，事无一向，理出多途。虽然看风使帆，不免相席打令。岂不见古人道，“欲识佛性义，当观时节因缘”。时节若至，其理自彰。只如今夜与明朝，乃是二千年前释迦老子立起模范、九旬禁足、三月护生时节，天下丛林悉皆依禀。既是此个时节到来，还有识得此理底么？若识得此理去，随处作主，遇缘即宗。二六时中，无内无外，无得无失，全体恁么，亦无生可护，亦无蜡人可持。其或未然，应怜鹅护雪，直使蜡人冰。师复云：大众！释迦老子道，“以大圆觉为我伽蓝，身心安居平等性智”。诸人既欲安居，还识得平等性智么？若识得去，人人具足，个个圆成，乃至动静施为，悉皆在大伽蓝中，与他诸圣把手共行，与他诸圣同作佛事。且作么生识得？去！三条椽下，七尺单前，各宜照管。久立。

结制小参。僧问：护生须是杀，杀尽始安居。未审杀个什么？师云：大有人疑着。进云：学人到这里，直得步步绝行踪时如何？师云：未有金刚王宝剑在。进云：斩钉截铁，本分宗师。朕兆未分，请师速道。师云：咭嚙舌头三千里。进云：恩深转无语，怀抱自分明。师云：且莫诈明头。问：一大藏教是拭不净纸，只如德山为什么担疏钞行脚？师云：放下着。进云：周金刚被婆子一问，直得亡锋结舌，又作么生？师云：脑后拔箭。

师乃云：绝彼我，混虚空；透声色，无面目。终日吃饭，不曾嚼一粒米；终日着衣，未尝挂一缕丝。总虚空华藏刹海，列向下风，过现未来诸圣，倒退千里。举一步，越不可说世界，向香水海那边，犹有去处。拈一尘，混一切无量无数，十方上下一切诸佛祖师，七穿八穴，犹有余地。且道此人向什么处安居？向什么处禁足？若知此人落处，始知本地风光，始见本来面目，便能摄顺逆于一尘中；规行矩步，现威仪于一念顷，不越常程。至于以大圆觉为我伽蓝，犹是小段在。若能恁么见、恁么用，恁么信、恁么透，管取无边刹海自他不隔于毫端，十世古今始终不移于当念。九旬禁足，三月护生，于一念一步一尘一芥中，见成受用。且道，此人毕竟在什么处？还委悉么？披蓑侧立千峰外，引水浇蔬五老前。

解制小参。师云：收因结果，慎末护初。一段因缘，此时周备。圣贤窟窟，生死根株，一锤击碎，一刀截断。若是通方作者，举着知归。后进初机，如何湊泊。祇如生佛未分，空劫已前，威音王那边，还有结制解制也无？虽然到这里，直饶千圣出头来，也须目瞪口呆。那边即且致，只如今灯烛交光，坐立俨然，高者是天，厚者是地，山是山，水是水，有是有，无是无，长是长，短是短，正当

恁么时，与威音王已前、空劫那畔，是同是别？若向个里倜傥分明，目前无法，胸中无心，上不见诸圣，下不见凡夫，外不见一切境界，内不见眼耳鼻舌身意，便能通同一切，说什么结制解制！一锤击碎圣贤窠窟，一刀截断生死根株。设使临济、德山，文殊、普贤，乃至无量无边，具大解脱、有大威神，无数河沙，浩浩地来，不消一捏。且凭个什么？若不蓝田射石虎，几乎误杀李将军。

11

郡中出队众请小参。师云：兰城道友集如云，选佛场开不二门。光饰碧岩无舌老，小参佳会四方闻。闻者争如见底，见底争如激扬酬唱底。还有作家禅客么？僧问：三世诸佛只言自知，历代祖师全提不起，一大藏教诠注不及。未审和尚如何？师云：夹山到这里口似匾檐。进云：捉败这老汉！师云：且喜没交涉。进云：恁么则天下人鼻孔，被和尚穿却了也。师云：尔且道，夹山鼻孔在什么处？僧便喝。师云：也须穿脚。进云：明眼宗师天然有在。师云：犹是落二落三。

师乃云：开佛祖炉鞴，用向上钳锤。拟议不来，则千里万里。当锋荐得，则坐断要津。此犹是化门之说。若确实而论，山僧有口，无说处；诸人有耳，无侧聆处。乃至日月未足为明，虚空未足为广，乾坤未足为大，万象未足为众。到这里一搓一捺，一挨一拶，要见本分事。且问，如何是本分事？大千沙界海中沤，一切圣贤如电拂。

12

师示众云：举不顾，即差互；拟思量，何劫悟。且道举个什么？直饶解顾，也是方木逗圆孔，何况更涉思量计较道理，转没交涉。着实而论，有什么事？直下无一丝毫事，亦无一丝毫见闻玄妙道理得失，到这里便是千圣出来，要举扬也无下口处，要作用亦无动转处。所以云门云：“向尔道直下无事，早是相埋没了也。”且道什么处是埋没处？灼然！能有几人到此？此是文殊普贤大人境界，岂是寻常涉道理计较得失思量底！还知么？须是绝情识、绝玄妙；千圣只言自知，亦无窠臼、照用，净裸裸，赤洒洒。岩头道：“只露目前些子，如击石火。”此是向上人行履，若覷不见，切不得疑着。若无恁么事，达磨西来，经六百年，亦不传至今日。为有恁么事，至今天下列刹相望，一一真善知识踞师子座，各各为人天师，牙如利剑，口似血盆。其余有窠臼，有依倚，黏皮着骨，有得有失，有传授，尽打入弄泥团处去。若是石头、马师、百丈、黄檗、临济、云门、玄沙、岩头、法眼、汾仰、曹洞，此等之流，皆是向上宗师，动静施为，皆在此中行履。譬如师子捉象，皆全其力，至于捉兔，亦全其力。如僧问云居弘觉：“师子捉兔捉象，亦全其力，未审全什么力？”云居云：“不欺之力。”要须一一与他本分草料。旦那个是本分草料？岂不见长沙道：“我若一向举扬宗教，法堂前须草深一丈。”事不获已，向尔道，尽大地是般若光，光未发时，无佛无众生。消息向什么处得来？恁么说话，早是葛藤了也。所以寻常向兄弟道，须是打迭情尘、得失计较净尽，蓦地一场汗出，自然活鱖鱖，天下人不奈何，幸有如是威风，有如是自在。若随人脚跟转，觅人涎唾吃，则没交涉。且如仰山问同参道：“近日见处如何？”对曰：“实无一法可当情。”山云：“师弟解犹在境。”问：“何故？”仰山云：“汝岂无能知一法可当情者？”他直得无一法可当情，尚遭仰山点检。到这里，无能所，知无一法、无无一法，也须是个人始得。所以唤作无事人，方始说本来无事。既是本来无事，只如目前万境攃然，六凡四圣，那里得来？直须超达始得。且作么生是超达底句？莫怪从前多意气，他家曾踏上头关。

示众云：大凡学道，须是用作事始得，莫只等闲。但二六时中，如欠却人家二三百万贯债负，忧怕还他不彻。如此存诚，不忧不到。是故古者道：“大事未办，如丧考妣。”又有一喻，学道之士如鸡抱卵，须是暖气相接，方可生成。若中间间隔，暖气不接，便抱十年，终不得生。龙牙亦云：“学道如钻火，逢烟未可休。直待金星现，烧燃始到头。”况此大事，三世诸佛为之出世，自己透脱生死，岂可因循，如存若亡？却请努力向前，以悟为则。各希取信！珍重！

示众云：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圣人法，圣人不会。圣人若会，即是凡夫；凡夫若知，即是圣人。此事一语两当，还委悉么？要识圣人凡夫，凡夫圣人，长者长法身，短者短法身，大小青黄，一切法悉皆如如，浑是个大解脱门，更无别异。但得情亡意遣，一念真正，随处遇缘，皆为妙用。所以古人道：“处处真处处真，尘尘尽是本来人。真实说时声不见，正体堂堂没却身。”至于天堂地狱，草芥人畜，六类四生，纤洪近远，无不皆真。但为未彻根源底，居常生心动念，皆在尘劳业识中流转，未曾回光返照，所以枉受轮回，不得受用。若能发慷慨心，启特达志，顿歇诸缘，直下了得彻底分明，心地了了，可谓“行亦禅，坐亦禅”，语默动静皆为正体。是故云门道：“和尚子！莫妄思。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又道：“见拄杖子但唤作拄杖子，见屋但唤作屋。”谓之觌体全真。有般人，取一边舍一边，见处偏枯，不能着实，便乃得失居怀，被物所转，无自由分。看他从上古人，得大受用，利物垂慈，全身担荷，或出或没，或隐或显，或顺或逆，开建化门，示径截路，无不教人究本明宗，离诸执着。岂不见棱道者参雪峰、灵云、玄沙，来往十五年，坐破七个蒲团，念兹在兹，后因卷帘忽然大悟，有颂云：“也大差，也大差，卷起帘来见天下。有人问我意何如，拈取拂子劈口打。”及乎住长庆，示众云：“撞着道伴交肩过，一生参学事毕”。似此称提，若不知有，争解恁么道？可谓从自己胸襟流出，盖天盖地。又有问：“如何是合圣之言？”对云：“大小长庆被阇黎一问，直得口似匾檐。”若善参详，可以丹霄独步，自在纵横。大众！还知落处么？若也未知，为诸人拈出。白云尽处是青山，行人更在青山外。

示众云：德山小参不答话，打锁敲枷。赵州小参要答话，将杖探水。崇宁今夜也不管答话，亦不管不答话，偶然向衣单下，拾得个千年桃核，举似大众。乃横拄杖云：尔诸人，若也恁么，坐断天下人舌头。复以拄杖卓地云：尔诸人，若也恁么，入地狱如箭射。且道利害在什么处？若不同床卧，焉知被底穿。

道林寺解夏小参。示众云：凉夜群动寂，禅庭正清虚。明月印空阔，白云任卷舒。当阳好定夺，还有作家无。僧问：一尘举大地收，一叶落天下秋，衲僧分上成得个什么？师云：前不迭村，后不迭店。进云：大小道林，话头也不识。师云：切忌虚空里[啄]。进云：和尚恁么道那？师云：作么生是尔着实处？僧拟进语，师云：了。进云：争奈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其长天一色。师云：贼过后张弓。

师乃云：于内无心，于外无相，于上无佛祖可仰，于下无众生可悲，慳贪嫉妬俱除，慈悲喜舍并却，两头坐断，中道不拘，净裸裸绝承当，赤洒洒无回互，击之不浊，扬之不清，拨之不动，搅之不转，直下坐断万法，头上孤危不立。于此安居，随处解脱。更说什么长期百二十、中期百日、下期八十日。且功成一句作么生道？不怜鹅护雪，且喜蜡人冰。

17

冬夜小参。师云：佛祖大机，人天正眼。朕兆未分时，无许多事。及至一气已分，便有生住异灭，春夏秋冬。若随波逐浪去，种种建立，触处圆融。若截断众流去，把住要津，不通凡圣。若也二途不涉，脚跟下洒洒落落，岂不是本分衲僧？且道无阴阳地上如何通信？直待明年三月尽，莫言冬后雪霜寒。

18

小参。僧问：猿抱子归青嶂后，鸟衔华落碧岩前。此是和尚旧时安身立命处，如何是道林境？师云：寺门高开洞庭野，殿脚插入赤沙湖。进云：如何是境中人？师云：僧宝人人沧海珠。进云：此是杜工部底，作么生是和尚底？师云：且莫乱统。进云：如何是夺人不夺境？师云：山僧有眼不曾见。进云：如何是夺境不夺人？师云：阇黎问得自然亲。进云：如何是人境俱夺？师云：收。进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夺？师云：放。进云：人境已蒙师指示，向上还有事也无？师云：不可土上更加泥。

师乃云：恁么恁么，如虎带角。不恁么不恁么，似兔无角。恁么又却不恁么，暗隔两重关。不恁么又却恁么，全行向上路。此四句，若排着四边，则为祸为祟。若一时划断，则为祥为瑞。何故？他从上来本无许多事，只为群机有利钝，所悟有浅深，是故劳他诸圣出来，应物现形，随机逗教，便有权有实，有照有用，有杀有活，有宾有主，有问有答，万别千差。只如正当恁么时，可中若有个汉，牙如剑树，口似血盆，一棒打不回头，出来掀翻露布，截断葛藤，天是天、地是地，山是山、水是水，长是长、短是短，方是方、圆是圆，一丝毫不得动着，直下承当，便能丹青独步，与他诸圣把手共行。有佛世界，互为宾主，接物利生。无佛世界，风飒飒地，坐断要津，不通凡圣。然虽恁么，若是于中端的恁么来底，且道与他作么生商量？待老僧上山斫棒来。

19

小参。僧问：玄沙不过岭，保寿不渡河。未审意旨如何？师云：直超物外。进云：雪峰三度到投子，九度上洞山。是同？是别？师云：别是一家春。进云：恁么则春色无高下，华枝自短长。师云：一任卜度。

师乃云：大道坦然，更无回互。同证者识，同道者知。若有实法系缀罗笼人，入地狱如箭射。所以诸佛出世，祖师西来，实无一法与人，只要诸人休歇。若实到休歇田地，二六时中，如天普盖，似地普擎，更不剩一丝毫，亦不欠一丝毫，净裸裸，赤洒洒，见成公案。若更踌躇四顾，说有说无，论得论失，有会有不会，有得有不得，落二落三去也。所以上古尊宿、天下老和尚，拂子边、拄杖头，现无量神通，其实与尔诸人解黏去缚，抽钉拔楔，令汝直下到安闲之地，也无证也无得，亦无周由者也。七十三、八十四。若也未到，不免捺糊去也。一切境界、一切有无、一切法门，但于一言下，一念顷脱得情尘去，尘尘剌剌廓周沙界，大小长短方圆，青黄赤白，全是本心。于见处净裸裸，于闻处八面玲珑，无得失是

非，无长短好恶。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无异无别。若能实头到这个田地，离情尘、绝露布，不落胜妙。更须知有一尘中含一切境界，一切境界入一尘中，悉皆含摄，于一毫端现无边刹海，直得恁么。更须知有大用现前时节始得。且作么生是大用现前底时节？毕竟水须朝海去，到头云定觅山归。

20

冬夜小参：有作思惟，从有心起。一轮生灭，行无间道。修无漏业，万古超然。拈一放一，半开半合，未免在窠窟里。殊不知，往复无间，动静一如；融大千沙界于一尘，会十世古今于一念。去来起灭，甚处安排？春夏秋冬，如何理论？到这里，净裸裸，赤洒洒，没可把。东西不辨，南北不分底，则故是未知落处；久参先德，脚踏实地，且道正当恁么时如何？还委悉么？群阴消剥尽，来日是书云。

21

除夜小参：树凋叶落，瓦解冰消。岁暮年穷，家残户破。以世谛观之，是不称境界。以道眼观之，却是好个消息。岂不见香严道：“去年贫未是贫，今年贫始是贫。去年贫有卓锥之地，今年贫锥也无卓。”又有古德道：“富贵即易，贫穷即难。”本分人打得彻，信得及，见得透，物物头头俱为妙用，尘尘刹刹悉是真乘。若便恁么歇去，敢保老兄未彻在；那堪更说渐说顿，说玄说妙，说理说事！却须放却玄妙，放却理性，打破向上向下，截断佛印祖机，直得东西不辨，南北不分，蒙蒙懂懂，遇饭吃饭不知是饭，遇茶吃茶不知是茶。到这里，犹只得个衲僧门下洁白露净底。是故洞山道：“见佛与祖是生冤家，始有参学分。”正当恁么时，全体现成，佛界不收，魔界不管。且道向什么处行履？若识得去，便成年穷岁尽，相续不断；相续不断，岁尽年穷。正当恁么时，一句作么生道？今岁今宵尽，年来来日新。

22

解夏小参云：年丰岁稔，道泰时清。唱太平歌，乐无为化。护生既满，蜡人愈冰。秋色澄澄，金风拂拂。正当恁么时，说什么释迦、弥勒，文殊、普贤，德山、临济？向上向下，有事无事，直下一时坐断，直得风飒飒地，人人分上，壁立千仞，各各面前，飞大宝光。且不落夤缘一句作么生道？麓峰头倒卓，石笋暗抽枝。

23

道林寺小参云：四海共参寻，十方同聚会。路逢达道人，不将语默对。还有共相酬唱底么？僧问：千尺丝纶直下垂，一波才动万波随。夜静水寒鱼不食，满船空载月明归。未审此理如何？师云：离钩三寸高着眼。进云：恁么则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浪有谁争。师云：乾坤大地一时收。进云：只如垂钩四海，只钓狞龙；格外谈玄，为寻知识。谁是知识者？师云：赤心片片。进云：巨浪涌千寻，澄波不离水。师云：寒山逢拾得，抚掌笑呵呵。问云：路逢达道人，不将语默对。既不将语默对，将何祇对？师云：吞声削迹。进云：一言难启口，千古意分明。师云：且须急着眼。进云：有句无句，如藤倚树，如何得透脱？师云：倚天长剑逼人寒。进云：只如树倒藤枯，汾山为什么呵呵大笑？师云：爱他底着他底。进云：忽被学人掀倒禅床、拗折拄杖，又得个什么伎俩？师云：也是贼过后张弓。

师乃云：不与一法作对，正体迢然。万象不能覆藏，神机历掌。望州亭、乌石岭，僧堂前相见，已涉謠讹。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已拖泥带水。到这里，上根利智别起便行，不落言诠，不拘机境，直下向文彩未彰已前一时坐断。可谓如天普盖，似地普擎，如虚空宽广，如日月普照，无处不圆，无处不遍。所以道，向上人见处，把断世界，不漏丝毫，无得失是非，离见闻知觉，如壶公瓢中，自有天地日月。至于一语一默，一跬一步，一挨一拶，坐断千差路头，不许天下衲僧正眼觑着。所以道，须是恁么人，方解恁么事。只如今坐立俨然，头头物物，悉皆全体现成处，且道如何照了？万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捞撷始应知。下座。

24

小参。僧问：古者道释迦弥勒犹是他奴，且道他是什么人？师云：三家村里孟八郎。进云：恁么则胸襟流出。师云：更是阿谁？进云：正是他奴。师云：坐却舌头。进云：情知老汉弓折箭尽。师云：是。进云：自领出去。师云：看尔作么生折合？进云：只如隔身句又作么生？师云：离四句绝百非。进云：掀倒禅床。师云：未信尔在。

师乃云：明头合，暗头合，手执夜明符。日面佛，月面佛，提取金刚剑。有向上钳锤，具作家眼目，千圣罗笼他不住，万法系缀他不得，等闲不挂一丝毫，坐断十方，净裸裸。所以道，“大丈夫秉慧剑，般若锋兮金刚焰。非但能摧外道心，早曾落却天魔胆。”只如今神威凛凛，霜刃堂堂，顶_上正用此机，脚跟下切须荐取。若也荐得，坐断报化佛头，不落古今，不拘得失。若荐未得，往往头上漫漫，脚下漫漫。且涉流转物一句作么生道？巨浪涌千寻，澄波不离水。下座。

25

小参。僧问：春风浩浩烘天地，是处山藏烟霭里。无位真人不可寻，落华又见随流水。如何是无真人？师云：剔起眉毛向上看。僧云：恁么则独据千峰上，全威百草头。师云：我行荒草里，汝又入深村。进云：自知较一半。师云：尔还知么？僧云：知。师云：也较一半。进云：只如临济道无位真人是什么干屎橛，又作么生？师云：未得衲僧一半气息。进云：为什么如此？师云：只为他顶门具眼。进云：可谓一回拈出一回新，一度用来一度快。师云：七十二棒翻成一百五十。

师乃云：剑轮顶上，全机独露于孤峰。石火光中，利刀横施于百草。说权说实，立照立用，行棒行喝，说事说理，大似把髻投衙。直下不说权不说实，不立照不立用，不行棒不行喝，不论事不论理，也是担枷过状。设使恁么中不恁么，不恁么中却恁么，正是曳尾灵龟，到这里佛祖也摸索不着。若是透得底，须知其中有一条通天大路，把断要津，凡圣迹绝。若也挨得，一线开立得一机出，则千圣万圣罗笼他不住，千人万人寻觅他不着。不忏罪而罪已消，不集福而福已集。不立丝毫行门，而普贤行门遍满十虚。不立丝毫机智，而文殊大用廓周沙界。所谓戢玄机于未兆，释迦弥勒攒眉；藏冥运于即化，德山临济却步。且不堕功勋一句作么生道？镬汤炉炭吹教灭，剑树刀山喝使摧。

圆悟佛果禅师语录卷第十

宋平江府虎丘山门人绍隆等编

小参三

26

蒋山寺小参。师云：相逢不拈出，举意便知有。万人众前显瞒颺，不是目前机，亦非目前事。三千里外纳败阙。直得尽乾坤大地，无丝毫法可当情，静悄悄地绝諠讹，千圣不敢疑议，致之诸佛顶^{字页}上。到这里更说什么行棒行喝，论正论偏，有语有默，绝玄绝妙，双放双收，同死同生，向窠窟里作活计？正当恁么时，且作么生参究？且作么生捉摸？作么生拈弄？作么生证入？若有一丝头伎俩去，便乃见神见鬼。更不作一丝头伎俩，未免堕在无事界里。个事如壶公瓢中，自有天地日月。所以雪峰和尚道：“尽大地撮来，如粟米粒大。”又道：“尽大地是沙门一只眼。”盐官又道：“虚空为鼓，须弥为槌，什么人打得？”南泉道：“王老师不打这破鼓。”法眼道：“王老师不打”。玄沙道：“深山岩崖，千年万年无人到处，还有佛法也无？”云门大师道：“日里来去，日里辨人，忽然教夜中取个物，无日月灯不曾到处，作么生取？”似此，若不通透，有纤毫隔碍，则如山如岳。或若尽情透得，要行便行，更疑什么？虽然如此，直须是真实到这个田地始得，向万丈悬崖处撒手，百尺竿头进步。且道此事毕竟如何委悉？撞着道伴交肩过，君向瀟湘我向秦。下座。

27

师云：一举便知落处，已是第八头。未跨船舷三十棒，也是第九首。直饶空劫已前、威音那畔，一时座断，大似钉桩摇橹、胶柱调弦。直饶显目前机、用目前事，一问一答，一挨一拶，一出一入，正如开眼尿床，立地作梦。若是明眼汉，须知不恁么。所以从上来事，只要个奇特人直下承当得，坐断天下人舌头。还有恁么人么？如无，不免合水和泥，向荆棘林中出手去也。遂举拂子云：还见么？三世诸佛，六代祖师，天下老和尚，总在这里。至于万象森罗，日月星辰，四圣六凡，尽无边香水海，酰鸡蠛蠓，一切含情，总在这里。以至诸人于日用中亦在这里。唯有山僧不在此。且道为什么如此？同途不同辙，同死不同生。众中忽若有个汉，也不恁么，许尔具一只眼。正当恁么时如何？定光金地遥招手，智者江陵暗点头。下座。

28

师云：言中有响，句里呈机。告往知来，拈头会尾。须是恁么人，始解恁么事。且如诸人，适来锤未鸣、鼓未响、未到此间时，还有如许多事么？还有一问一答道理么？若是个汉，未举先知，未言先透，及乎理随事变，事逐理圆。锤已鸣、鼓已响，大众簇簇恁么上来，有问有答，有宾有主，且道于中还有恁么事么？若有恁么端的底道理，便是对面相谩。实无如是事。既无如是事，又且是个什么？须知万里无片云，万里无寸草。所以道，欲得亲切，莫将问来问。有时问在答处，有时答在问处。虽然如是，要且问不在答处、答不在问处。又道阇黎不是不将来，山僧不是不分付，于中具金刚眼，向本分田地上承当，乃无可无不可。敢问大众，着实底一句作么生道？未明心地印，难透赵州关。下座。

29

师云：当阳举唱，直截根源。贯古通今，超情离见。恁么恁么，二窍俱明。不恁么不恁么，双遮普照。恁么中有不恁么，不恁么中有恁么，草窠里突出焦尾。

大虫。若能离此三句外，拨转向上机，即知诸人脚跟下有此一段大事，辉腾今古，迥绝知见。祖师虽西来，诸佛虽出世，不曾加一丝毫；诸佛不出世，祖师不西来，亦不曾减一丝毫。净裸裸，赤洒洒。如印印空，如印印水，如印印泥也。须是不依倚一物，不堕闻见知觉，不处是非得失。直饶恁么，犹落他祖师指处在。所以道，有祖以来，若将祖师言教为人师范，却成赚人去。他只说无法本是道。又道“佛说一切法，为度一切心。我无一切心，何用一切法。”既无一切心，不用一切法，则这里八字打开。还知落处么？山僧露个消息去。也须知过量人，契此过量事。下座。

30

师云：当轩正坐，觑面无私。离相绝名，当机有准。露个形相，通一线道；起个面目，示少津梁。如隔山见烟，早知是火；隔墙见角，早知是牛。若要只管随数逐名，求玄觅妙，则丧却自己脚跟下大事，埋没从上来佛祖家风。只如今不依倚一物，不显个消息，还有共相证据底么？若证据得，把断要津，不通凡圣，不向二千年前释迦老子起模画样处，各自点胸。何故？大丈夫儿，他人住处我不住，他人用处我不用。祖师阶梯是第二头；超佛越祖是第三首；净裸裸，赤洒洒，当阳独露，是第八解。所以道，末后一句始到牢关，把断要津不通凡圣。若是上流之士，不将祖师言教为人师范；如龟负图，自取丧身之兆；凤紫金网，趋霄汉以何期。今夜与诸人一时拈却。敢问大众，不落祖师言教一句作么生道？万缘不到无心处，至了浑加井觑驴。下座。

31

师云：一向据令而行，呵佛骂祖，截断众流。直得释迦、弥勒、文殊、普贤退身无路，临济、德山、赵州、睦州目瞪口呆。千里万里无片云，拟议不来三十棒。恁么举唱，本色衲僧愈生光彩，后学初机无摸索处。一向垂慈落草，立问立答，存主存宾，有始有末，三玄戈甲中论诤讹，四种料简里别皂白，丝来线去，照用双行，各各脚跟下只推明一个大机，唯此一事，更无余事。恁么举唱，后学初机通一线道，其奈取笑衲僧。恁么中有不恁么，不恁么中有恁么，权实双运，照用并行，佛祖诤讹，离名绝相，不守窠窟，单明向上一路，犹是寻常茶饭。更或打翻许多露布，则上是天，下是地，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都无许多得失玄妙，又落在无事甲里。四种为人，向此时为诸人都拈却。且道毕竟如何？所以道，欲识佛性义，当观时节因缘。时节若至，其理自彰。只如即今时节，大檀越设斋已了，升堂已了，忏罪已了，荐亡已了，更教山僧说个什么？若能不以眼见，不以耳闻，不以意想，不以口说，则千里万里见诤讹，千句万句都穿却。恁么会得，可以通彻古今。更须知有向上事始得。敢问大众，作么生是向上事？万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捞摝始应知。下座。

32

师云：诸佛不出世，那里得这个消息？祖师不西来，免见累及后代。正当恁么时，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星辰之昭昭，人物境界之浩浩，不曾移易一丝毫。何不向这里荐取？若向这里荐得去，管取是一员无事道人。及至诸佛出世，提持一大事因缘，祖师西来，传持个正法眼藏，令一切闻者见者生希有心，起难遭想，各各依佛依祖，历阶梯、超地位、证无为、登圣果。若恁么荐得，亦是一员无事道人。更有个具大阐提，不起信根，逢佛叱佛，遇祖骂祖，乃至灭却佛、

灭却祖，令人不见佛不闻法，净裸裸，赤洒洒，全体只是个真实人。若向个里荐得，亦是一员无事道人。有个信得及、把得住，依佛行而不着佛，依祖证而不着祖，善建法幢，能立宗旨，赞佛赞祖，如锦上铺华，乃至天上天下如金如玉。若向个里荐得，亦是一员无事道人。此四员无事道人中，要选一人为师，且道，选那一人为师？若道得，试出来道看。若道不得，山僧不免露个消息去也。披蓑侧立千峰外，引水浇蔬五老前。下座。

33

师云：离言离相，总无许多，不妨静悄悄，只恐堕在死水里去。示相显言，如锦上铺华，不妨闹浩浩，只恐入荆棘林去。于此二途，犹是时人升降处。不落时人升降，不住此二途，且如何显示？还知个里么？有通天路，有绝圣机，向猛虎口里横身，毒蛇头上揩痒，是寻常茶饭。所以道，威音王已前，无师自悟则得。何故？许他有超师之作。威音王已后，须是因师打发。何故？恐落天魔外道去。所以道，有时一句可与祖佛为师，有时一句堪与人天为师。透得过、信得及、见得彻、把得住，方始契得古人。岂不见道“见过于师，方堪传授。见与师齐，减师半德”？只如今释迦老子岂不是师？达磨大师岂不是师？还有见过释迦老子达磨大师底么？试出来露个消息看，也要见从上来种草。有么？有么？如无，若不蓝田射石虎，几乎误杀李将军。

34

师云：有句无句，如藤倚树；钩头香饵最誦讹。至道无难，唯嫌拣择；时人窠窟无摸索。若是具顶门上眼底衲僧，三千里外别端倪；有作家炉鞴底宗师，未跨船舷已分付。所以道，个里是八十翁翁入场屋，不是小儿戏。个个须是具金刚正眼汉始得。明眼汉没窠臼，只露目前些子。咬去咬住，有时一向不去，有时一向不住。若论战也，个个力在转处。更说什么佛，说什么祖，说什么心，说什么性，说什么玄，说什么妙，说什么有，说什么无，一笔句下只有一剑。剑下有分身之意，亦有出身之路。然于中，若有个脱情解、去药忌、识机宜、别休咎底，试出来对众道看！也要大家知有。然虽恁么，也须实到这个田地始得。敢问诸人，是时人窠窟？是钩头香饵？还委悉么？目前已脱常流见，格外须知作者名。

35

师云：只恁么，坐断天下人舌头；不恁么，穿却本色衲僧鼻孔。恁么中不恁么，要辨龙蛇；不恁么中却恁么，要擒虎兕。离却四句外，更有什么事，也许具一只眼。何故？双收双放，双暗双明，同死同生，同得同失，也未为分外。虽然如是，犹是建立边事。若据衲僧家自受用中，要且不然。只如衲僧家自受用处，还有人明得么？若明不得，佛法无灵验；若明得，平欺一切人去。今夜不妨向荒草里合水和泥，和泥合水与诸人商量。岂不见南泉道，“祖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又道，“尔当哆哆和和，何不自家究取。直待多知多解，却来与老和尚作头抵”。又道，“唤作如如，早是变了也。今时人直得向异类中行”。又道，“学道者如痴似兀难得”。赵州道，“我见千百亿个汉子，尽是觅作佛底人，中间求个无心道人不可得。”云门大师道，“和尚子莫妄想，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见拄杖子但唤作拄杖子，见灯笼但唤作灯笼，此谓之觌体全真。”只如恁么处，还容人作得失解会么？灼然！论实不论虚。直得如狸奴白牯相似，直得如枯木朽株绝气息，憨憨痴痴，懵懵懂懂，千佛出世他也不知，目覩瞿昙如黄叶相似，方

始是生铁铸就，千人万人罗笼他不住。只如独脱一句作么生道？莫谓无心云是道，无心犹隔一重关。

36

檀越请小参。师云：尽大地是个解脱门，头头物物皆证入。无边刹海如来藏，绵绵密密悉包容。举处峭巍巍，用时净裸裸。譬如猛火聚，近之则燎却面门。又如大阿剑，拟之则神惊胆战。若是知有恁么，彻骨彻髓承当，不劳鸽啄。其或尚留观听，犹滞皮肤。须是透出金刚圈，吞却栗棘蓬。若透得一圈，则百千亿圈一时透过。若吞得一蓬，则无数亿蓬一时吞得。可以作奇特因，可以现殊胜相。无罪可忏而罪垢消除，无冤可解而冤家解释。显现一切难思议，作为无边殊胜业。只消个一道清虚，更不用周由者也。正当恁么时，当机一句作么生道？声前突出金刚眼，弹指圆成八万门。颂云：

忏罪涤垢，解冤释结。似日镕霜，如汤沃雪。
云散长空，一轮皎洁。感应道交，绵绵瓜瓞。

37

邓朝议请小参云：宏机独唱，千圣潜踪；一句当阳，十方坐断。有亦不管，无亦不拘。圣亦不收，凡亦不立。明明无覆藏，明明无渗漏。顶门眼照，山河大地全彰；肘后符开，万象森罗顿现。有如是奇特相，有如是殊胜门，只求向上作家，要接大乘根器。所以道，垂钓四海，只钓狞龙；格外玄机，为寻知识。若是利根种智，具大解脱性，一闻一切闻，一了一切了，一见一切见，一证一切证，净裸裸，赤洒洒。只如今还有道得底么？试出众露个消息看。若道未得，山僧这里八字打开去也。还委息得么？利根上智须圆证，十圣三贤一念超。复颂云：

无对毘耶彼上人，顶门有眼耀乾坤。
只凭一个无言说，遍界全开不二门。

38

滁州太平寺知山请小参。[师]云：祖佛提掇不起处，正好作工夫。魔外潜觑不见处，犹宜猛着力。直得通身是眼，也照他未了。直得通身是口，也说他不着。深深处有回互，密密处有谄讹。到这里，德山有棒，不论佛来祖来，一例行遣。临济有喝，不论佛来祖来，一例施呈。若向棒下见，未免瞒肝。若向喝下荐，更是漏逗。须知向上人有换骨换髓、透色透声、透圣透凡、透开透见底肘后符子。所以道，尔若坐我则立，尔若立我则坐，若也同坐同立，二俱瞎汉。到这里，还说心说性，得么？说玄说妙，得么？说理说事，得么？说得说失，得么？若有恁么，尽是依草附木精灵。且独脱一句作么生道？须弥顶上翻身处，百尺竿头撒手时。复颂云：

昔岁依投蒙重顾，今春还沐渡江来。
同风更话同风事，千手通身正眼开。

39

文伦二上人，荐安华严，请小参。僧问：如何是理法界？师云：不动一丝毫。进云：如何是事法界？师云：纵横十字。进云：如何是理事无碍法界？师云：铜头铁额，铁额铜头。进云：如何是事事无碍法界？师云：重重无有尽，处处现真身。

师乃云：言发非声，高高峰顶立。色前不物，深深海底行。全机转处没承当，觌面呈时绝回互。离心意识，非见闻觉知。须明彻法慧目，离念明智，然后一尘才举大地全收，一毛头师子百亿毛头一时现，直得一为无量、无量为，小中现大、大中现小，宽同法界、细入邻虚，无处不周、无处不备。毘卢遮那大法性海中，不论圣，不论凡，不论有情，不论无情，一一把断，不漏丝毫，处处常光现前，一一壁立千仞。若说理法界、事法界、事理无碍法界、事事无碍法界，正是没交涉。直饶棒头取证，喝下承当，向空劫那畔识破根尘，威音已前洞然明白，尚未免在窠窟里。只如出窠窟一句作么生道？千峰势到岳边止，万派声归海上消。

40

结夏小参。（僧问：）僧问马师，“离四句绝百非，请和尚答祖师西来意”，马祖云，“我今日劳倦，不能为子说得，问取西堂去”，此意如何？师云：三头两面。进云：僧问西堂，西堂云，“我今日头痛，问取海兄去”，又作么生？师云：同坑无异土。进云：僧问海兄，海云，“我到这里却不会”，又作么生？师云：黑漆桶夜里生光。进云：只如僧举似马祖，祖云，“藏头白海头黑”，又作么生？师云：不许外人知。

师乃云：一粒粟中藏世界，恒沙刹海始安居。万缘不到千差超，超证无生等太虚。至实处不容声，至深处无回互。明明盖天盖地，历历亘古亘今。坐断千差，壁立万仞。千圣提撕不到，是衲子放下复子处。千人万人罗笼不住，是无为无事人拗折拄杖时。虽然浩浩应机，要且如如不动。有时魔宫虎穴转大法轮，有时荆棘林中建立梵刹。有时向十字街头壁立千仞，有时向孤峰顶上合水和泥。有照有用，有权有实。所以道，以大圆觉为我伽蓝，身心安居平等性智。则于千人万人罗笼不住处，始能安居；于千圣万圣提撕不到处，始放复子。敢问，安居一句作么生道？还委悉么？但令身语常清静，夏满何须验蜡人。

41

曾先生请小参。[师]云：全机不动，会群像于目前；觌面相呈，截千差于格外。动则影现，觉即冰生。不动不觉，直下捏目。个中有一条路，盖天盖地，盖色盖声，密密绵绵，平平稳稳。若是曹溪门下客，直到解脱处，更不落二落三。未举觉已前，早是落二落三了也；何况举觉言诠，总纳败阙。所以道，西天二十八祖亦如是，唐土六祖亦如是，天下老和尚亦如是，山僧亦如是。到这里，不着眼试观看；不着耳，试听看。若向个里，一时截得断、把得定、作得主，与千圣把手，同一正因，同一解脱。然虽如是，正当恁么时，不立阶梯一句作么生道？还委悉么？声前截断千差路，出格唯凭作者知。复颂云：

一着当机截众流，选官选佛两俱优。
相逢相见呵呵笑，天上人间得自由。

42

祖上人请小参。师云：生身父母居堂上，从本爷娘在顶门。一念顿消诸祖意，堪任补报最深恩。一沤未发已前，滔滔流水。一尘未举之际，茫茫刹尘。若是具透关眼、有过量见，即知千圣万圣罗笼不住。若也一沤已发，一尘已举，待着眼用意，尽未来际、穷虚空劫，毕竟摸索不着。所以道，尽大地是般若光。光未发时，无佛无众生消息，从什么处得来？正当恁么时，无佛无众生，无高无下，无得无失，无彼无我处，还荐得么？若荐不得，不免打葛藤去也。道是无，得么？

且喜没交涉。道是有，得么？转见没交涉。道是不有不无，得么？转更没交涉。道是离四句绝百非，直是没交涉。须知道一条路、一种机，三世诸佛依此成立，一大藏教依此诠注，乃至世间、虚空、凡圣、山河大地、无边香水海，不可说不不可说，全从他流出。只今若知一沤未发已前恩德，则自己脚跟下，如千日并照，如暗得灯，如贫得宝，如渡得船，如民得王，于一切时无一念落虚，无参杂时，全体恁么来，全体恁么去。只如空劫已前那畔一段事作么生？还委悉么？照开千圣顶门眼，放出威音物外春。复颂云：

父母恩深重，过于盖与载。若欲图补报，碎身莫能赛。
唯有般若力，一句截情爱。凯风吹棘心，二百四十岁。

43

修道者请小参。[师云]：天地与我同根，其根深固。万物与我一体，其体虚凝。万物之根亘古亘今，坚固之体包含万有。毫茫得意，可以点铁成金，可以转凡作圣，如理如事，即处即真，一念不生，前后际断。所以道，不思议解脱力，妙用恒沙也无极。若论妙用去，可以击碎业山，可以点竭苦海，可以忏不忏之罪，可以解不解之冤，可以起必死之疾，可以证无生法忍。正当恁么时，不立功勋一句作么生道？还委悉么？千年闇室一灯破，万劫愆尤一句消。颂云：

阿阁被疾投皇觉，调御垂慈放月光。
法药之功同佛力，自然身病得清凉。

44

小参。师云：一向说事说理，论妙论玄，谈心谈性，堕在葛藤窠里。一向行棒行喝，立照立用，存卷存舒，落在荆棘林中。更或举古举今，话偏话正，立主立宾，也是撒沙撒土。忽若见山即山，见水即水，僧是僧，俗是俗，落在无事界内。记使总不恁么，大似曳尾灵龟。直饶独体单明，亦是狐狸恋窟。若有个出身处去，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无瑕，譬如猛火聚，近之则燎却面门，又如按太阿剑，拟之则丧身失命，便可以不用说事、不用说理，不行棒、不行喝，不立主、不立宾，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全体恁么来，全体恁么去，总无许多露布葛藤声色边事。且超然独脱一句作么生道？还委悉么？万丈悬崖须撒手，大千沙界始全身。

45

张户曹请小参。师云：直下便是，不通拟议寻思。还有作家禅客么？试出众证据看。僧问：如何是临济下事？师云：一刃两段。进云：如何是云门下事？师云：三句纵横。进云：如何是曹洞下事？师云：五位君臣没分付。进云：如何是汾阳下事？师云：进前退后绝商量。进云：那一句如何？师云：何不问法眼下事？僧礼拜。

师乃云：灵山提密旨，独有迦叶亲闻。少林演妙诀，唯许神光担荷。只为机机相副，箭箭相投，用处声色纯真，举时乾坤独露，密密意绝誚讹，深深机没回互。若是本色、自由自在承当担荷得底，更不落声前句后，亦不用拟议寻思，直下当阳分明领取。所以道，若论此事，贬上眉毛早已蹉过。既已蹉过，何用鼓两片皮，口吧吧地，岂不是当堂蹉过？既若蹉过，还知未蹉过事么？若知未蹉过事，虽终日说而不曾动着舌头，终日行而不曾移着一步，终日吃饭不曾嚼一粒米，终日着衣不曾挂一缕丝。虽然如是，此犹是建化门庭，向下为人处。岂不见德山

和尚“但有问答语言，向上向下，尽是依草附木竹木精灵，所以山僧从头棒将去，待有个独脱底与他商量”。后来浮山圆鉴道：“只这独脱底也是草木之精。”且道，还有为人处也无？山僧不惜眉毛，入泥入水，为诸人平展。还委悉么？但能万法不干怀，一超直入如来地。

46

披剃小参。僧问：正令当行，十方坐断。宗风建立，毫发无差。时节因缘，愿闻举唱。师云：只是旧时面目。进云：斩新处，乞师再示。师云：换却适来底。进云：法轮再转于阎浮，道光重映于千载。师云：谁不恁么？进云：只如无边身菩萨，为什么不见如来顶相？师云：有时恁么，有时不恁么。进云：如何是和尚顶相？师云：错。僧礼拜，师云：果然果然。

师乃云：重圆僧相复方袍，优钵罗华未易遭。恩重丘山何以报，辄提纲要一秋毫。尽十方世界，若长若短，若纵若横，以至香水海不可说不可说无边刹海，尽在个一秋毫。有时现无边身，东涌西没，南涌北没，中涌边没，作无量无边神通变化，也只不出此一秋毫。有时冷啾啾地，如枯木朽株，寒灰死火，一念万年，万年一念，也只不出此一秋毫。乃至作为无量无边殊胜奇特，难行苦行，转化一切，成佛作祖，亦不出此一秋毫。诸人还知此一秋毫么？若知去，未开口已前，未举意已前，生佛未兆已前，空劫已前，好荐取。既荐得，则卷而怀之，任任运运，如兀如痴，不妨是一个决量大人。如或未然，却须返照回光，若动若静，若住若行，若坐若卧，须是究他根源始得。父母未生已前，父母既生之后，六根四大，三百六十骨节完具，寒时知寒，热时知热，饥时知饥，饱时知饱，以至顶天履地，含齿戴发，尽承此个恩力。且道，此个恩力如何趣向？还知么？一气不言含有象，万灵何处谢无私。

47

蒋山辞众云：终日相逢长背面，终朝背面却相逢。途中不是途中事，不动巍然达九重。这个消息，唯许作家，明暗同途，主宾互用，虽去似去而不去，虽来似来而不来，卓尔超然，动静曾无两种。所以道，动若行云，止若谷神。既无心于彼此，亦无象于去来。如是则去来不以象而确然去来，动静不以心而超然动静。在彼在此，殊无间然。一道清虚，廓周沙界。是以月上女出城，舍利弗入城，而舍利弗问云：“圣姊向什么处去？”月上女云：“如舍利弗恁么去。”舍利弗云：“我方入城，汝已出城，云何言如舍利弗恁么去？”女云：“诸佛弟子当住何所？”舍利弗云：“诸佛弟子当住如来大解脱。”女云：“诸佛弟子既住大解脱，所以我云如舍利弗恁么去。”既得如来大解脱，去而无去去迹，入九重城里，毘赞圣化；住而无住住踪，在深山白云中，坐断天下人舌头。既住如来大解脱，安有动静去来之意？正当恁么时，作么生道？九重城里真消息，一句无私遍九垓。

复云：忆得曹山和尚辞洞山，山云：“向什么处去？”曹山云：“向不变异处去。”洞山云：“不变异处岂有去耶？”曹山云：“去亦不变异。”师云：大凡衲僧佩肘臂下符，具顶门上眼，向一切万境万缘，当头坐断，岂不是个无变异？何故？金刚正体，湛寂凝然。曹山虽得此意，争奈洞山怜儿不觉丑！若是山僧，待他道向不变异处去，只向他道，“这汉未出门早变了也”。

圆悟佛果禅师语录卷第十一

小参四

48

住东京天宁寺小参。师云：一见更不再见，今已再见；一说更不重说，今已重说。未有长行而不住途中，无这个消息；未有长住而不行屋里，没此葛藤。直得二途俱不涉，去住得纵横。其住也，千人万人罗笼不得；其去也，等闲坐断一切人舌头。假使亲到这个田地，更须知有照用同时、人境俱夺向上一窍始得。若论向上一窍，佛祖不立，凡圣杳绝，净裸裸没承当，赤洒洒无回互。正当恁么时作么生？但愿春风齐着力，一时吹入此中来。复颂云：

明珠在掌，有功者赏。

长老新入院，都卢无伎俩。

不立赵州关，各自着槽[木敞]。

[按：槽[木敞]当为“槽厂”。]

49

四月八日小参：直下便是，已涉阶梯。总不恁么，犹落情识。直得威音已前没交涉，七佛已后没交涉，向上向下总没交涉。然虽如是，通方作者举着便知。尚滞皮肤，难脱蹊径。所以向第二义门，不恁么中有时恁么，恁么中有时不恁么。净法界身，本无出没，大悲愿力，示现受生，虽则落草之谈，也须草中有通身之路。敢问诸人，要知本无出没底道理么？乃竖起拂子云：只这是。要知示现受生么？竖拂子云：只这是。到这里，双收双放，全暗全明，为中下之机则得；直得九龙吐水，一场捏怪，目视四方，转纳败阙。只有云门大师解于铁树上生华，道：“我若见，一棒打杀，与狗子吃却。”云门大师具个什么眼目，便恁么道？诸人要见云门大师么？山僧不惜眉毛，放一线道去也。还委悉么？不入千寻浪，难逢称意鱼。复云：未离兜率已降王宫，未出母胎度人已毕。一往看来却是，子细点检将来，犹滞两边。殊不知，东弗于逮走马，南瞻部洲作舞，西瞿耶尼作拍，北鬱单越翻筋斗。也无是，也无非，也无得，也无失。且道，毕竟如何？八角磨盘空里走。

50

郗王请小参。僧问：无修无证，乃是本觉妙明；为求佛果菩提，正是有作之因。去此二途，请师直指？师云：吹毛宝剑逼人寒。进云：一点灵光异，万古照人间。师云：用一点灵光作么？进云：可谓言言合圣道，法法自圆成。师云：他亦本无言。僧礼拜。

师乃云：宽廊非外，十方国土目前观。寂寥非内，一毫头上宝王刹。直得无内无外、绝彼绝此，亘古亘今，全明全暗，到这里亦须有转身一路，始能得大自在。岂不见道，“大人具大见，大智得大用。”发大机，群机泯息。立一言，众言绝谓。直得言言机机，头头相副，如金锁连环，相续不断，此犹是长生路上事。所以道，“言锋若差，玄关万里”。直得悬崖撒手，自肯承当，绝后再稣，欺君不得。非常之旨，人焉廋哉！既有非常之旨，必藉非常之人；既有非常之人，必明非常之旨。正当恁么时如何？侧身方外看，谁是个中人。复云：护生之德彻坤维，草木昆虫乐圣时。敌胜惊群有奇特，如何是奇特？啰哩哩。击禅床下座。

小参：目前无一法，森罗万法历然；格外立千机，权实照用廓尔。其权也，纳须弥于芥子，掷大千于方外；其实也，上是天，下是地，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其照也，廓周沙界而无余；其用也，喝似雷奔，棒如雨点。只如不落权实照用，不落格外千机，不落目前一法，正当恁么时，如何凑泊？若是心机透脱，得失已忘，玄妙理遣，有恁么人，聊闻举着，踢起便行，释迦自释迦，弥勒自弥勒，解脱自解脱，善财自善财。其或未能便恁么，直下信得及，把得定，作得主，却须于古人方便门建立处，头头上明，物物上显，无一丝毫蹉过，无一丝毫得失，净裸裸、绝承当，赤洒洒、无回互，踏着本地风光，明见本来面目。正当恁么时，如何着力？不起纤毫修学心，无相光中常自在。复颂云：

佛佛道同同至道，心心真契契真心。
廓然透出威音外，地久天长海更深。

益国夫人请小参云：目前无一法，绵密有谁知。格外列千差，到头须自用。若自用得去，改禾茎为粟柄，易短寿作长年，变大地作黄金，搅旻河为酥酪，不为分外。且如绵密处，若辨得，用处即是绵密，绵密即是用处。所以道，“世尊三昧迦叶不知，迦叶三昧阿难不知，阿难三昧商那和修不知，商那和修三昧优波菊多不知”。既是各各不知，何故却相传受？到这里不妨诤讹处直是诤讹，绵密处直是绵密。若会山僧适来答这僧问道：“和尚三昧什么人得知？”答云：“山僧自知。”然虽如是，大似把手上高山，未免傍观者哂。更有一着，诸人往往向知不知处作活计。若道知去，此人只具一只眼；若道不知去，此人亦只具一只眼。离却知不知，正当恁么时如何？大千沙界海中沤，一切圣贤如电拂。

复举外道问佛：“昨日说什么法？”世尊云：“说定法。”外道云：“今日说什么法？”世尊云：“说不定法。”外道云：“昨日定，今日为什么不定？”世尊云：“昨日定，今日不定。”师云：大小世尊，龙头蛇尾。若是天宁即不然。忽有问：“早朝说什么法？”对云：“不定法。”“即今说什么法？”对云：“定法。”或云：“早辰不定，而今为什么定？”即向他道：“一钓便上。”

小参云：提向上机，须向上眼；指其中事，要其中人。若能立千圣于下风，掷大千于方外，脚根下硬纠缠，顶门上黑漫漫，坐断要津，不通凡圣，亦未是向上机，亦未是其中事。且作么生是向上机、其中事？酌然！将谓实有恁么说话。殊不知，如将蜜果换苦葫芦。淘却业根，俱无实事。若是灵利底人，聊闻举着，便知落处，更不纷纭。既不纷纭，则二六时中，虽终日吃饭，不曾咬着一粒米；终日着衣，不曾挂一条线；终日说话，不曾动着舌头。虽然如是，能有几人到此田地？何故？只为不落心意识，不落净秽边，透出威音那边，全明本元要地，一棒一喝，一挨一拶，一出一入，一问一答，譬如掷剑挥空，莫论及之不及。斯乃空轮无迹，剑刃无亏。正当恁么时，着实一句作么生道？还委悉么？撒手那边千圣外，灯笼露柱放毫光。颂云：

妙德空生赞莫穷，摩酰正眼不通风。
大千掷在他方外，作者须明向上宗。

解夏小参云：护生须杀，虽杀无伤。蜡人已冰，其功历尔。可以驾铁船入海，可以飞磨盘轮空。半合半开，成团成块，尽出个大圆觉不得。若有出得大圆觉底，便能逆顺纵横，杀活自在。是故文殊菩萨一夏三处度夏，一月日在魔宫，一月日在长者家，一月日在淫房。既三处度夏，却入世尊会中解制，极为不平，所以迦叶欲白槌打出文殊，才举此念，见会中有无量释迦、无量文殊、无量迦叶、无量健槌。迦叶既见恁么，直得目瞪口呆，何故？过量人有过量见，有过量用。虽金色头陀，到这里缩手不得，展手不去。只如与么时，是大圆觉里耶？大圆觉外耶？须是通方作者始能证明。何故？此是文殊普贤大人境界。若参得文殊、普贤境界，则无边香水海、无量无数微尘佛刹，悉为安居处。乃至现无边身，处处行住坐卧，亦不相妨，亦不犯手。正当恁么时，若是知音者，举起便知。所以天宁虽与大众九十日安居，必竟诸人还知么？诸人若透顶透底去，即是文殊、普贤境界。若不透顶透底去，即是迦叶境界。离却文殊、迦叶，收因结果一句作么生道？还委悉么？九十日功今已满，豁开布袋各优游。

小参。僧问：如何是主中宾？师云：阇黎问处带纤尘。进云：如是则灵光千古秀，万法落阶梯。师云：阶下立。进云：如何是宾中主？师云：山僧不免自道取。进云：古佛位中无觅处，深深草里露全身。师云：莫来这里呈幞袋。进云：如何是主中主？师云：坐断舌头无去取。进云：袖里金槌光灿烂，吹毛宝剑逼人寒。师云：七十五棒翻成一百五十。进云：如何是宾中宾？师云：青山之外更愁人。进云：如是则家贫未是贫，路贫愁杀人。师云：荒村古庙里去。进云：只如不涉宾主，是什么人？师便喝。

师乃云：目击知归，已为分外；未言先契，犹涉程途。须知个中有格外机，行格外用，明格外道，证格外心。洒洒落落，净裸裸，绝承当；密密堂堂，赤洒洒，无回互。壁立万仞处，千差万别；万别千差处，壁立万仞。所以道，“垂钩四海，只钓狞龙”。格外之机，为寻知识，于中若有个便恁么承当得，格外趣向便恁么权衡得，格外底作略时，向伊道个什么即得？说玄说妙，说佛说祖，说心说性，已是此人弃下之增语；论棒论喝，论权论实，论照论用，亦是此人不要之长物。以其中间，不犯锋铍，纤尘不立，如何透脱？还委悉么？大道体宽无向背，当阳须是个中人。

季迪甫请小参：蓦地相期，全机独证。眼眼相照，心心相知。俱不从他处得来，尽皆在胸襟流出。正当恁么时，森罗万像，古佛家风；碧落青霄，道人活计。打开自己库藏，运出自己家财，与诸佛祖师同德同诚，维摩、庞老同拈同放，与裴相国、王常侍同一机用、同一境照。更无余事。截断生死路头，打破烦恼窠窟，不消一句子。且道，是那一句子？还委悉么？超然直透威音外，目前无法可商量。

请小参云：当阳直截，不立阶梯。觐面相呈，全彰正体。以世谛法接人去，落在世谛法中。以佛法接人去，落在佛法中。以祖佛机接人去，落在祖佛机境中。以向上拈提接人去，落在向上拈提中。以恁么恁么接人去，落在恁么恁么中。以不恁么不恁么接人去，落在不恁么不恁么中。以总不恁么总不恁么接人去，落在

总不恁么总不恁么中。到这里罗笼他不住处，千圣出头来也不敢正眼觑他。虽是当头脱却，向那边承当，也只得个没交涉。且作么生合杀去？若有大根大器人，向合杀处挨得一线，便可以拈一茎草作丈六金身用，有时将丈六金身作一茎草用，有时拈灯笼作露柱用，有时拈露柱作灯笼用，有时骑佛殿出三门；放一线遣（疑为“道”），拈新罗与占波国鬪额。且道，是何宗旨？是何境界？正当恁么时，当头一句作么生道？满目光辉无向背，优钵罗华火里开。

58

小参。师云：千差一举，举处绝遮拦。万化一拈，拈时无向背。只如道，上古诸佛未出世、未成道、未发心已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若道有，有在什么处？若道无，争得这个来？所以前贤后贤、前佛后佛，只是提持得他，景仰得他，要且未解从机境上把定处作得主。山僧今夜与他作主去也。诸佛未出世、未发心、未成道，尽在山僧手里。放行，教他通一口气；若不放行，不消一搦搦杀。所以黄檗道：“牛头横说竖说，不知有向上关捩子。”若教他知向上关捩子，祖佛亦提掇不出；实为土旷人稀，相逢者少。忽若有个同死同生，来与天宁相见，且须容他，何故？他若坐，山僧须下禅床；山僧若坐，他须侧足而立。直得如此。虽然同途，要且不同辙；虽然同明，要且不同暗；虽然同得，要且不同失。且毕竟作么生？出头天外看，谁是个中人。

复举京兆蚬子和尚参洞山后，居止无定，不循律仪，每日沿岸采掇虾蚬以充朝，夜即宿白马庙纸钱丛中。时有华严静禅师闻之，欲决真假，先潜入纸钱中。蚬于深夜归，静把住问云：“如何是祖师西来意？”蚬子答云：“神前酒台盘。”静奇之，忏悔而退。师云：诸人若未委悉，山僧下个注脚：

神前酒台盘，铁弹大如拳。

一击便击碎，不直半分钱。

59

益国夫人请小参。僧问：最初威音王，末后楼至佛，未审威音参见什么人？师云：参见无面目底。僧云：只如无面目人，复见阿谁？师云：狂狗趁块。僧云：争奈拄杖子在学人手里。师云：尔试用看。僧云：到这里，直得无言可说，无理可伸。师云：只得七成。僧云：可谓师承不立，递代相传。师云：一刀截断。僧云：既然如此，和尚何用更觅白云！师云：尔道威音、楼至佛即今在什么处？僧云：一穿穿却。师云：顶^上更添一只眼始得。

师云：三世诸佛也恁么，历代祖师也恁么，德山也恁么，临济也恁么，天宁岂可不恁么，所以早朝也恁么，而今也恁么。且道，恁么恁么是个什么？还委悉么？所以道，“向上一路，千圣不传。学者劳形，如猿捉影。”只如遇达者而前，作么生提掇？作么生谳悉？说理性玄妙得么？喝一喝得么？划一划得么？口吧吧地得么？六六三十六、九九八十一得么？且总不是这个道理。况此乃千圣不传之妙，这一片田地唯佛与佛乃能知之。毕竟知后，还传与人？不传与人？若传得去，龙头蛇尾；若传不得，千圣万圣一个个到这里。若佛若祖，于一切人机境不到处发明，于一切人用不及处提掇，一切人情识计较不得处坐断千差路头。虽然，拈一句，簇锦攒华，攒华簇锦，可以趣向；及至到那畔，若也承当，则没交涉。到这里，有棒有喝，有权有实，有杀有活，有擒有纵，唯许诸佛知，不许诸佛会。既许诸佛知，为什么不许诸佛会？会则传得去也。所以要人心机绝、智境忘、得失遣、是非一时落谢，万境攸然而无何碍，可以与千圣把手共行，同用同证，一

切处光辉，一切处澄湛去，抽钉拔楔，解粘去缚。只如今山僧，对众怎么说，还当得千圣不传底么？灼然当不得。既当不得，又说作什么？千人万人管取不奈何。所以古人道，“虽然点破纲宗，意在文彩未生时，要一觑便透，一咬便断”。若也未会，切不得疑着。如今不惜性命，向这里与诸人通个消息。还会么？千圣共传无底钵，大千沙界一浮沤。

60

小参云：截断千差路，坐却是非头。报化不容身，语默绝消息。正当恁么时，若有祖师西来意，正是撒土撒沙；若无西来意，大似对面相谩。去此二途，须知他家有出身底路。大众！灼然不是目前事，亦非目前机。有一句子，千圣觑他不见；有一句子，千圣出头不得；有一句子，千圣同廛共享。且道，此一句毕竟从什么处流出？若有识得流出去处，则净裸裸、赤洒洒，也不说一即三、三即一，不用行棒，不用行喝，不用道见成公案，不消瞬目扬眉，不用谈玄说妙。所以释迦、弥勒、文殊、普贤，犹是他走使。他本不作一切，不为一，坐断一切，初无动摇。各各当人脚跟下，圆明朗照，如大日轮。人人回光得度，也不在他处，也不在己处，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然而一切奇特事，因他建立；一切殊胜事，由他圆成。如王库宝刀，如摩酰三目，如圆伊三点，如涂毒鼓，千言万句，终说他不成，说他不就。正当恁么时，还委悉么？如王宝剑随王意，挥斥纵横得自由。

61

小参。僧问：波斯匿王请问世尊：“圣谛义中还有世俗事也无？”世尊云：“大王！汝于龙光佛时曾问此义。”为复答他话？为他说？师云：一时在里许。进云：只如翠岩道“大王善问不善答，世尊善答不善问”，未审此意如何？师云：拈起上头关捩子。进云：忽若大王请传此语问和尚，未审如何祇对？师云：开口见胆。

师云：适早已露线索，如今更展家风。摩酰首罗三只眼，八面通透；释迦老子百亿身，十方分形。如印印空，如印印水，如印印泥。初不分前后际，亦不分纵横并别。到这里，若深入骨髓底，直下透脱，不疑天下人舌头，聊闻举着，踢起便行，可以坐断十方，可以乾坤独步。其或尚留观听，犹滞皮肤。直须脚跟下一一洞明，各各见本来面目，踏着本地风光，不随声色，不居凡圣，不落见闻，不涉语默，净裸裸、赤洒洒。所以道，“十方无壁落，四面亦无门”。全体与么来，全体与么去，毕竟天人群生类，皆承此恩力。若识此恩力，终不落虚，步步脚踏实地，句句透见根源，全体如如不变不动，推此以及群灵，摄此普济品汇。正当恁么时，超声越色一句作么生道？还委悉么？不须更费纤毫力，吞跳金圈栗棘蓬。

62

张国太夫人请小参，云：霜风凛凛，细雨微微。解脱门八字打开，正法眼顶门显示。还有超宗越格、离见绝情底么？出来证据。若也证据得去，七佛已前也不恁么，七佛已后也不恁么，西天二十八祖亦不恁么，唐土六祖亦不恁么，至于历代宗师、天下老和尚亦不恁么。为什么不与么？只恐赚误人去。既不与么，亦不赚误人，作么生承当？到这里，平田中万仞壁立，壁立万仞处一似平田，把断要津，不通凡圣，亦无语话分，亦无展演分。毕竟教一切人什么处入？老僧不惜眉毛，通个消息去也。遂竖起拂子云：见么？又击禅床云：还闻么？若道见，且得没交涉；若道不见，更是没交涉。毕竟作么生？若教老僧只管与尔说，经无穷

劫摸索不着。不随言解则净裸裸、赤洒洒，各各坐断报化佛头，各各气冲宇宙，设使千佛出兴，恰如蚊蚋相似。与么把得定、作得主，方始是本分作家。正当恁么时如何委悉？一句迥超诸佛格，坐断天下衲僧头。复颂云：

虽然说破五家宗，争及曹溪一线通。

宝剑当阳谁杀活，离名离相振高风。

63

小参云：不是如来涅槃心，亦非祖师正法眼。万缘穷之不到，千圣究之莫及。直饶威音王那畔、空劫已前，正好挥金刚王宝剑；何况威音王以来，以至穷未来际，只是打葛藤，终非本分草料。所以道，“我若一向举扬宗教，法堂前草深一丈”。如今事不获已，向诸人道：尽大地是般若光。光未发时，无佛无众生，消息从甚处得来？若向这里便绝消息去，此人命根未断。命根若断，祝/土著磕着，言语说着，机境投着。虽然如是，此犹是第二机。若到第一机，说甚威音已前、空劫那畔？设使德山、临济，喝下承当，棒头取证，未免挖泥涉水。不受人瞒，牙如剑树，口似血盆，直下承当，可以笼罩古今，乾坤坐断。虽然如是，天宁与么说话，大似傍若无人。何故？佛佛道同，祖祖共证。一一于此承当，向什么处着？红炉上还着得一点雪么？到这里，表里纯净，中外一如。虽然落草，未免向上用。正当恁么时如何？棒头有眼明如日，要识真金火里看。复举庞居士问马大师：“不与万法为侣底是什么人？”马师云：“待汝一口吸尽西江水，即向汝道。”山僧略露个消息。为人须为彻，杀人须见血。直下便承当，已落第二月。且道，如何是第一月？咄！

64

冬夜小参。僧问：德山昔日小参不答话，赵州小参却答话，未审答底是？不答底是？师云：总不是。进云：好音在耳，人皆耸去也。师云：杓卜听虚声。进云：忽若答话中不答话、不答话中却答话时如何？师云：葛藤窠里出头来。进云：忽若有个汉出来，不管答话不答话，只么掀倒禅床时如何？师云：劈脊便棒。僧云：嶮！师云：嶮！僧便喝，师亦喝。僧礼拜归众，师云：一场漏逗。

师乃云：大众！截群机于未兆，坐断天下人舌头。藏冥运于即化，世谛一阳便生。且道，是一？是二？若道是一，因甚么圣谛义中有世俗谛？若道是二，为什么世俗谛中无圣义谛？到这里，若无透关眼，透出机关，未免瞞瞞矜矜、儻儻恂恂去也。还知个里么？直如明镜当台，明珠在掌；举无遗照，万象历然。虽四序迁移，其中有不移易一丝毫之体；虽万机齐赴，其中有湛然不动之源。以此拨转路头，随机应感。诸人若也不见，设使千圣出头来，也摸索不着。偶傥衲子出来，眼似铜铃，口似悬河，也说他不得，也觑他不着。天宁意欲要与诸人解黏去缚，拔楔抽钉，到这里伎俩一点也使不着。且道，为什么如此？他家自有通霄路，切忌当阳指画伊。

65

师云：昨夜钟鸣时，诸人尽来此，已是刺脑入胶盆。今夜钟鸣时，复来有何事？两重三重已落节。若是知有底，聊闻举着，彻骨入髓，踢起便行，坐断报化佛头，不落语默声色，却校些子。如或准前只守窠窟，山僧不免向无事处生事，无言处显言，无葛藤处说葛藤，无荆棘处立荆棘去也。一尘才举，大地全收。四方八面净裸裸，华开世界起，浮幢王刹明历历，直得无情有情齐成佛道，有说无

说俱转法轮。此犹是法性海边拈掇在。若向衲僧门下，直饶一棒打破虚空，一喝喝散白云，释迦、弥勒犹为走使，德山、临济目瞪口呆也，未当本分气宇在。所以道，“坐却舌头，别生见解。他参活句，不参死句。活句下荐得，永劫不忘。死句下荐得，自救不了。”只如诸人，即今作么生会他活句？莫是即心即佛是活句么？没交涉。莫是非心非佛是活句么？没交涉。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活句么？没交涉。莫是入门便棒是活句么？没交涉。入门便喝是活句么？没交涉。但有一切语言尽是死句，作么生是活句？还会么？万仞峰头独足立，四方八面黑漫漫。复云：

一口吸尽西江，栗棘^{祝/士}杀老庞。

当阳若也吞得，管取海内无双。

66

师云：天无四壁，迥绝罗笼；地绝八维，了无障隔。与虚空同体，合暗合明；与虚空同寿，亘古亘今。人人有一坐具地，何用安排；处处悉弥勒门开，不须弹指。尽是人人受用，无去无来。以大悲力，成此胜事。所以释迦老子未离兜率已降王宫，未出母胎度人已毕，且道，诸人分上还有这个消息也无？若无，人人具足，个个圆成，因什么却无？若有，诸人即今在甚处安身立命？还知落处么？若知落处，不动道场而遍，能含受十方刹海，一尘一刹随处受生，何待九龙吐香水、分手指天地、作大师子吼？须知未出母胎时，已作大师子吼。直至各各时时，念念处处，悉皆圆满，清静无为，无间无断，大解脱门。正当恁么时，昼升兜率、夜降阎浮，其中摩尼珠为什么不现？敢问诸人，中间作么生？还委悉得么？龙袖拂开全体现，象王行处绝狐踪。

67

师云：大机圆应，大用纵横。不堕千圣机关，不游诸祖窠窟。举一机，千机截断；拈一事，万事齐彰。须是他大解脱人，乃能明向上宗旨。岂不见维摩不离本座，移妙喜世界，如针锋持枣叶。又不见大仰云：“拈一片木叶，便是移一座仰山去。”是知个事，若在心机、意识、路布、言诠上觅，大似掘地觅天，了没交涉。若是个生铁铸就，不涉化城，不由迷悟，不拘得失，然后一明一切明，一了一切了，一见一切见，一用一切用。此犹是衲僧家垂手应机、为人边行履。若使他独照独运，乃至千圣觅他不着，诸天捧华无路，魔外潜观不见，周旋往返，十方无碍，一念普应，前后际断。只如今坐立俨然，灯烛荧煌，且道是什么时节？若道是唯心境界，正坐在荆棘林里。若道是向上时节，亦未跳出金刚圈在。总不恁么，又作么生？还有人道得么？若不蓝田射石虎，几乎误杀李将军。颂曰：

天上人间不可陪，同风千眼应时开。

智通居士真奇特，道照三年两度来。

68

师云：言发非声，和言击碎。色前不物，与物俱融。声色翳障全消，闻见之源亦脱。直得净裸裸、赤洒洒，清寥寥、白滴滴，一片本地风光，一着本来面目。神通妙用底纵横十字，不离田地稳密；田地稳密底坐断十方，不离神通妙用。双明中有双暗，同生中有同死。恁么也不得，不恁么也不得；恁么也得，不恁么也得。所以道，“即此见闻非见闻，无余声色可呈君。”个中若了，全无事体用，何妨分不分。个中见闻是体，声色是用；声色是体，见闻是用。分也得，不分也得。所以云门道：“移灯笼向佛殿里，拈三门向灯笼上。”若以衲僧正眼觑之，犹为小

事。直得纳须弥于芥中，掷大千于方外，也只是个半提。所以尽乾坤大地，都无空阙处，更须知有全提时节。三世诸佛只堪齐立下风，六代祖师只得全身远害。当机直截一句作么生道？三尺杖子搅沧波，令彼鱼龙知性命。

圆悟佛果禅师语录卷第十二

宋平江府虎丘山门人绍隆等编

小参五

69

住云居山，结夏小参：云居千百众如无，只缘内外绝消息。个中空洞等虚空，杀活全承此恩力。所以道，“护生须是杀，杀尽始安居。要论个中意，铁船水上浮。”算来直得铁船水上浮，也有什么奇特！只如护生须是杀，且道，杀个什么？便有禅和子道：“不是杀物命，只是杀无明贼，是杀烦恼贼，是杀六根六尘贼，杀争人争我贼。”虽然一期也似，要且未梦见衲僧脚跟头。既是护生，须是明杀意。如何是杀意？嶮！若向个里辨得出，便可放一线道，浩浩之中，管取坐断天下人舌头，然后始杀得尽。然虽如是，释迦老子也杀不尽，迦叶也杀不尽，西天二十八祖也杀不尽，唐土六祖也杀不尽。要明不尽底，须是放却从前已后见解、明暗、玄妙理性、殊胜奇特、净洁，划除不留毫末。也不到极尽处，只如正净处合作么生？还委悉么？深山大泽无人到，聚头正好共商量。

复云：释迦老子云：“以大圆觉为我伽蓝，身心安居平等性智。”师云：释迦老人慈悲大杀，怕尔诸人不知，与尔一个护身符子。虽然如是，点检将来，犹带影在。若是山僧，则不然。即云居山见成伽蓝，九旬安居，拍拍是令。

70

如上座请小参。僧问：城东老母与佛同生，为什么不见佛？师云：他具大丈夫意气。进云：以手掩面，十指悉皆见佛，为什么回避不得？师云：只为渠依得自由。进云：雪窦道，“他虽是女人，却有丈夫之行”，是肯伊？不肯伊？师云：重言不当吃。

师乃云：情与无情一体，触目皆真。佛与众生不别，当体全现。随处作主，遇缘即宗。有时放行，则沟渠瓦砾悉生光彩。有时把定，则真金七宝咸皆失色。所以道，诸人欲识命么？流泉是命，湛寂是身，千波竞起是文殊境界，一亘晴空是普贤床榻。其次借一句子是指月，于中事是话月。从上来事，如节度使信旗相似。如诸古德未建立许多作略，到这里作么生商量？不假三寸，试请说看。不假眼，试观瞩看。不假耳，试采听看。所以道，“尽十方世界，都卢是个真实人体。更向什么处着眼耳鼻舌身意？”所以山僧从来向诸人道：塞却尔眼，教尔觑不见。塞却尔耳，教尔听不闻。塞却尔鼻，教尔嗅不得。塞却尔口，教尔说不得。拈却尔身，教尔不知痛痒。坐却尔意根，教尔分别不得。正当恁么时，却是好个消息。且不是情尘意想、分别计较、得失是非境界。也须是罢却机境，不立知见，不作道理，除却解会，不见有佛祖，然后可以坐断报化佛头，天下人罗笼不住。是故玄沙道：“沙门眼目，直须把定世界，不漏丝毫。”只如把时，诸人向这里下喝得

么？打一坐具得么？拂袖出去得么？从东过西、从西过东得么？六六三十六、九九八十一得么？都卢是自家屋里事得么？唤作本分事得么？指露柱、话灯笼得么？唯心唯性得么？若恁么，浑是纷纷纭纭，俱非正见。若有个正知正见底，便知有本分事；既知有本分事，终不作计较窠窟道理。作么生道？还委悉么？振奋咤沙无向背，翻身师子大家看。

71

小参：当阳一着，千圣莫覩。面门一机，作家罔措。恁么恁么，不恁么不恁么，拈向一边。行棒行喝，击石火、闪电光，放过一着。正当恁么时，水泄不通，乾坤坐断，有眼不可见，有耳不可闻，有口不可辨，有心不可思，任是通身是眼，尽乾坤大地草木丛林，纤洪长短，一一交罗，作无量无边神通妙用，到这里不消一割。且道，具什么道理便恁么奇特？便恁么直截？能恁么坐断，净裸裸、赤洒洒，全身独露，便担荷得、行透得出，三世诸佛、六代祖师乃至天下老和尚只得饮气吞声，目瞪口呆。虽然如是，即今诸人在这里作个什么？山僧更据个什么说话即得？是则是，太杀不近人情，不免放一线道。还委悉么？四海如今清似镜，弯虹直气透青霄。

山僧二十七年，开个铺席，与一切人解黏去缚，抽钉拔楔，令一个个无窠臼、无计较，不作合头语，不作相似语，不依倚一物，与他二十八祖、马师、百丈、黄檗、临济天下大宗师所为所行，全体显露。非止今日，寻常不曾于宝华王座上说世谛语，亦不说禅机，不论生灭，岂可胡说乱说，作地狱业？唯只凭此一着真实处，于一切人面前，直截吐露。承当得底真实悟入，得大受用，更无凝滞。

山僧而今已得退居，不欲更升座小参。此盖承太夫人、使君、朝议、通判、大夫诸官员，晨夕每以此道见照，再三虔请，为众小参，随分应命。然此一事，也不难，也不易。若道难，永嘉到六祖处，一句下便能承当。初至曹溪，遶禅床三匝，振锡而立。祖曰：“夫沙门者，具三千威仪，八万细行。大德何方而来，生大我慢？”永嘉云：“生死事大，无常迅速。”六祖开个方便门，便道：“何不体取无生，了取无速？”诸人且道，无生作么生体？速又作么生了？一宿觉当头便领，云：“体即无生，了本无速。”如水入水，水乳相同，箭锋相拄，自然恰好。六祖见他透得过，便道：“子甚得无生意也。”只此一句，也有权也有实，也有照也有用。是他永嘉不向死句下坐杀，也不下合头语，只徐徐地道：“和尚！无生岂有意耶？”奇哉！奇哉！而今人才见师道“子甚得无生意”，便谓“和尚肯我，印证我。此恩难报，第三瓣香不为别人。”只是向语句里死杀，不达本源，讨甚么盃！及至永嘉告辞，祖云：“返太速乎？”云：“本自非动，岂有速耶？”祖云：“谁知非动？”云：“仁者自生分别。”当时幸有大丈夫意气，可惜放过，便与掀倒禅床，不为分外。又却随例留一宿。

又石头在六祖会里作沙弥时，一日，问祖云：“和尚迁化后，某甲如何？”祖云：“寻思去。”及至六祖迁化后，他只一味坐禅，只管寻思个无生底道理，鬼窟里作活计。其时有同参遂问：“尔作什么？”云：“和尚教我寻思去，所以坐禅。”同参云：“错了也！有青原师兄名思，指汝去见他。”石头方省，遂往青原。原问：“甚处来？”云：“曹溪来。”思拈起拂子，问云：“曹溪还有这个么？”而今兄弟被人恁么问，便下喝下语，野狐精见解，张眉弩眼，强作主宰，总没交涉。石头便会，答道：“非但曹溪，西天亦无。”思云：“子莫到西天么？”曰：“若到，即有也。”不妨绵绵密密地，语不失宗，步步踏着。思云：“未在，更道！”石头云：“和尚也须道取一半，莫全靠某甲。”思云：“不辞向汝道。恐已后无人承当。”一

日，又问青原：“和尚在曹溪时，还识六祖么？”思云：“尔只今还识老僧么？”云：“识。又争能识得？”众角虽多，一麟足矣。自然气类相同，羽毛相似，如胶如漆。而今人一句东、一句西，有时说心说性，求人印证，有什么交涉！

又药山在石头会下，坐次，石头来见，便问：“汝在此作什么？”云：“一物不为。”头云：“恁么则闲坐。”而今人不会，便道：“唤什么作闲坐？”又道：“不因和尚问，某甲不知。”心下黑漫漫地，只管胡道。他自有旨趣，乃云：“若闲坐，则为也。”头云：“汝道不为，不为个什么？”曰：“千圣亦不识。”由是石头作一赞云：“从来共住不知名，任运相将只么行。自古上贤犹不识，造次凡流岂可明。”且道，毕竟不为底是个什么？何故却不识？千圣既不识，如何共住？所以这些子事，不容尔思量计校，近傍不得，鬼神莫窥，脱却千重万重恶知恶解，心眼自见。若见刺不除，得失是非关念，则永无交涉。此是山僧不得已，为诸人说禅病，又唤作入理深谈。

只如玄沙令僧驰书上雪峰。峰上堂开缄，见三幅白纸，乃呈似大众云：“会么？不见道，‘君子千里同风。’”便下座。其僧回（原作“同”，误）举似玄沙，沙云：“山头老汉蹉过也不知！”敢问大众，如何是雪峰蹉过处？莫是玄沙见解过于师么？且喜没交涉。都向情尘里会，又争会得！所以真如哲和尚有颂云：“玄沙封白纸，雪老却同风。蹉过人难会，古曲调不同。”到这里，凡圣情尽，生死关透，得失是非了然不生，全体如如，如如亦不要，然后骑佛殿出三门，将新罗国与占波国鬪额，搽灰抹土，展钵吃饭，着衣御寒，自在优游。初无二缘，亦无二相。不是心，不是佛。全心即佛，全佛即人，人佛不二。只这不二亦不消得。所以千圣出来，无尔提掇处，无尔湊泊处，如猛火聚，近之则燎却面门；如按太阿，拟之则丧身失命。到得恁么田地，方始会得自家活计。

所以古人道：“寻牛须访迹，学道贵无心。迹在牛还在，无心道易寻。”又云：“佛说一切法，为度一切心。我无一切心，何用一切法。”有一伴，共诸人商量。大家有一个心，所作所为因甚却道无心？既若无心，开口动舌说话底，众心领底，却是什么？到这里若不见彻，只成一场相谩。所以二祖见达磨，断臂立雪。磨云：“将心与汝安。”二祖云：“觅心了不可得。”而今兄弟，若被问将心与汝安，便孟八郎，或打个圆相，或进前三步、退后三步，作女人拜，拍一下、喝一声，或撑眉努目，或说心说性，只是情尘业识。所谓“学道之人不识真，只为从前认识神。无量劫来生死本，痴人唤作本来人。”只如二祖岂不会作许多道理？因甚么只答道“觅心了不可得”？须知达磨当头一拶，二祖当下如暗得灯，如贫得宝，见彻根源。此中不唤作心，不唤作佛，亦不是物，直似红炉上着一点雪相似。

山僧顷日问五祖和尚：“二祖云，‘觅心了不可得’，毕竟如何？”他道：“汝须自参始得。这些好处，别人为汝着力不得。”参来参去，忽因举“频呼小玉元无事，只要檀郎认得声”，忽然桶底脱，庭前柏树子也透，麻三斤也是，玄沙蹉过也是，睦州担板也是，不落因果也是，不昧因果也是，三乘十二分教，二六时中眼里耳里，乃至钟鸣鼓响、驴鸣犬吠，无非这个消息。方省怀禅师颂云：“蜀魄连宵叫，鷓鴣_子鸣（按：当为“鷓鴣”。鷓，音 duò）长夜啼。圆通门大开，何事隔云泥。”

大丈夫汉一等是踏破草鞋，放下情尘计校得失是非，识得根本，一物不留，丝毫不着，百骸俱溃散，一物镇长灵，和一灵也不要，然后依时及节着衣吃饭。而今兄弟见恁么说，便道：“只是虚空里打筋斗。”兄弟！只这虚空也难得。岂不见祖师传法偈云：“心同虚空界，示等虚空法。证得虚空时，无是无非法。”又楞严云：“十方虚空生汝心内，犹若云点太清里。”

诸兄弟，既是访寻知识，把生死为念，歇却心猿意马，荷担大机大用，于佛

祖不为处，安稳坐地。有时向高高峰顶立，有时向深深海底行。任运犹如痴兀人，他家自有通人爱。山僧十年在众，无一时异缘，只是参禅，参到第十年方打得彻，旋旋知非，然后稳当。若有一念憎爱得失是非，即是垢衣。须是识得玄旨始得，所以道，“不识玄旨，徒劳念静”、“得失是非，一时放却”、“但莫憎爱，洞然明白”。杨岐所谓“栗棘蓬有刺而难吞，金刚圈者至小而难跳。”勿语中有语。为人解黏去缚，不是人情底事。

兄弟参禅，即不得邪解，也须子细始得。只如赵州勘一庵主，入门便问：“有么？有么？”庵主竖起拳。州云：“水浅不是泊船处。”又访一庵主，云：“有么？有么？”主亦竖起拳。州云：“能纵能夺，能杀能活。”且那里是水浅不是泊船处？那里是能纵能夺、能杀能活处？有者道：“赵州先知前庵主不会，所以道不是泊船处。先知后庵主会，所以道能杀能活。”有底道：“舌头在赵州口里，任渠与夺。”如斯见解，总是邪徒情识卜度，不得真正宗眼，便是吞跳金刚圈、栗棘蓬不得也。

五祖和尚常云：“诸方参得底禅，如琉璃瓶子相似，爱护不舍。第一莫教老僧见，将铁锤一击尔底碎定也。”山僧初见他如此说，便尽心参他。他常问：“有句无句，如藤倚树。作么生会？”山僧便喝，或下语，总不契他。云：“须是情识尽净、计校都忘处会。”山僧明日便于无计校处，胡道乱道，转没交涉。后来彻悟，实见实用，如明镜当台，明珠在掌，得大自在。释迦老子道：“若有一法过于涅槃，我即说为如幻如化。”此一着子，亘古亘今凝然不变，火不能烧，水不能溺，刀斧不能斫，唤作根本；一切有漏无漏，佛界魔界，净土秽土，无不真实。若悟得，可以丹青独步，不受别人处分。若未到恁么田地，管取被人罗笼。

山僧如今已退了院，彼此缘法自有时。所以今日因朝议太夫人请小参，尽情说与诸人，各自参究。佛法本无彼此，诸家总是六祖下儿孙，终不说我是临济下人，须得我家宗派盛传。宁可粉骨碎身，终不作这见解。

复举僧问保寿：“万境来侵时如何？”寿云：“莫管他。”僧礼拜。寿云：“不得动着，动着打折汝腰。”师云：大众！保寿和尚用金刚王宝剑，一切逆顺得失、长短是非、无边境界不消一瞥。这僧见机而作，当时礼拜。为什么却道“不动着”？子细检点，大似龙头蛇尾。山僧即不然，或有人问：“万境来侵时如何？”亦对他道：“莫管他。”这僧或若便礼拜，只向他道：“伶俐衲僧，一拨便转。”

72

师云：父母未生已前，净裸裸、赤洒洒，不立一丝毫。及乎投胎既生之后，亦净裸裸、赤洒洒，不立一丝毫。然生于世，堕于四大五蕴中，多是情生翳障，以身为碍，迷却自心。若是明眼人，明了四大空寂、五蕴本虚，知四大五蕴中，有个辉腾今古、迥绝知见底一段事，若能返照，无第二人。根脚下净裸裸、赤洒洒，六根门头亦净裸裸、赤洒洒，乃至山河大地，穷虚空界，尽无边香水海，亦净裸裸、赤洒洒。恁么说话，莫是拨有归无么？且喜没交涉。若拨有归无，杳杳冥冥，堕在豁达空、拨无因果处，则永劫出他地狱三涂因果不得。若真实彻证，到真净明妙、实际理地，则四圣六凡、三世诸佛、天下祖师、有情无情，悉于是中流出显现。

所以孚上座问鼓山晏国师道：“父母未生前鼻孔在什么处？”山云：“即今生也在什么处？”孚上座不肯，云：“尔问我来。”山如前问，孚但摇扇。大凡参请，参须实参，见须实见，用须实用。父母未生前鼻孔在什么处？孚上座只摇扇子。莫是弄精魂么？须知有奇特事始得。只如文殊初生，见十吉祥异相；须菩提生，室现空相；善财初生，涌出万宝藏，皆在此一大宝光中净裸裸赤洒洒流出。若只

在杳杳冥冥，堕在空空寂寂处，岂有如是奇特！所以古人于生处见大奇特，如世尊分手，指于天地，自云：“天上天下，唯吾独尊。”若逢云门大师，尚不以为奇特，直行衲僧正令。后来老宿云：“云门知恩方解报恩。”既知了，便以衲僧本分事向逆顺境界中行。且道，还当得么？若是平展商量，则有向上事。若据衲僧本分事上，不直半分。何故？他家自有通霄路。

73

师云：现成公案，不隔一丝毫。普天匝地，是一个大解脱门。与日月同明，与虚空等量。若祖若佛，无别元由，乃古乃今，同一正见。若是利根上智，不用如之若何，直下壁立万仞，向自己根脚下承当，可以笼罩古今，坐断报化佛头，更无纤毫渗漏。威音王已前无师自悟，是大解脱人；威音王已后因师打发，不免立师立资，有迷有悟。虽然如是，要且只是方便垂手接人。所以达磨西来，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后来六祖大鉴禅师尚自道：“只这‘不立’两字，早是立了也。”何况语言机境，种种知解，须是一笔勾断始得。

此一件事，直饶三世诸佛出兴，以无量知见方便接引，亦只有限。历代祖师天下老和尚，设百千问答提持，亦只有限。不如向自己脚跟下，究取威音王已前、空劫那畔，自己家珍，随处受用也。须是大丈夫汉子气，方有如是作略。亦不依他言语指示，不受他欺瞒，从朝至夜，入息不居阴界，出息不涉万缘，极是省要。只为各各当人自违背此事，向六根门头，认光认影，不得快活，却云：“争奈某甲疑何！”且道，疑从何处来？又道：“某甲为什么道不得？”只尔这道不得底是什么？为尔不能回光，直下承当。祖师道：“自己分上，有如是灵光，有如是自在；一切众生流浪情尘，不能解脱。”假使将此一大事因缘，种种垂示，犹是有机有境，落在情尘。要会么？直是一念不生，方有少分相应。所以先师道：“直须是命根断始得。”且道，如何是命根断？须是打迭从前知见，种种解会，一似大死底人，活得起来，自然无诤。所以道，“我得无诤三昧，人中最为第一。”

不见南泉和尚道：“黄梅七百高僧，尽是会佛法底。只有卢行者一人不会佛法，所以得他衣盂。须是恁么人始契恁么事。”又云：“如圣果，大可畏处，盖为无如许圣量等事。”若是没量大人，终不肯乱承当，终不道“我能我解，我是禅师。”若如此，则堕在解脱深坑。不见云门大师道：“平地上死人无数，过得荆棘林者是好手。”而今平地上死人无数，云门一句道着。山僧这里则不然，直饶透得荆棘林，亦未是好手，更须知有银山铁壁，直须透得银山铁壁，然后是千了百当底人，方知有向上事，可以分付钵袋子，更不与他情尘作对，浩浩作佛法见解，作禅道商量。直须心境一如，湛湛寂寂地，无为无事，又不堕在无为无事处。到此，须是向上人始得。所以龙牙和尚道：“无端遣向墨池边，惹得身心黑似烟。却向上流清处洗，身心用尽亦如然。”德山和尚道：“但有文字语言，皆是依草附木竹木精灵。须是独脱一路，犹较些子。”

只如今衲僧家，也须着精神参取始得。千里万里行脚，一等是踏破草鞋，也须是踏得破始得，方且不孤负平生。彼此来南阎浮提打一遭，也不虚过亦不折本。然后向四威仪中，随时受用，亦自安乐。忽然一旦霜露果熟，被人推向曲录木床上，作人天师，与人解粘去缚，不妨奇特。若未谛当，切不可为人，祸事也。不见德山道：“一似淫妇相似，一向立问立答，立宾立主，有甚么交涉？”大凡参学人，当须洒洒落落，直下彻去，岂不庆快！

师云：现成公案，更不消如之若何，直下一切截断，犹较些子。佛法本无许多。若以无心、无念，无事、无为，无计较、无分别，至竟着衣，至竟吃饭，何曾动着一丝毫，便能坐断报化佛头，不起一丝毫佛法见解。所以古人才见僧来，便云“见成公案，放尔三十棒”，布漫天网，打冲浪巨鳞，持万里钩，御千里乌骓马，也是事不获已。

所以石室和尚，才见人来，举起拄杖云：“过去诸佛也恁么，见在诸佛也恁么，未来诸佛也恁么。”只与尔略露些子锋铍，若是个人，才见恁么道，撩起便行，犹较些子。若是才入思量，已被漫天网罩却也。如是三十年，只有长沙和尚，知渠落处，便云：“和尚放下拄杖子，别通个消息来。”方契他意。

而今参学兄弟，直须是箭锋相拄，针芥相投，内外绝消息始得。若只寻见寻闻、求知求解，只成个生死根本，何不体取无生、了本无速？若能个个如是见，生死路一时截断，全不动一丝毫头。所以道，“居千人万人中，如无一人相似”。只是歇得身心，百无知解，如无用处一般。若是随言逐句、作道理，满肚皮是禅，何时得脱去？故南泉禅师道：“山僧出世，只为诸人拈却佛病祖病。”

老僧寻常向兄弟道：“父母未生前，还有形貌也无？”他教中道，四大五蕴成身，只因父母交感，一念染心，而成此身。我且问尔：哆哆和和时，何不共人相争？及至才长大，便有争人争我？四大一旦离散，依前还复本来形貌。故云：“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各宜勉力，以悟为期。莫虚度光阴，时不待人。

75

师云：此个大事，已是八字打开了。直饶回头返照，早是钝置也。直是彻底信得，于未发言已前，一时觑透。既发言之后，且道，作么生承当？初机之士，且于脚跟下明取。而今坐立俨然，各各见闻不昧，人人向脚跟下，如印印空，如印印水，如印印泥，初不分得失彼我是非，净裸裸、赤洒洒，辉腾今古，迥绝知见，返照回光，岂有许多事！然未返照时，却无许多事。只如寻常百不思、百不管、绝念忘缘时，一时现成。聊闻返照，便作个见闻觉知解会，各各在见闻觉知处起模画样，方恁么时，落在生死阴果中，无由得出离。欲明此事，直须蕴藉深，方可不落是非得失、闻见知觉，纤毫净尽，始得快活，拘牵惹绊他不住。所以道，“如人学射，久久方中”。

岂不见裴相国出镇宛陵，因游寺见高僧像，遂问僧职云：“高僧仪相可观，未审高僧在什么处？”于时僧职莫知所措。裴公云：“此间有禅僧么？”僧职云：“近有一僧，舍身扫地，身披百衲，恐是禅僧。”及乎请得来，乃是黄檗断际运禅师也。裴公乃举前话问之。檗乃召相公，公应诺。檗云：“在什么处？”裴公于此大悟。诸人且道，问处是？答处是？且道，又是个什么禅僧家？直须有省发始得，莫只认声认色。所以老僧寻常道：“千人万人，但识取一人；千句万句，但识取一句；千机万机，但明取一机。”毕竟且道是什么？将知洪炉大冶，千煅百炼，正要得人。须知向一言下，一明一切明，一了一切了。聊闻举着，透顶透底，净尽无余。且如断际，一呼之下，因什么高僧却作裴公？裴公却成高僧？若论此事，直须是俊流始得净尽。

所以道，“举不顾，即差互；拟思量，何劫悟。”本分衲僧，不要思量分别，直须求个悟处。言悟者，如失一件物，多年废置，而一旦得之，又如伤寒病，忽然得汗，直是庆快也。将知悟心见性，非思量分别。所以证入金刚正体，自然亘古亘今，廊周沙界，水不能溺，火不能烧。世界坏时，此个常住。为山河大地之

本、六凡四圣之家，而蕴在各各当人方寸之下。若能方寸颖悟，独露真常，于万别千差说处，终不起异见，于千差万别境上，终不作别解，须是打并净尽，方可全体见成。如水潦问马祖本来佛法，祖与一踏倒地，忽然大悟，起来呵呵大笑云：“百千三昧，无量妙义。只向一毫头，一时识得根源去。”又呵呵大笑。后来出世，每升堂自云：“自从一吃马师踏，直至如今笑未休。”复呵呵大笑。且道，作么生是根源？将知此个根源，若识得了，说到深深密密，千圣所不到处亦得。若只一棒一喝，尽乾坤大地一时收来，如金刚王宝剑、踞地师子亦得。行脚人要参禅，有如是眼脑，方可入作。直须审细，言多去道转远。

圆悟佛果禅师语录卷第十三

宋平江府虎丘山门人绍隆等编

小参六

76

高邮干明受勅，住金山龙游寺，当晚小参。僧问：明历历，露堂堂，因什么乾坤收不得？师云：金刚手里八棱棒。进云：忽若一唤便回，还当得活也无？师云：鹞子目连无奈何。进云：不落照、不落用，如何商量？师云：放下云头。进云：忽遇其中人时如何用？师云：骑佛殿出三门。进云：万象不来渠独语，教谁把手上高峰。师云：错下名言。

师乃云：祖师心印，状似铁牛之机。诸佛密语，正如击涂毒鼓。未拟议前先蹉过，才思量处隔千山。要须眼似流星，心如铁石。所以从上来提持向上纲宗，只有三句，有时咬去，有时咬住，有时一向不去，有时一向不住。明眼汉没窠臼。若论战也，个个力在转处。却物为上，逐物为下。要须把断凡圣路头，不立毫末，然后举一毫毛尽无边香水海，七达八通，说一句子，穷龙宫盈海藏。此犹是极则之谈，未是衲僧巴鼻。若论衲僧受用，直饶棒如雨点，喝似雷奔，列千圣下风，立毘卢顶上，击石火、闪电光，俊鹞俊鹰也赶他不及。要须正一切知见，发明大解脱，无不历落，无不透脱，则在天同天，在地同地，物同物，我同我，证一切智，明一切道，无处不通容，无机不圆证。正当恁么时，诸人各各返照自己分上，曾移易一丝毫许么？所谓十世圆融十分成就。且道，不落机缘一句作么生道？覷面要须宗正眼，临机截断圣凡踪。

77

入寺小参：金刚王宝剑，截断玄机。正眼摩酰光，吞诸祖目。机铎两，举一明三。左转右旋，七穿八穴也。须是个风吹不入、水洒不着、针札不入、快活自由底汉始得。若也浮逼逼地，尚留观听，犹涉形声，说妙说玄，举今举古，进进退退，敲床竖拂，行棒行喝，则没交涉。直得净裸裸、赤洒洒。还有相见底么？若有，须是同道人方知同道事。若非，同道者毕竟没来由。正当恁么时，还相委悉么？十方聚会无余事，共向曹溪路上行。复颂云：

正眼横顶门，神符悬肘后。

幸是师子儿，各作师子吼。

小参。僧问：应真不借时如何？师云：渠依得自由。进云：点则不到，到即不点。师云：同彼同此。进云：此犹未是学人安身立命处在。师云：独有阍黎高一着。进云：也知和尚要用此机。师云：也被阍黎识破。进云：老老大大，转见放憨。师云：道什么？进云：也不可放过。师云：却是尔放憨。

师乃云：好日多，同十方尽应；好本多，同千差共辙。直得龙吟雾起，虎啸风生，八面更玲珑，一方独峭绝，此犹是人人分上知有底。其余不知有底，如恒河沙数，且作么生湊泊？作么生参详？有进步得底，不用伎俩，试拈出看。有证据得底，不用思量，试剖判看。若剖判得，正如灵山会上，龙女献珠，便得成佛。女云：“我献宝珠，世尊纳受，是事疾否？”智积云：“是事甚疾。”龙女云：“以汝神力，观我成佛，复速于此。”然虽如是，犹有途辙。若是本分行、本分证，直须更放过三千里。正当恁么时，毕竟如何是着实处？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门。

李从议请小参。僧问：不问有言、不问无言时如何？师云：其声如雷。进云：为什么如此？师云：只为聋人不听闻。进云：争奈五音六律甚分明。师云：阍黎闻个什么？进云：某甲从来无耳朵。师云：更须识取口头底。

师乃云：一句绝譚讹，千里万里无消息；一尘含法界，千重百匝太周遮。若是明眼人，终不向目前觅。何故？若向目前觅，此人未具眼。更于句中求，落在第八机。既不向句中求，又不向目前觅，且道，如何湊泊？只如隔山隔岳、隔浮幢王隔香水海，那边还有恁么事也无？若道有，隔许多作么生知道有？若道无，佛法即有边际。若道不有不无，正是半前落后。直饶离却有无，未免吃金山手中棒。忽有衲僧出来道：“不恁么！”如龙得水，似虎靠山。通身是眼也，看他不见；通身是舌也，说他不及。且道，毕竟落在什么处？若不蓝田射石虎，几乎误杀李将军。

师云：欲得亲切，第一莫将来；将来不相似。向尔道，“壁立万仞”，依前却来撞墙撞壁，有什么近傍处？虽然如是，已是落草了也，不免将错就错，于第二头说葛藤去也。还知么？直下如当门按一口剑相似，凛凛威风，才跨门来，谁敢近傍？若近着，则丧身失命；若望涯而退，不是大丈夫汉。须是不顾死生，从他手中夺去始得。所以道，“不入虎穴，不得虎子”。须是当前不顾性命。若夺剑在自己手中，任是佛来也不放过。直饶恁么，已是第二头也。不见资福道：“尔隔江见资福刹竿，便回去，脚跟下好与三十棒。”睦州才见僧来便云：“见成公案。”随后云：“放尔三十棒。”似此等，有什么近傍处？然子细推穷来，不妨剿绝，免他说玄说妙，说理说事，说向上向下，秽污心田。

须知人人分上有一段事，辉腾今古，迥绝见知，净裸裸、赤洒洒，先没许多般。只为尔诸人从无始时来，妄想浓厚，背却自己，只从他觅。若能回光返照，无第二人，终不随他起灭。若一处得脱，则千处百处一时透脱。莫只向人舌头听他处分。聊闻举着，剔起便行，已是三千里外没交涉。若得个中受用，便乃毛羽相似，作他屋里人。虽有恁么人，也须向山僧手里饮气吞声始得。直须按下云头，将自己平生所知所解，掇在善知识面前。若是，则与尔证据；不是，则与尔划除。岂不见药山参石头时，置个问端云：“三乘十二分教，某粗知。诚闻南方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某甲实未明了。乞师指示。”石头云：“恁么也不得，不恁么也不得，

恁么不恁么总不得。”山不契，直至江西马大师处，又如前问。马师云：“有时教伊扬眉瞬目，有时教伊不扬眉瞬目。有时教伊扬眉瞬目是，有时教伊扬眉瞬目不是。”药山于是有省。马云：“尔见什么道理？”山云：“我在石头时，如蚊子上铁牛相似。”今时众中兄弟便道：“石头一向壁立万仞，所以他不会。马祖放开一线，他乃悟去。”殊不知，石头恁么道，已是漏逗了也；马祖道处，这一着尤更毒害。因甚么药山得悟去？且道，因什么如此？到此须是生铁铸就底汉始得。所以云，“此事不在语言上，不在文字上。”看他置个问头，问石头了，及至马祖处，亦如是问。此人是个铁石身心。如今，若有如是心底人，何忧不彻！尔若只觅言觅句，觅玄觅妙，何时得了？千人万人各说不同，尔用那个句则是？若见到了，更用言句作么？若不用言句，尔作么生见？到这里参须实参，悟须实悟，令教透顶透底，亘古亘今，打开自己库藏，运出自己家财拯济，莫只向外边寻觅。尔若拶得一路透去，便与尔同参。尔若只守个昭昭灵灵、下咄下喝、扬眉瞬目，不知（按：原作“如”，当为“知”之误）这个更是大病。

所以云，“此事隐在四大六根里，六根四大只是个闲家具”。故云，“生如着衫，死如脱袴”。六根四大只是个衫袴，且道，着底是什么人？且道，是谁着？乃喝云：莫便是这个么？复云：错了也。所以古人云，“身心一如，身外无余。”尽乾坤大地只是个本来心，尽山河大地只是个一末撒子也不要。既不要，且道，向什么处安身立命？到此须是有生机一路始得。若不如是，尔若道佛则着佛，尔若道祖则着祖，直须红炉一点雪相似始得。且去巾单下，放教如寒灰死火，世法佛法都不用思量，莫怕他落空，莫怕如土木瓦石。尔若怕落空，只如忧落空底心，是什么？何曾落空来？若是果歇得，到真实休歇之处，佛祖也不立，千圣万圣法门一时透了，岂不径截也！

81

师云：即恁么便承当、担荷得去，可以笼罩古今，乾坤大地透顶透底，净裸裸、赤洒洒。要且不是尔见闻觉知、色声香味触，尽乾坤大地只是个真实人体，说什么见闻觉知！才跨门来，已是两手分付，更无纤毫遗漏。须知向上一路，不立文字语言。既不立文字语言，如何明得？所以道，“路逢达道人，不将语默对”。又云，“相逢不拈出，举意便知有也”。须是彻骨彻髓，信得极、见得彻，然后尽十方世界，只在一丝毫头上明得。其或滞于知见，便有佛有祖，所以却入建化门中，葛藤露布。

祖师西来，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只论直指人心，要须是其中人始得。若立语句，以至百千万亿方便，其意只是与人解粘去缚，令教净裸裸地辉腾今古，实无许多般计校。岂不见，五泄参石头，问云：“一言相契即住，不契即去。”石头不顾，五泄乃拂袖便行。出至三门，石头乃唤云：“闍黎！”泄回首，头云：“从生至老，只是这个，更回头转脑作什么？”泄从此有省。若是山僧，当时不须唤他，从他担板，蹉却一生。只为慈悲落草，以至如此。只如诸人，坐立俨然，从生至老，只是这个，更疑什么？所以云，“参禅须是铁汉，着手心头便判。直趣无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须是一念不生，前后际断，才敲磕便见，更待他人唤作什么？直是打成一片，如水入水，如金博金。

古人既恁么，只如向长老口上听取，且道，有实法？无实法？若有实法，则成系缀人；若无，从上来立许多方便门作么？只教诸人见性。若真见自性，岂干他见闻觉知、思量拟议？如东寺会禅师道化荆湖，有崔郡相国，出镇湖南。师因目疾次，崔乃问曰：“如何是宗乘中事？”师云：“见性成佛。”崔云：“争奈患眼

何！”师云：“见性非眼，赤眼何咎！”且道，见性既非眼，且将什么见？闻性亦非耳，且道，将什么闻？乃至鼻嗅香、舌了味、身觉触、意攀缘，一一皆然。若向这里明得，至于一切处悉皆明得。所以雪峰和尚道：“尽大地是个解脱门，把手拽，不肯入”。又云：“尽大地撮来如粟米粒大，抛向面前，漆桶不会”。打鼓普请，看更有甚玄妙见闻觉知？若尔，方能心境一如，也无能、也无所，唯一自心，更无他物。若是得底人，终不言我知我会，遇饭吃饭，遇茶吃茶，终日只守闲闲地，盖他胸中无许多波咤计校。所以道，“心若无事，万法一如”。无得无失，终日只履践此一片田地。凡有来问，只将此事一时截断。所以道，“见须实见，悟须实悟”。

古人云，“百尺竿头作伎俩，未峻；向衲衣下不明大事失却人身，始是峻”。既如是，岂可不明心达本？一切万缘一齐放下，弃却知见解会，令教如木石瓦砾相似，及到大安稳休歇之地，然后一波才动万波随，而初无动静等相。盖他得底人，终日以无所得心，修无所得行；行虽与人同，而常与人异，只为此一片田地打搦得尽净，一切会同，脱体无碍。岂是小了底事？直须用作事始得。

82

师云：人人具足，各各圆成。但向己求，莫从他觅。何故？从他觅是他家底，舍己从人，去道远矣。须知自己分上有一段事，辉腾今古，如十日并照。但以从无始劫来，妄想浓厚，翳障自心，才回顾着，则黑漫漫地，却到世间知见，种种声色，才现在前，一切明得，此等岂不是背觉合尘、从他求觅、不能返照耶？且如从上来乃佛乃祖，以无量百千言句方便，且道，明个什么边事？只被尔起见起念、起思量、作聪明、作计校，惑却本来自己了，却立能立所、立现立智、立是立非，扰扰纷纷，不能得脱。所以祖佛出世，只要教尔歇却知见，打并教丝毫尽净。且道，作么生歇？直下如悬崖撒手，放身舍命，舍却见闻觉知，舍却菩提涅槃真如解脱，若净若秽一时舍却，令教净裸裸、赤洒洒，自然一闻千悟。从此直下承当，却来返观佛祖用处，与自己无二无别。乃至闹市之中，四民浩浩，经商贸易，以至于风鸣鸟噪，皆与自己无别。然后佛与众生为一，烦恼与菩提为一，心与境为一，明与暗为一，是与非为一，乃至千差万别悉皆为一，方可揽长河为酥酪，变大地作黄金，都卢混成一片，而一亦不立。然后行是行，坐是坐，着衣是着衣，吃饭是吃饭，如明镜当台，胡来胡现，汉来汉现，初不作计校，而随处见成。所以万机顿赴而不挠其神，千难殊对而不干其虑。此岂世间龌浅知见所能测度？

此乃至妙因缘。学道之士，或十年，或二十年，专心一意，尚透不能得。或有才闻便解，或有无师自悟。既自不能便悟，亦障他人不得。就中士大夫尤难。以其从事世务，勤劳家国，所以悟入稍难。然得底人，于己分上本无殊别。若是未得了底人，须要根性颖利，向自己脚跟下觑着，一闻便了。如李附马留意祖道，与杨文公为友，日夕切磋，后见石门慈照禅师，因为举——唐房孺相公问径山国一禅师云：“祖师大道毕竟意旨如何？”径山云：“此大丈夫事，非将相之所能为。”——李闻之大悟，遂作颂云：“学道须是铁汉，着手心头便判。直趣无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道得不妨奇特。且如出将入相，安邦定业，剪除暴乱，岂非丈夫耶？而径山何故却道“此大丈夫事，非将相之所能为”？须知向上一路，毫发不容。所以洞山道：“见佛见祖，如生冤家，始有参学分。”只如佛祖，为一切人师，作一切人依止，为甚却道“如生冤家”？尔且道，如何是大丈夫事？直须是不取人处分，不受人罗笼，不听人系缀，脱略窠臼，独一无二，巍巍堂堂，独步三界，通明透脱，无欲无依，得大自在，都无丝毫佛法情解，如愚如痴，如木如石，不

分南北，不辨寒温，昏昏默默，似个百不能、百不解底相似，然而肚里直是峭措，动着则眼目卓朔，无有不明底事，乃至千差万别古人言句，一时透彻。如或不是到此田地底人，须得向骨董袋里，平高就下，为他去也。

如昔日于迪相公出镇襄阳，酷刑惨毒，忤者皆杀之。因读观音经有疑处，一日访紫玉山道通禅师，乃问曰：“如何是黑风吹其船舫，飘堕罗刹鬼国？”玉乃抗声云：“于迪客作汉，问恁么事作么？”于闻之大怒。玉乃云：“只这便是黑风吹其船舫飘堕罗刹鬼国。”于迪有省。尔且道，他恁么问紫玉，何故恁么答他？此乃发他根本无明，现前随手为伊指出，不妨好手。然不若当时不消着后语，从他斫作两段，却有些衲僧气息；及乎为他点破，也是顺手摩挲。大凡接人有三种机。若是第一机为人，只消向他道“于迪客作汉，尔问与么事作么？”更无方便，只是没义理，难话会。若于此直下承当去，更不拟议，则与柏树子、麻三斤、一口吸尽西江水，更无差别。所以道，“举不顾，即差互；拟思量，何劫悟。”只要教尔当头领解去。若是第二机为人，即易也。只是发起问端，如道“于迪客作汉，尔问与么事作么？”此乃发他根本无明，令他无明现前，随手点破。若是第三机为人，不免入泥入水，重下个注脚——如云“于迪客作汉”，便是放却黑风，吹其船舫”。于迪或作怒，便是罗刹现前。玉云“正是黑风吹其船舫”，岂不是观音出现？——此是落草注解，瞎人眼目，破灭胡种。若是真正衲僧，直须拨却。

岂不见道，“他参活句，不参死句”。活句上荐得，与祖佛为师。如李万卷问归宗和尚：“须弥纳芥子则不问，如何是芥子纳须弥？”宗云：“尔身如椰子大，万卷书着在甚处？”归宗老汉寻常一条白棒，打佛打祖，及乎李万卷问着，不免曲顺人情，放开一线，然他用处也只教尔当头截去。后来众中无识者，便道：“芥子是心，须弥是万卷。纳之于心，何所不可？”佛法若只如此，争到今日也？又如庞居士问马大师：“不与万法为侣者是什么人？”马大师云：“待汝一口吸尽西江水，即向汝道”。居士乃大悟，作颂云：“十方同聚会，个个学无为。此是选佛场，心空及第归。”此颂与一口吸尽西江水题目，岂曾相副！既不说口，又不说水，只道心空及第归，且道，作么生是心空？只教尔是非得失、明暗色空、森罗万象，一时融会归于一理，和理一时空却，然后有些趣向。山僧今夜不惜眉毛，为尔一时吐却了也，更为诸人说个小偈：

祖佛单传向上机，电光石火构不彻。
独许诸根颖脱人，金刚宝剑当头截。

83

师云：道由悟达，法离见闻。直下便承当，更无第二个。此犹是就今时，曲为垂手处。若是本分事，又且不然。所以道，“尔未跨船舷时，好与三十棒”。如此则千里万里一时坐断。何故？须知当人分上，各有水洒不着，风吹不入，清寥寥、白滴滴，祖佛不能到，魔外不能入，坐断要津，不通凡圣。设使尽大地草木丛林，尽化为衲僧，各各置百千问难，不消一札，尽教吞声饮气、目瞪口呆。而今事不获已，且不见起见，无言起言，与诸人且通个时节。只如各各当人分上，上来下去，已是十分现成，欠少个什么？更来就人觅。所以玄沙道，“饮筯里坐地展手，问人觅饭吃。”只为无始劫来，抛家日久，背驰此本分事，向六尘境界里，妄想轮回，不能回光返照，甘处下流。若能具上根利智，返本还源，知有此事，辉腾今古，迥绝知见，坐断十方，无复轮转，始有语话分。而今须是换个骨头了，方见此一片田地。若未知有此一片田地，直饶解到佛祖边事，问一答十，终无交涉。须知诸佛出世，唯证明此一片田地；祖师西来，亦提持此一片田地。所以先

师见白云师翁，一觑透了，便作个颂子道：“山前一片闲田地，叉手叮咛问祖翁。几度卖来还自买，为怜松竹引清风。”诸人还曾恁么也未？须是向此一片田地，净裸裸、赤洒洒，方可入作。

普说

告香普说。师示众云：只这个便承当得去，如天普盖，似地普擎，更不欠一毫头，亦无第二见。设使尽无边香水海尘刹刹，一时穿却鼻孔也，更不落别处。傥或思量拟议，即没交涉。所以道，一念不生，前后际断，即名为佛。若也涉思量、作计校，分能所、作知解，则千里万里。祖师门下直教见须实见，悟须实悟，证须实证。诸人各各有一灵妙性，确实而论，才被拶着，便脚忙手乱。作么生见得亲、信得彻，桶底子脱去？只为从无始劫来，妄想浓厚，只在诸尘境界中，元不曾踏着本地风光，明见本来面目。若是真实人，直下承当，了知生本不生，知死本不死，向不生不死处，千圣着眼觑不见，千手大悲提不起。而今兄弟，若能返照，更无第二人，更不待山僧两回三度不惜眉毛入泥入水，何况抛沙撒土，说心说性，未免落七落八，当面相谩去也！

岂不见破灶堕和尚，闻古庙作孽，遂领十八弟子，入山观之，全无神相，唯见三间空屋、一所泥灶，遂以杖击之云：“汝本泥土合成，灵从何来？圣从何起？”其灶乃飒飒而堕。破灶堕云：“破也破也！堕也堕也！”不觉纸钱，后有一神人出云：“某甲乃灶神，蒙师为说无生法，已得生天。”礼谢而去。其十八弟子乃白师云：“某等皆久参侍和尚，殊不蒙开示无生法。今日灶神何幸，和尚却为伊说？”破灶堕云：“我只向伊道，‘汝本砖瓦泥土合成，灵从何来？圣从何起？’”其徒皆作礼。破灶堕云：“破也破也！堕也堕也！”其十八弟子悉皆省悟。只如山僧即今举拂子，且道与破灶堕是同？是别？遂云：破也破也！堕也堕也！若也见得，不唯不孤负破灶堕和尚，亦乃不孤负从上祖师。若也不见，不唯孤负破灶堕和尚，亦乃孤负自己。知有此事，不从他得，所以道，“灵从何来？圣从何起？”只如诸人，见今身是父母血气成就，若于中识得灵明妙性，则若凡若圣，觅尔意根了不可得，便乃内无见闻觉知，外无山河大地，寻常着衣吃饭，更无奇特。所以道，“我若向刀山，刀山自摧折。我若向地狱，地狱自消灭”，方知有如是灵通，有如是自在。只如今禅僧家，何不回光返照，明教彻去？若也未明得，且向三根椽下、七尺单前，默默地究取。不见云门大师道：“尔且东卜西卜，忽然卜着也不定。”若也打开自己库藏，运出自己家财，拯济一切，教无始妄想一时空索索地，岂不庆快！

老僧往日为热病所苦死却，一日观前路黑漫漫地，都不知何往，获再苏醒，遂惊骇生死事，便乃发心行脚，访寻有道知识，体究此事。初到大沩，参真如和尚，终日面壁默坐，将古人公案翻覆看。及一年许，忽有个省处。然只是认得个昭昭灵灵，驴前马后，只向四大身中作个动用。若被人拶着，一似无见处；只为解脱坑埋却，禅道满肚，于佛法上看即有，于世法上看即无。后到白云老师处，被他云尔，总无见处，自此全无咬嚼分，遂烦闷辞去，心中疑情，终不能安乐。又上白云再参先师，便令作侍者。一日忽有官员问道次，先师云：“官人尔不见小艷诗道，‘频呼小玉元无事，只要檀郎认得声’？”官人却未晓。老僧听得，忽然打破漆桶，向脚跟下亲见得了，元不由别人，方信乾坤之内、宇宙之间，中有一宝秘在形山。已至诸佛出世，祖师西来，只教人明此一件事。若也未知，只管作

知作解，瞠眉努目，元不知只是捏目生华，担枷过状，何曾得自在安乐，如红炉上一点雪去？若打破了，或喝或掌，一切皆得，然终不作此解，方可放下人我担子，千休万歇，方可生死奈何不得。也须是实到此个田地始得。若实到此，便能提唱大因缘，建立法幢，与一切人抽钉拔楔、解粘去缚。如是揭千人万人，如金翅鸟入海直取龙吞，如诸菩萨入生死海中捞拯众生，放在菩提岸上，方可一举一切举，一了一切了。有时一喝如金刚王宝剑，有时一喝如踞地师子，有时一喝如探竿影草，有时一喝不作一喝用，方可杀活自由，布置临时，谓之“我为法王，于法自在”。

诸人既是挑囊负钵，遍参知识，怀中自有无价之宝，方向这里参学。先师常云：“莫学琉璃瓶子禅，轻轻被人触着，便百杂碎。参时须参皮可漏子禅，任是向高峰顶上扑下，亦无伤损，劫火洞然，我此不坏。”若是作家本分汉，遇着咬猪狗底手脚，放下复子靠将去，十年二十年管取打成一片。且作么生得独脱去？须是入流人，方知恁么事。

[按]后面的卷十四、十五、十六，为圆悟克勤禅师写给弟子们的法语开示中的一部分，完整的法语开示见《卍续藏经》中所收《佛果圆悟真觉禅师心要》（简称《圆悟心要》）一书。今不复录，请直接阅读《圆悟心要》部分。

拈古上

1

举百丈再参马祖，祖见来，拈拂子竖起。百丈云：“即此用？离此用？”祖挂拂子于旧处。侍立片时，祖云：“尔已后鼓两片皮如何为人？”丈取拂子竖起，祖云：“即此用？离此用？”丈挂拂子于旧处。马祖便喝，百丈大悟。后来谓黄檗云：“我当时被马祖一喝，直得三日耳聋。”

汾州云：“悟去便休，说什么三日耳聋！”石门云：“若不是三日耳聋，争承当得这一喝？”雪窦云：“要会三日耳聋么？大冶精金，应无变色。”

师云：然则作家共相提唱，不妨各有为人眼。要且只明得马祖、百丈大机，未明马祖百丈大用。不惜眉毛，露个消息也，要诸方检责。还知这一喝么？直似奋雷霹雳，听者丧胆亡魂。要会三日耳聋，正如击涂毒鼓，闻者丧身失命。举拂子云：或有个问，“即此用？离此用？”，和声便打，随后与喝。复云：还见马祖百丈么？

2

举僧问云门：“佛法如水中月是否？”门云：“清波无透路。”僧云：“和尚从何得？”门云：“再问复何来？”僧云：“便恁么去时如何？”门云：“重迭关山路。”

师云：清波万里，湛寂凝然。宝月凌虚，光吞群象。这僧泛一只船，入云门法海里，引得一阵猛风，看伊把舵张帆，也不易当抵。及至下梢，可惜输却一筹。且道，是什么处是输处？试辨看。

3

举翠岩示众云：“一夏与兄弟东语西语，看翠岩眉毛在么？”

师云：轮机是算人之本。翠岩坐却人舌头，无鹄啄处。长庆云：“生也。因事

长智。”保福云：“作贼人心虚，是精识精。”门云：“关。”据款结案，虽宗师竞酬，还截得翠岩脚跟么？不蹶前踪，试请道看。

4

举僧问云门：“初秋夏末前程，或有人问，未审对他道什么？”门云：“大众退后。”僧云：“过在什么处？”门云：“还我九十日饭钱来。”

师云：这僧贪观白浪，云门见机而作。虽则截铁斩钉，未是本分草料。有问崇宁，只对道：“驴事未了，马事到来。”待伊如何若何，劈脊便棒。

5

举赵州云：“老僧答话去也，解问底置将一问来。”僧出礼拜。赵州云：“比来抛砖引玉，却引得个墜子。”后来法眼举问觉铁嘴：“此意如何？”觉云：“与和尚说个喻，如国家拜将相似——问云：‘何人去得？’有云：‘某甲去得。’答云：‘汝去不得。’”法眼云：“我会也。”

师云：诸方尽道赵州得逸群之用，一期间施設，不妨自在。这僧要击节扣关，电光中卒着手脚不办。觉铁嘴能近取譬，不坠家声；法眼有通方鉴，便知落处。敢问，既是宗师，为什么抛砖只引得个墜子？试参详看。

6

举玄绍二上座见乌臼。乌臼问：“近离什么处？”僧云：“江西。”臼便打。僧云：“久响和尚有此机要。”臼曰：“汝既不会，第二个近前！”其僧茫然，臼亦打，云：“同坑无异土，参堂去！”雪窦云：“宗师眼目，须是恁么。如金翅鸟擘海，直取龙吞。有般汉，眼目未辨东西，拄杖不知颠倒，只管说照用同时、人境俱夺。”

师云：雪窦明辨古今，分别邪正。若不知有，争恁么道？虽然，只见乌臼放行。要明乌臼把住处么？直得释迦弥勒犹为走使，据令而行，尽大地人并须吃棒。

7

举睦州示众云：“我见百丈不识好恶，大众才集，以拄杖一时赶下，复召大众，众回首，百丈云：‘是什么？’——有什么共语处？黄檗和尚，大众才集，以拄杖一时赶下，复召大众，众回首，檗云：‘月似弯弓，少雨多风。’——犹较些子。”雪窦云：“说什么犹较，直是未在！若是雪窦，以拄杖赶下便休。可中有个无孔铁槌，善能担荷，可以笼罩古今，乾坤坐断。”

师云：古人各出一只手，提振纲宗，诱掖后进，功不浪施。仔细点检将来，百丈将棒唤狗，未免相顾睡[目]柴；黄檗香饵缀钩，吞着丧身失命；睦州当众举觉，与贼过梯；雪窦要人担荷，无风起浪。今日总不恁么，各请归堂。

8

举文殊菩萨问维摩居士云：“我等各自说已，云何是仁者所说不二法门？”

师云：这一转语，丛林话会不少。有道默然，有道良久，有道据坐，有道不对。要且摸索不着。直得其声如雷，普惊群动，自古及今，前圣后圣，所说法门，只向维摩片时之间，一时显现。且道，正当恁么时，作个什么得见维摩？

9

举风穴在郢州升座云：“祖师心印，状似铁牛之机。去即印住，住即印破。只

如不去不住，印即是？不印即是？”时卢陂长老出问：“某甲有铁牛之机，请师不搭印。”穴云：“惯钓鲸鲵沈巨浸，却将蛙步~~马展~~泥沙。”陂伫思，穴喝云：“长老何不进语？”陂拟议，穴便打一拂子云：“长老还记得话头么？试举看。”陂拟开口，穴又打一拂子。牧主云：“将知佛法与王法一般。”穴云：“见个什么道理？”牧主云：“当断不断，返招其乱。”穴便下座。

师云：风穴摆三玄戈甲，施四种主宾，明立信旗，密排阵敌。及至卢陂才跨铁牛，划时擒下，遂令牧主知归所，谓龙驰虎骤，凤翥鸾翔。虽然若是，崇宁待伊道有铁牛之机，劈脊便棒。杀人刀活人剑，还知落处么？

10

举僧问投子：“一大藏教还有奇特事也无？”投子云：“演出一大藏教。”

师云：差病不假驴驮药。

11

举三角示众云：“若论此事，眨上眉毛，早已蹉过。”麻谷出问：“蹉过则不问，如何是此事？”角云：“蹉过。”麻谷掀倒禅床，三角劈脊便棒。

师云：剑刃上显杀活，电光里分缁素，不妨眼办手亲，是致箭锋相拄。雪窦云：“两个老汉，眉毛也未曾眨上，说什么此事蹉过！”

师云：惯调金镞，久历沙场。一箭落双鸱，人前夸敏手。虽然大似把手上高山，未免傍观者晒。若据崇宁见处，唤作此事，早是好肉上剜疮了也，何况更论眨上眉毛早已蹉过！麻谷雪窦贼过后张弓，则故是更有一个。蓦拈拄杖，便下座。

12

举舍利弗问须菩提：“梦中说六波罗蜜，与觉时是同？是别？”（师拈云：低声低声！）须菩提云：“此义幽深，吾不能说。”（师拈云：烂泥里有刺。）会中有个弥勒大士，可往问之。”（师拈云：推过别人又争得！）舍利弗遂问弥勒。（师拈云：将错就错）弥勒云：“谁为弥勒？谁是弥勒者？”（师拈云：面皮厚三寸。）

13

举僧问五祖：“一大藏教是个切脚，未审切那个字？”祖云：“八啰娘。”

师云：迅雷不及掩耳。

14

举大洩示众云：“今时人只得大机，不得大用。”仰山举此语似塔主，塔主踏翻凳子。洩山闻得，呵呵大笑。

师云：须知大机中有大用，大用中有大机。且道，双放双收时如何？刹竿头上仰莲心。

15

举药山谓云岩云：“与我唤沙弥来。”岩云：“和尚唤他作么？”山云：“我有个折脚铛子，要伊提上挈下。”岩云：“恁么则与和尚出一只手去也。”

师云：举一明三，是衲僧寻常行履。云岩既告往知来，药山亦不谬分付。崇宁虽百丑千拙，有个没底篮子，更望诸人两手提挈。何故？有条攀条。

16

举僧问破灶堕：“如何是大修行人？”灶云：“担枷抱锁。”僧云：“如何是大作业人？”灶云：“坐禅入定。”复云：“会么？”僧云：“不会。”灶云：“汝问我善，善不从恶。汝问我恶，恶不从善。”后有僧举似安国师，安云：“此子会尽诸法无生。”

师云：穷善善自何生？究恶恶从何起？若能明见这个田地，便是诸法无生。有问崇宁：“如何是大修行人？”对他道：“坐禅入定。”“如何是大作业人？”对他道：“担枷抱锁。”且道，是同？是别？

17

举僧问赵州：“未有世界，早有此性；世界坏时，此性不坏。如何是不坏之性？”州云：“四大五蕴。”僧云：“此犹是坏底。如何是不坏之性？”州云：“四大五蕴。”

师云：千尺寒潭彻底清。

18

举长生问长庆：“混沌未分时如何？”庆云：“露柱怀胎。”生云：“分后如何？”庆云：“片云点太清。”生云：“只如太清还受点也无？”庆不对。生云：“恁么则含生不来也。”庆亦不对。生云：“直得纯清绝点时如何？”庆云：“犹是真常流注。”生云：“如何是真常流注？”庆云：“如镜常明。”生云：“未审向上还有事也无？”庆云：“有。”生云：“如何是向上事？”庆云：“打破镜来相见。”

师云：长生善问，长庆善答。胶膝相投，水乳相合。不见古者道，“身从无相中受生，犹如幻出诸形相。幻人心识本来无，罪福皆空无所住。”若明此个颂，便见二老宿问答，始知父母未生已前、既生之后，全体露现。且道，打破镜来如何相见？抚掌云：了！

19

举雪峰问僧：“近离甚处？”僧云：“覆船。”峰云：“生死海未渡，为什么覆却船？”僧无语。覆船代云：“渠无生死。”雪窦代云：“久响雪峰。”师代云：“便与掀倒禅床。”

师云：雪峰有验人句，覆船有透关眼，雪窦有陷虎机。且道，崇宁成得个什么边事？

20

举雪峰示众云：“世界阔一丈，古镜阔一丈。世界阔一尺，古镜阔一尺。”玄沙指火炉云：“且道，火炉阔多少？”峰云：“如古镜阔。”沙云：“老和尚脚跟未点地在。”

师云：现成公案。古镜本非火炉，打破笼罗，火炉即是古镜。若非父子投机，争见赤心片片。诸人作么生会他道“这老汉脚跟未点地在”？如来宝杖亲踪迹。

21

举云门示众云：“尔若实未得个入头处，三世诸佛在尔脚跟下，一大藏教在尔舌头上。且向葛藤处会取。”

师云：崇宁土上加泥。敢道，直得汾山水牯触杀东海鲤鱼，陕府铁牛吞却嘉州大像。

22

举古者道：“这一片田地，分付来多时也，我立地待尔构去。”法眼云：“这一片田地，分付来多时也，我坐待尔构去。”

师云：这一片田地，分付来多时也，我今日当众庆忏。

23

举前宝寿问后宝寿：“父母未生已前，那个是本来面目？”后宝寿罔措。一日在市见二人相争，有一人相劝云：“尔得恁么无面目！”寿遂大悟。

师云：筑着磕着，当头彰本地风光；应声应色，直下无私毫透漏。还会他道“得恁么无面目”么？龙袖拂开全体现。

24

举南泉示众云：“王老师自小养得一头水牯牛，拟向溪东牧，不免食他国王水草。拟向溪西牧，亦不免食他国王水草。不如随分纳些些，总不见得。”

师云：和光顺物，与世同尘，不犯锋铓，收放自在，是南泉本分草料。山僧自小亦养得一头水牯牛，有时孤峰独立，有时闹市纵横，不论溪东溪西，一向破尘破的。且道，即今在什么处？着眼看！

25

举僧问镜清：“学人未达其源，乞师指示。”清云：“是什么源？”僧云：“其源。”清云：“若是其源，争受指示？”僧去后，侍者问：“适来是成褊伊否？”清云：“无。”者云：“是不成褊伊否？”清云：“无。”者云：“和尚尊意如何？”清云：“一点水墨，两处成龙。”

师云：镜清具本分钳锤，有作家炉鞴。正如明镜当台，举无遣照。虽则赴感应机，要且犹费葛藤。若是山僧，忽有问“未达其源”，对他“是什么源”，待伊道“其源”，劈脊便棒。更有问“是成褊伊否？”“无。”“和尚尊意若何？”劈脊便棒，非唯截断众流，亦乃光扬宗眼。还辨得出么？

圆悟佛果禅师语录卷第十七

宋平江府虎丘山门人绍隆等编

拈古中

26

举德山小参示众云：“老僧今夜不答话，问话者三十棒。”时有僧出礼拜，山便打。僧云：“某甲话也未问，因甚打某甲？”山云：“尔甚处人？”僧云：“新罗人。”山云：“未跨船舷，好与三十棒。”

师云：德山大似金轮圣王，寰中独据，四方八表无不顺从，等闲布一勅、施一令，直得草偃风行。若不是这僧，争见杀活擒纵、威德自在？法眼云：“大小德山，话作两橛。”圆明云：“大小德山，龙头蛇尾。”雪窦云：“德山握阃外威权，

有当断不断、不招其乱底剑。虽则直截单提，各能扶竖，德山要且只扶得末后句，未扶得最初句在。”且作么生是德山最初句？大鹏欲展摩霄翅，谁顾崩腾六合云。

27

举太原孚上座问鼓山：“父母未生已前，鼻孔在什么处？”山云：“即今生也鼻孔在什么处？”孚不肯乃云：“尔问我，与尔道。”鼓山问：“父母未生已前鼻孔在什么处？”孚但摇扇而已。

师云：奇特因缘，须以奇特激发。殊胜大事，须以殊胜举扬。虽然隐显无差，其奈巧拙有异。或有问崇宁，“父母未生已前鼻孔在什么”，只劈口便掌。

28

举临济入僧堂，两堂首座齐下喝。僧问临济：“还有宾主也无？”济云：“宾主历然。”

师云：正勅既行，诸侯避道。

29

举汾山普请次，静版鸣，有一僧拍手呵呵大笑归去。汾山云：“奇哉！此是观音入理之门。”至晚，问其僧：“适来尔见什么道理？”僧云：“朝来未吃饭，闻版声欢喜。”汾山云：“赚杀人。”镜清云：“当时汾山有此一僧。”鼓山云：“当时汾山无此一僧。”

师云：这僧洪音大振，直得一千五百人善知识眼目定动，及乎勘证将来，却打个背翻筋斗。若不是汾山，争见汗马功高？后来道“有此一僧”，只得一半；道“无此一僧”，只得一半。今日板声、钟声、鱼声、鼓声齐振，或有个拍手呵呵大笑，直向伊道，“观音菩萨来也”。

30

举道吾与渐源至一家吊慰，源抚棺榭问吾云“生耶？死耶？”道吾云：“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源云：“为什么不道？”吾云：“不道！不道！”渐源罔测。后来在一处闻诵《观音经》，“应以比丘身得度者，即现比丘身而为说法”，忽然大悟。

师云：道吾横身为物，指出生死根。源亲到宝山，一问当面蹉却。若不是金刚正性、宿植根深，争得向平田浅草，蓦地回光，见得道吾着力相为处？且作么生是道吾着力相为处？试请道看。

31

举僧问镜清：“新年头还有佛法也无？”清云：“有。”僧云：“如何是新年头佛法？”清云：“元正启祚。”僧云：“谢师答话。”清云：“镜清今日失利。”又僧问明教：“新年头还有佛法也无？”教云：“无。”僧云：“年年是好年，为什么却无？”教云：“张翁吃酒李翁醉。”僧云：“老老大大，龙头蛇尾。”教云：“明教今日失利。”

师云：镜清道有也失利，明教道无也失利。且道，诸讹在什么处？若明得去，不妨识进退、别休咎，始知一句下有分身之意，有出身之路。今日崇宁忽有人问，“新年头还有佛法也无”，对他道，“不在这两头”，他或道，“为什么如此”，崇宁道“今日失利”。且道，与古人是同？是别？

32

举灵云见桃华悟道颂：“三十年来寻剑客，几回叶落又抽枝。自从一见桃华后，直至如今更不疑。”玄沙云：“谛当甚谛当，敢保老兄未彻在！”

师云：千钧之弩，不为鼯鼠发机。灵云既拨动天关，玄沙乃掀翻地轴。且道，那个是未彻处？具透关眼者试请辨看。

33

举遵布衲在药山浴佛次，山云：“尔浴得这个，还浴得那个么？”遵云：“把将那个来。”

师云：药山问处，閤隔重关；遵老答来，一槌两当。不可只守这一路也。或有问崇宁，“只浴得这个，还浴得那个么”，提起杓子向伊道，“何似生”。

34

举古者道：“护生须是杀，杀尽始安居。会得个中意，铁船水上浮。”

师云：且道杀个什么？杀众生物命，凡夫见解；杀六贼烦恼，座主见解；杀佛杀祖，大阐提人见解。衲僧分上毕竟杀个什么？试定当看。

35

举世尊于一处安居，至自恣日，文殊在会。迦叶问文殊：“何处安居？”文殊云：“今夏三处安居……。”迦叶于是集众白槌，欲摈文殊，即见无量世界，一一界中有一一佛、一一文殊，一一迦叶白槌欲摈文殊。世尊谓迦叶云：“汝今欲摈那个文殊？”迦叶茫然。

师云：钟不击不响，鼓不打不鸣。迦叶既把断要津，文殊乃十方坐断。当时好一场佛事。放过一着，待释迦老子道“欲摈那个文殊”，便与击一槌，看他作么生合杀。

36

举石室见僧来，拈起拄杖云：“过去诸佛也恁么，现在诸佛也恁么，未来诸佛也恁么。”长沙云：“放下拄杖子，别通个消息来。”

师云：石室置个问端，不妨孤峻。若非长沙，争得投机。虽然，只知恁么，不知不恁么。遂举拄杖云：过去诸佛不恁么，现在诸佛不恁么，未来诸佛不恁么。或若总道“放下拄杖子”，我也知尔只是学语之流。生机处道将一句来！

37

举保寿开堂，三圣推出一僧，寿便打。三圣云：“恁么为人，非但瞎却这僧眼，瞎却镇州一城人眼去在！”保寿掷拄杖，下座。

师云：保寿大似毒龙搅海，直得雨似倾盆。三圣虽雷震青霄，焉助得威光一半。可中有一个直下承当，非但瞎却镇州一城人眼，瞎却天下人眼去在。

38

举傅大士云：“终日焚香择火，不知身是道场。”玄沙云：“终日焚香择火，不知真个道场。”

师云：终日焚香择火，不知焚香择火。

举僧问长庆：“有问有答，宾主历然，无问无答时如何？”庆云：“怕烂却那。”僧问睦州：“有问有答，宾主历然，无问无答时如何？”州云：“相逢尽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见一人。”

师云：若问崇宁，“有问有答，宾主历然，无问无答时如何”，对他道，“收得安南，又忧塞北”。

举睦州升座云：“首座喏，答云在。寺主喏，答云在。维那喏，答云在。州云：三段不同，今当第一。向下文长，付在来日。”

师云：一等是借路经过，就中奇怪。若是崇宁又且不然，首座喏在，寺主喏在，维那喏在。因行不妨掉臂，打草只要惊蛇。若能一拨便转，免致撒土撒沙。

举长庆示众云：“撞着道伴交肩过，一生参学事毕。”

师拈云：撞着道伴交肩过，露柱灯笼共证明。

举南泉示众云：“文殊普贤昨夜起佛见法见，各与二十棒，贬向二铁围山去也。”赵州出云：“和尚棒教谁吃？”泉云：“王老师有什么过？”州礼拜，南泉便归方丈。

师拈云：南泉动弦，赵州别曲。苦痛苍天，寒山拾得。若是崇宁则不然，灯笼露柱昨夜起佛见法见，各与二十棒，令归本位去也。或有个出云，“和尚棒教谁吃”，只对他道，“落宾落主”。

举古者道：“十五日已前，不得住我这里；尔若住我这里，我用锥锥尔。十五日已后，不得离我这里；尔若离我这里，我用钩钩尔。正当十五日，且道，用锥即是？用钩即是？”

师拈云：放行处把住，把住处放行。是则是，为人钳键，争奈伤锋犯手！若是崇宁则不然，十五日已前不得住我这里，尔若住我这里，我放火烧尔。十五日已后不得离我这里，尔若离我这里，我放火烧尔。正当十五日，化为万斛明珠，撒在大千沙界，处处尽放光明，各各急须着眼。

举昔日摩耶夫人圣母左手攀枝，释迦老子右胁降诞，九龙吐水，沐浴金躯。便乃周行七步，目顾四方，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作大师子吼云：“天上天下，惟我独尊。”后来云门大师道：“我当时若见，一棒打杀与狗子吃，贵图天下太平。”

师拈云：惊群之句，须向惊群处举扬。奇特之事，须遇奇特人前拈出。释迦老子可谓惊群，云门大师不妨奇特，直下以不可测度底机轮，向千圣顶^{宁页}上拨转。若能恁么体会，始知释迦把断要津，云门知恩解报。且道，落在什么处？还会么？棒头有眼明如日，要识真金火里看。

举外道问佛：“不问有言，不问无言。”世尊良久，外道礼拜，赞叹云：“世尊大慈大悲，开我迷云，令我得入。”外道去后，阿难问佛：“外道有何所证而言得入？”世尊云：“如世良马，见鞭影而行。”

师拈云：外道因邪打正，世尊看楼打楼。阿难不善旁观，引得世尊挖泥带水。若据山僧见处，待伊道，“不问有言不问无言”，和声便打。及至阿难问，“外道有何所证而言得入”，亦和声便打。何故？杀人须是杀人刀，活人须是活人剑。

46

举祖师道：“正说知见时，知见即是心。当心即知见，知见即如今。”

师拈云：若明心达本，知见历然。正说正行，当阳显赫。且作么生是即如今底事？大家齐着力，共唱太平歌。

47

举僧问马祖：“如何是祖师西来意？”祖云：“近前来，向尔道。”僧近前，祖劈耳便掌，云：“六耳不同谋。”后来南禅师道：“古人尚六耳不同谋，那堪三二百众浩浩地商量！祸事祸事！”

师拈云：南禅不妨因风吹火，也未免随语生解。若有问道林，“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只对他道，“水长船高，泥多佛大”。

48

举泰首座到洞山，值吃果子。洞山云：“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常在动用中，动用中收不得，未审过在什么处？”泰云：“过在动用。”洞山云：“侍者掇退果卓。”

师拈云：天下衲僧尽道：“泰首座箭锋不相拄，所以遭洞山贬剥。”后来汾山真如道：“此果子，莫道泰首座不得吃，三世诸佛也不敢正眼觑着。”

师云：宗师家正令当行，十方坐断，有定乾坤句、辨龙蛇眼，不妨难趁。当时若是英灵衲子，解捋虎须，待他道，“过在什么处？”便拈起果子云，“和尚毕竟唤作什么？”待他拟议，劈面便掷。何故？有意气时添意气，不风流处也风流。

49

举云门示众云：“结夏得数日也，寒山子作么生？”大沩真如道：“结夏得数日也，水牯牛作么生？”

师拈云：结夏得数日也，诸上座作么生？复云：寒山子意在钩头，水牯牛事在函盖。且道，诸上座落在什么处？惜取眉毛！

50

举洞山与密师伯到柏岩。岩问：“二上座在什么处来？”山云：“湖南来。”岩云：“观察使姓什么？”山云：“不委他姓。”岩云：“名什么？”山云：“不委他名。”岩云：“还理事也无？”山云：“自有廊幕在。”岩云：“还出入否？”山云：“不出入。”岩云：“岂不出入！”山拂袖出去。岩至来日侵早入堂，召二上座，二人近前。岩云：“昨日问上座话，不惬老僧意，一夜不安。今请上座别一转语，若契老僧意，便开粥饭，相伴过夏。”山云：“却请和尚问。”岩云：“岂不出入？（按：此句原无“岂”字，据《瑞州洞山良价禅师语录》卷一补。又《筠州洞山悟本禅师语录》卷一作：“不出入是如何”）”山云：“太尊贵生！”岩乃开粥同过夏。

师拈云：正偏回互，只要圆融。直截当机，惟崇尊贵。洞山观机而作，柏岩

理长则就。虽然如是，曹洞门下即得，若于临济宗中，须别作个眼目始得。当时待伊道，“不委名”，便向伊道，“他不委尔？尔不委他？”敢问，合道得什么语？还有人道得么？若有，山僧也不开粥，只分付个龟毛拂子。若道不得，且参三十年。

51

举僧问赵州：“万法归一，一归何处？”州云：我在青州作一领布衫，重七斤。师拈云：摩酰三眼，一句洞明。似海朝宗，千途共辙。虽然如是，更有一着在。忽有问蒋山：“万法归一，一归何处？”只对他道：“饥来吃饭困来眠。”

52

举道吾、渐源至一家吊慰。源抚棺木云：“生耶？死耶？”吾云：“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源云：“为什么不道？”吾云：“不道！不道！”行至中路，源云：“请和尚为某甲道。若不道，则打和尚去也。”吾云：“打即任打，道即不道！”

师拈云：银山铁壁，有什么阶升处？山僧今夜锦上铺华，八字打开，商量这公案去也——

生也全机现，死也全机现。
不道复不道，个中无背面。
直下便承当，不隔一条线。
逼塞大虚空，赤心常片片。

53

举南际到雪峰，经月次，见玄沙。沙云：“长老！唯我能知。”际云：“须知有不求知者。”沙云：“山头老汉，费许多气力作么！”

师拈云：玄沙放去太峻，收来太速。若据金山，则不然。“此事唯我能知”，“须知有不求知者”。只向他道，“也知长老不分外”。还委悉么？一镞破三关，分明箭后路。

54

举僧问巴陵：“如何是道？”陵云：“明眼人落井。”僧问石头：“如何是道？”头云：“木头。”僧又问韶国师：“如何是道？”国师云：“四生浩浩。”

师拈云：宗师家为人，各有出身处。若是通方之士，一举便知。苟未相谙，不免指注。只如一个问头，三人怎么答，且道，是那一句亲切？还委悉么？一镞破三关，分明箭后路。

55

举僧问香林：“如何是衲衣下事？”林云：“腊月火烧山。”雪窦云：“腊月火烧山，万种千般。翘松鹤冷，踏雪人寒。达磨不会，大难大难。”

师拈云：大小雪窦随姿漱，不能截断誚讹。若是道林即不然。腊月火烧山，特地无端。绵包特石，铁里泥团。

56

举雪峰示众云：“尽大地撮来如粟米粒大，抛向面前，漆桶不会。打鼓普请看。”师拈云：绝天维、立地纪，未足称奇。擘太华、逗河源，亦非敏手。若向个

里覷得透，便可艾萨克骊龙窟明珠，喷栴檀林香气，岂不快哉！山僧今日不避泥水，放一线道，乃拈拄杖云：还见雪峰么？遂卓拄杖云：札。

57

举临济与普化一日同往施主家斋，济问：“毛吞巨海，芥纳须弥，为复是神通妙用？为复是法尔如然？”化踢倒饭床，济云：“太粗生！”化云：“这里是什么所在，说麤说细？”济休去。来日，又同一施主家斋，济复问：“今日供养何似昨日？”化又踢倒饭床，济云：“太粗生！”化云：“瞎汉！佛法说甚粗细！”济吐舌。

师拈云：精金不百炼，争见光辉。至宝不酬价，争辨真假。不是临济不能验他普化，不是普化不能抗他临济，所谓如水入水，如金博金。虽然如是，放过则彼此作家，点检则二俱失利。具择法眼者试请辨看！

58

举昔有秀才问长沙：“某甲曾看《千佛名经》，百千诸佛但见其名，未审居何国土？”长沙召秀才，才应诺。沙云：“黄鹤楼崔颢题后，秀才还曾题否？”才云：“不曾题。”沙云：“得闲题取一篇好。”

师拈云：募刀劈面，解辨者何人；劈箭当胸，承当者有几。若能向奔流度刃、疾焰过风处见长沙，横身为物去，不消一捏。其或随言詮、入露布，便谓问东答西，裂转话头。且作么生是长沙端的处？还委悉么？杀人刀、活人剑。

59

举赵州访一庵主，便云：“有么？有么？”庵主竖起拳头。州云：“水浅不是泊船处。”便去。又访一庵主，亦云：“有么？有么？”庵主亦竖起拳头。州云：“能纵能夺，能杀能活。”礼拜而去。

师拈云：佛祖命脉，列圣钳锤，换斗移星，经天纬地。有般汉未出窠窟，只管道，“舌头在赵州口里”，殊不知，自己性命已属他人。若能握向上纲宗，与二庵主相见，便可以定龙蛇、别缁素，正好着力。还知赵州落处么？切忌颺顶。

60

举僧问长沙：“作么生转得山河大地归自己去？”沙云：“作么生转得自己归山河大地去？”

师拈云：得人一牛，还人一马。

61

举云门示众云：“百草头上，道将一句来。”众无对。自代云：“俱。”

师拈云：直得万机寝削，千眼顿开，细如须弥，大如芥子，软如铁，硬如泥。虽然如是，只道得一半。或有问山僧，只对他道“收”。且道，落在什么处？

62

举兴化一日上堂，有一同参来才上法堂，化便喝，僧亦喝。僧才行三两步，化又喝，僧亦喝。僧拟进前，化拈棒，僧又喝。化云：“尔看这瞎汉，犹作主宰在！”僧拟议，化便直打下法堂，却归方丈。侍者便问：“适来僧有甚语句触忤和尚？”化云：“他适来也有照也有用，也有权也有实。我将手向伊面前划两遭，到这里便用不得。似这般汉不打，更待何时！”

师拈云：辨王库刀，振涂毒鼓。掣电未足以拟其迅，震雷未足以方其威。可谓善驱耕夫之牛，能夺饥人之食。只如主宾互换、有照有用、有权有实则且致，甚处是兴化将手向伊面前划两遭处？若这里洞明，可以荷负临济正法眼藏。如或泥水未分，未免瞎驴随大队。

63

举仰山坐次，大禅佛到，翘一足云：“西天二十八祖亦如是，唐土六祖亦如是，和尚亦如是，某甲亦如是。”仰山下禅床，打四藤条。

师拈云：师资会遇，袈芥投针。一期借路经过，不免互相钝置。雪窦道：“藤条未到折，因甚只打四下？”师云：“餠饼讨什么汁？”雪窦云：“须是个斩钉截铁汉始得。”师云：“大似随邪逐恶。”

大禅佛后到霍山，自云：“集云峰下四藤条，天下大禅佛参”。霍山云：“维那打钟着。”禅便走。

师拈云：这汉担仰山一个冬瓜印子，向人前卖弄。若不是霍山，几被涂糊。虽然，可惜令行一半。当时不用唤维那，好与擒住，更打四藤条，且听这汉疑三十年。

64

举雪峰会下有一僧，辞去，在山中卓庵，多时不剃头。自作一柄木杓，溪边舀水吃。时有僧见，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主竖起杓子云：“溪深杓柄长。”僧归举似雪峰。峰云：“也甚奇怪。”峰一日与侍者将剃刀去，才相见，便问：“道得即不剃汝头。”主便取水洗头，峰便与伊剃却。

师拈云：庵主虽生铁铸就，雪峰奈是本分钳锤。当初若一向颠预，争见惊天动地。还委悉么？金镞惯调曾百战，铁鞭多力恨无酬。

65

举僧问保福：“雪峰平生有何言句，得似羚羊挂角时？”福云：“我不可作雪峰弟子不得那？”

师拈云：翡翠羽毛，麒麟头角。重重光彩，的的相承。要明陷虎之机，须施崐崖之句。虽然如是，只知与么来，不知与么去。或有问山僧，“五祖平生有何言句，得似羚羊挂角时”，只对道，“不敢孤负先师”。委悉么？山高岂碍白云飞。

66

举玄沙和尚到莆田县，众以百戏迎之。次日，玄沙遂问小塘长老：“昨日许多喧闹，向什么处去？”小塘提起袈裟角示之，沙云：“料掉没交涉。”大洩真如拈云：“大洩即不然。或有问‘昨日许多喧闹向什么处去’，遂鸣指一下。或有个衲僧出云，‘料掉没交涉’，大洩却肯伊。何故？大丈夫汉捋虎须也是本分。且道，利害在什么处？”

师拈云：二老宿虽是提振纲宗，要且贪观天上月。而今或有个出问道林，“适来许多喧闹向什么处去？”只对他道，“又是从头起”。他若道，“料掉没交涉”，劈脊便棒。何故？曹溪波浪如相似，无限平人被陆沈。

67

举僧问投子：“如何是一大事因缘？”子云：“尹司空与老僧开堂。”

师拈云：人道投子实头，不妨忒杀淳朴。若是山僧即不然，或有问，“如何是一大事因缘”，只对他道，“弄潮须是弄潮人”。

68

举药山一夜无灯烛，示众云：“我有一句子，待犊牛生儿，即向汝道。”时有僧出云：“犊牛生儿也，自是和尚不道。”山云：“把灯来。”其僧便归众。洞山云：“这僧会则会，只是不肯礼拜。”法灯云：“当时不要索灯，但问他道，‘生底是特牛儿？特牛儿？’”又代云：“双生也。”

师拈云：药山垂钓，意在鲲鹏。这僧吞钩，三千浪激。洞山眼正，千里同风。法灯重整鎗旗，再装甲冑。虽然如是，山僧即不然。夹山有一句子，观音王已前与诸人道了也。或有问“明头合？暗头合？”，只对他道，“龙得水时添意气，虎逢山势长威狞”。

69

举岩头参德山，入门便问：“是凡是圣？”山便喝，头礼拜。洞山云：“若不是麤公，大难承当。”岩头闻云：“洞山老汉不识好恶，错下名言。殊不知，我当时一手抬一手搦。”

师拈云：“德山据令而行，只得一半。洞山通方有眼，千里同风。岩头既善据虎头，又能收虎尾，大似作家战将，临阵扣敌，七事俱全，不妨奇特。敢问，那个是一手抬一手搦处？谓言侵早起，更有夜行人。”

70

举僧问曹山：“恁么热，向什么处回避？”山云：“镬汤炉炭里回避。”僧云：“镬汤炉炭里作么生回避？”山云：“众苦不能到。”

师拈云：回机转位，宛尔通方，直下似腊月莲华。虽然如是，斩钉截铁，更饶一路。或有问碧岩，“恁么热向什么处回避”，只向他道，“镬汤炉炭里回避”，他若云“镬汤炉炭里如何回避”，只向他道，“热杀也何妨”。且道，还有为人处也无？

71

举陆亘大夫问南泉：“肇法师道，‘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也甚奇怪。”南泉指庭前华，召大夫云：“时人见此一株华，如梦相似。”

师拈云：陆亘手攀金锁，南泉八字打开，直得七珍八宝，罗列目前。乃竖起拂子云：天地一指，万物一马，通身是眼，分疎不下。

72

举兴化示众云：“今日不用如之若何，便请单刀直入，兴化与尔证明。”时有旻德长老，出众礼拜起，便喝，化亦喝。德又喝，化亦喝。德便礼拜，化云：“旻德今日却校兴化二十棒，若是别人一棒也少不得。何故？盖为他旻德会一喝不作一喝用。”

师拈云：作家相见，须是恁么。机如掣电，眼似流星。原始要终，扶头接尾，所谓羽毛相似，言气相合。只如两家互换相喝，且作么生辨得一喝不作一喝用？要承当临济正法眼藏，须明取二老宿意。且道，意作么生？百尺竿头须进步，紫罗帐里撒真珠。

73

举僧问云门：“如何是清净法身？”门云：“六不收。”

师拈云：只道得一半。若问道林，只对他道，“一不立”。遂成颂：

一不立，六不收，突然那更有踪由。

无限青山留不住，落华流水太悠悠。

74

举僧问长庆：“如何是合圣之言？”长庆云：“山僧被阇梨一问，直得口似匾檐。”

师拈云：是则是，应机无差，争奈大惊小怪。或有问道林，“如何是合圣之言”，只对他道，“志公不是闲和尚，剪刀只在卧床头”。

75

举临济道：“一喝分宾主，照用一时行。”

师喝一喝云：“且道，是宾是主？是照是用？还委悉么？千峰势到岳边止，万派声归海上消。

76

举玄沙见鼓山来，作一圆相，山云：“人人出这个不得。”沙云：“情知汝向驴胎马腹里作活计。”山云：“和尚又作么生？”沙云：“人人出这个不得。”山云：“和尚与么道得，某甲却与么道不得？”沙云：“我得汝不得。”

师拈云：酌然这一条路，作者方知。直得穷天地、亘万古而不移，消劫石、空芥城而不尽，便是透关底也。须急着眼始得。一等是与么时节，为什么我得汝不得？切忌向驴胎马腹里作活计。

77

举休静在洞山作维那，一日普请，白槌云：“上间锄地，下间搬柴。”首座遂问云：“圣僧作个什么？”静云：“当堂不正坐，那赴两头机。”

师拈云：珠钻九曲，休静可谓神功。玉解连环，山僧更资一路。或有问“圣僧作个什么”，只对他道，“廓如明镜当堂照，不动形声应万缘”。

圆悟佛果禅师语录卷第十八

宋平江府虎丘山门人绍隆等编

拈古下

78

举僧问马大师：“离四句、绝百非，请师直指某甲西来意。”大师云：“我今日劳倦，不能为汝说，问取智藏去。”师着语云：“错。”僧问智藏，藏云：“我今日头痛，不能为汝说，问取海兄。”师着语云：“错。”僧问海，海云：“我到这里却

不会。”师着语云：“错。”僧回举似马大师，大师云：“藏头白海头黑。”师着语云：“错！错！”

师拈云：若是明眼汉，一举便知落处。白云先师道：“这僧担一担蒙懂，换得个不安乐。”马大师道：“藏头白海头黑。”白云拈云：“风后先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如山僧下五个“错”，且道，落在什么处？莫将闲学解，埋没祖师心。

79

举僧问云门：“如何是法身向上事？”门云：“向上与汝道即不难，作么生会法身？”僧云：“请和尚鉴。”门云：“鉴则且致，尔作么生会法身？”僧云：“与么与么。”门云：“这个是长连床上学得底。我问尔，法身还吃饭也无？”僧无语。雪窦云：“将成九仞之山，不进一簣之土。”保福云：“缺他一粒也不得。”又古德云：“唤什么作饭？”

师拈云：云门可谓驱耕夫牛，夺饥人食，权衡佛祖，龟鉴宗乘。所以后来尊宿各出眼目，扶立宗风。虽然如是，只明得法身边事，未明得法身向上事。且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域中无向背，阃外有权衡。

80

举保寿开堂，三圣推出一僧，寿便打。圣云：“恁么为人，非但瞎却这僧眼，瞎却镇州一城人眼去在。”寿便归方丈。

师拈云：保寿全机担荷，不妨奇特，要且只得一边。当时若善发明临济正法眼藏，待三圣道“恁么为人，非但瞎却这僧眼，瞎却镇州一城人眼去在”，便与本分草料。何故？一不做二不休。

81

举金牛行食次，问庞居士：“生心受食，净名已呵，去此二途，居士还甘否？”士云：“当时善现岂不作家牛？”云：“岂干他事！”士云：“食到口边，被人夺却。”金牛便行食，士云：“不消一句子。”

师拈云。善现作家，金牛奇特，尽被庞居士一时领过了也。只如庞居士道“不消一句子”，且道是那一句？端坐受供养，施主常安乐。

82

举僧问石门：“年穷岁尽时如何？”门云：“东村王老夜烧钱。”

师拈云：可谓神通妙用。

僧复问开先暹和尚：“年穷岁尽时如何？”暹云：“依旧孟春犹寒。”

师拈云：不妨田地稳密。忽有问道林，“年穷岁尽时如何”，只对他道，“定盘星上转风车”。

83

举三圣道：“我逢人则出，出则不为人。”兴化道：“我逢人则不出，出则便为人。”

师拈云：一人在孤峰顶上土面灰头，一人在十字街头斩钉截铁，有头有尾，同死同生。且道，出则不为人底是？出则便为人底是？竖起拂子云：万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捞摝始应知。

84

举龙牙问翠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微云：“与我过禅版来。”牙取禅版与翠微，微接得便打，牙云：“打则任打，要且无祖师西来意！”牙又问临济：“如何是祖师西来意？”济云：“与我过蒲团来。”牙取蒲团与临济，济接得便打，牙云：“打即任打，要且无祖师西来意！”住院后，僧问：“和尚当年见二尊宿，是肯伊？不肯伊？”牙云：“肯即肯，要且无祖师西来意。”

师拈云：这汉参来莽卤，学处颠预，虽然顾后瞻前，争奈藏身露影。既是无祖师西来意，用肯作么？若向个里辨得，山僧与尔拄杖子；若辨不得，和鼻孔一时失却。

85

举僧问云门：“树雕叶落时如何？”门云：“体露金风。”

师拈云：云门善巧方便，可谓即事即理，即隐即显，三句可辨，一镞辽空。虽然，犹是粘皮着骨。若有问蒋山，“树雕叶落时如何”，只对他道，“撑天拄地”。且道，是三句？是一镞？试玉须经火，求珠不离泥。

86

举懒瓚和尚云：“吾有一言，绝虑忘缘。巧说不得，只要心传。”

师拈云：这老汉，鱼行水浊，漏逗不少。虽然如是，个中或有解忘缘、能绝虑者出来道：“作么生是心传？”若也会得，已传了也。若会不得，心即且置，毕竟是那个一言？归堂歇去。

87

举雪窦云：“乾坤之内，宇宙之间，中有一宝，挂在壁上。达磨九年面壁，不敢正眼觑着。如今衲僧要见，劈脊便打。”

师拈云：雪窦妙中之妙，奇中之奇，向佛祖头上提持，衲僧顶门凿窍，不妨自在。要且只见锥头利，不见凿头方。若是蒋山则不然，“乾坤之内宇宙之间，中有一宝”，竖起拄杖子云，“在拄杖头上”。拈起也，天回地转；放下也，草偃风行。有时八臂三头，有时壁立千仞。如今莫道衲僧要见，直饶千圣出来、列祖齐至，并须倒退三千里。敢问大众，且道什么人合得受用？分付天台木上座，突出南山鳖鼻蛇。搥拄杖下座。

88

举僧问大梅：“如何是祖师西来意？”梅云：“西来无意。”僧举似盐官，官云：“一个棺木，两个死汉。”雪窦云：“三个也有。”

师拈云：一串穿却。

89

举灵云颂云：“三十年来寻剑客，几回叶落又抽枝。自从一见桃花后，直至如今更不疑。”玄沙云：“谛当甚谛当，敢保老兄未彻在。”

师拈云：唱弥高，和弥寡，雪曲阳春。杀人刀，活人剑，利物之要。有般底尚拘闻见、随语作解，便说“相谩谁不知”。日下孤灯，已失先照。毕竟什么处是未彻处？壶中日月长。

举玄沙问僧：“近离甚处？”僧云：“瑞岩。”沙云：“瑞岩有何言句？”僧云：“长唤‘主人公！’白云‘喏！喏！’‘惺惺着！他日莫受人谩！’”沙云：“一等是弄精魂。也甚奇怪。”复云：“何不且在彼中住？”僧云：“瑞岩迁化了也。”沙云：“如今还唤得应么？”僧无语。雪窦云：“苍天！苍天！”

师拈云：万丈寒潭彻底，月在当心。千尺岩松倚天，风生幽谷。直得凛凛孤标，澄澄风彩，及至月离碧嶂，影落云衢，遂乃当面蹉却。当时这僧若是个汉，待伊道“即今还唤得应么”，当下便喝，非唯把定玄沙要津，亦与瑞岩老子出气。

举僧问风穴：“九夏赏劳，请师言荐。”穴云：“一把香舂拈未暇，六铢金锡响摇空。”

师拈云：风穴用得当阳事，不妨风流儒雅，要且只道得途中句。或有问道林，“九夏赏劳，请师言荐”，只对他道，“四绝堂边呈瑞气，三湘江畔夺高标”。

举舍利弗一日入城，见月上女出城。舍利弗问云：“什么处去？”女云：“如舍利弗恁么去。”舍利弗云：“我方入城，汝方出城。何言如舍利弗恁么去？”女云：“诸佛弟子当住何处？”弗云：“诸佛弟子当住大涅槃。”女云：“诸佛弟子既住大涅槃，我如舍利弗恁么去。”

师拈云：住无所住，行无所行，见无所见，用无所用。各人脚跟下廓同太虚，如十日并照，触处光辉。苟知恁么，则与月上女同证无生，得不退转，随去来处，无不皆在大解脱中，三世诸佛鼻孔一时穿却，说什么“如舍利弗恁么去”？

举师祖问南泉云：“摩尼珠人不识，如来藏里亲收得。如何是藏？”泉云：“王老师与汝往来者是。”祖云：“直得不往来时如何？”泉云：“亦是藏。”祖云：“如何是珠？”泉云：“师祖！”祖应喏。泉云：“去！汝不会我语。”

师拈云：南泉一期垂手，收放擒纵则不无，要且未见向上事在。只如尽大地是如来藏，向什么处着珠？尽大地是摩尼珠，唤什么作藏？若明得有转身处，许他只具一只眼。

举僧问香林：“如何是衲衣下事？”林云：“腊月火烧山。”

师拈云：举一明三，衲僧孔窍。千差一辙，本分钳锤。虽然如是，或有问道林，“如何是衲衣下事”，只对他道，“绵包特石”。

举南泉问僧：“昨夜好风。”僧云：“昨夜好风。”泉云：“吹折门前一株松。”僧亦云：“吹折门前一株松。”南泉又见僧，问：“昨夜好风。”僧云：“是什么风？”泉云：“吹折门前一株松。”泉云：“一得一失。”

师拈云：大凡酬唱，随机着眼，辨龙蛇、别缁素，所谓“打鼓弄琵琶，相逢两会家”。只如南泉道一得一失，敢问，阿那个得？阿那个失？到这里，须是向上

人始得。还委悉么？鹅王择乳，素非鸭类。

96

举修山主颂云：“二破不成一，一法镇长存。若人一二解，永劫受沈沦。”

师拈云：直似倚天长剑，凛凛神威。向平坦坦处壁立千仞，壁立千仞处平坦坦。虽只道得一半。道林即不然，“二破不成一，一法亦不存。不作一二解，永劫受沈沦”。

[按]“虽只道得一半”，意即“虽然如是，只道得一半”。

97

举道吾问云岩：“脱却壳漏子，向什么处相见去？”岩云：“向不生不灭处相见。”

师拈云：太周遮生。

道吾云：“何不道非不生不灭处相见？”

师拈云：太孤峻生。大凡善知识，举一语垂一机，要明生死根源，令一切人明心见性去，岂不快哉！或有问道林，“脱却壳漏子向什么处相见”，只对他道，“何处不逢渠”。

98

举修山主颂云：“欲识解脱道，诸法不相到。眼耳绝见闻，声色闹浩浩。”

师拈云：声不到耳，色不到眼，声色交参，万法成现。且道，还踏着解脱道也无？不省这个意，修行徒苦幸。

99

举僧问石巩：“生死到来，如何回避？”巩云：“这的无生死。”

师拈云：还识这的么？俊鹞捎空去，憎鸟泊篱头。

100

举古者道：“生死中有佛，则不迷生死。”又有道：“生死中无佛，则无生死。”

师拈云：是则是，两口金刚宝剑，要且拂掠虚空。金山则不然，生死为诸佛根基，诸佛乃生死炉鞴。若解峻绝承当，即证六通八解。

颂古上

1

举德山小参示众云：“老僧今夜不答话，问话者三十棒。”时有僧出礼拜，德山便打。僧云：“某甲话也未问，为什么打某甲？”德山云：“尔是甚处人？”僧云：“新罗人。”山云：“未跨船舷，好与三十棒。”法眼云：“大小德山，话作两橛。”圆明云：“大小德山，龙头蛇尾。”雪窦云：“德山握阃外威权，有当断不断不招其乱底剑。要识新罗僧，只是撞着露柱底瞎汉。”

大冶烹金，忽雷惊春。草木秀发，光辉日新。不费纤毫力，擒下天麒麟。全威杀活得自在，千古照耀同水轮。话作两橛，句中眼活。龙头蛇尾，以指喻指。撞着露柱瞎衲僧，塞断咽喉无出气。拟议寻思隔万山，咭嚙舌头三千里。

2

举德山挟复子，到洩山，上法堂，从东过西，从西过东，洩山默坐不顾。德山云：“无无！”便下去，复云：“也不得草草。”遂具威仪见洩山，提起坐具云：“和尚！”洩山拟取拂子，德山便喝，当时背法堂着草鞋便去。洩山至晚问首座：“适来新到在什么处？”首座云：“当时背法堂着草鞋便去。”洩山云：“还识此子么？已后向孤峰顶上，蟠结草庵，呵佛骂祖去在。”

大用不拘，今古楷模。倒拈蝎尾，平捋虎须。若非深辩端倪，何以坐观成败。俊处颖脱囊锥，高来卷舒方外。孤峰顶上浪滔天，正令当行百杂碎。咄！

3

举南泉参百丈涅槃和尚，丈问：“从上诸圣还有不为人说底法么？”泉云：“有。”丈云：“作么生是不为人说底法？”泉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丈云：“说了也。”泉云：“普愿只恁么，未审和尚如何？”丈云：“我又不是善知识，争知有说不说？”泉云：“普愿不会。”丈云：“我太杀为尔说了也。”

鸾胶续断弦，猊血化驴乳。从来不为人，今古参佛祖。箭既离弦无返回，将欲夺之必固与。语时默，默时语。人从陈州来，却往许州去。

4

举百丈再参马祖，祖举拂子，丈云：“即此用？离此用？”祖挂拂子于旧处。侍立少顷，祖云：“尔已后鼓两片皮，如何为人？”丈取拂子举起，祖云：“即此用？离此用？”丈挂拂子，祖便喝，丈大悟。后谓黄檗云：“我当时被马祖一喝，直得三日耳聋。”

竖拂挂拂，全机出没。即此离此，较若画一。顶门当下轰霹雳，针出膏肓必死疾。承当一喝聋三日，师子神威恣返掷。百炼真金须失色。复云：有么？有么？咄！

5

举道吾至一家吊慰。渐源抚棺问：“生耶？死耶？”吾云：“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源云：“为什么不道？”吾云：“不道！不道！”后于石霜再举，始知落处。一日，将锹子于法堂上，从东过西，从西过东。霜云：“作什么？”源云：“觅先师灵骨。”霜云：“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觅什么灵骨？”源云：“正好着力。”太原孚云：“先师灵骨犹在。”

生耶死耶，筑着磕着。不道不道，藏头露角。黄金灵骨铿锵，白浪滔天卓犖。殷勤为语透关人，万里孤光长烁烁，无摸索，赵州石桥成略约。

6

举灵山会上有一女子，于佛前入定，佛勅文殊出之。文殊遶女子三遭，鸣指一下，女子入定俨然。文殊遂运神力，托至梵天扑下，女子亦复俨然。佛云：“非但汝一人出此女子定不得，设使百千万亿文殊亦出不得。下界有罔明菩萨，能出此定。”佛语未竟，罔明从地涌出，佛勅令出定。罔明遶女子三匝，鸣指一下，女子遂出定。老宿征云：“文殊是七佛之师，为什么出女子定不得？罔明为什么却出得？”

大定等虚空，廓然谁辩的。女子与瞿昙，据令何条直。师子奋迅兮摇干荡坤，

象王回旋兮不资余力。孰胜孰负，谁出谁入。雨散云收，青天白日。君不见，马驹踏杀天下人，临济未是白拈贼。

7

举清原谓石头云：“人人尽道曹溪有消息。”头云：“有人不道曹溪有消息。”原云：“大藏小藏从何得？”头云：“尽从这里去。”

有消息，太沈屈。无消息，转埋没。大藏小藏从兹出，撒沙撒土无终极。甜如蜜，苦如檿，明如日，黑如漆。击碎千年野狐窟，填沟塞壑少人识。

8

举僧问云门：“佛法如水中月，是不？”门云：“清波无透路。”僧云：“和尚从何得？”门云：“再问复何来？”僧云：“更恁么去时如何？”门云：“重迭关山路。”

遍界不藏，清波澄寂。互换投机，箭锋相直。提起向上钳锤，石火电光莫及。便恁么，隔关山，碧潭云外不相关。

9

举僧问龙牙：“二鼠侵藤时如何？”牙云：“须知有隐身处始得。”僧云：“如何是隐身处？”牙云：“还见依家么？”

堂堂成见，密密难见。二鼠虽黠，莫逢其便。藤枝透出未生前，正眼当阳巧回换。龙牙老机如电，遇贱即贵贵即贱。

10

举圆觉经云：“以大圆觉，为我伽蓝，身心安居，平等性智。”

毫发不留，纵横自由。阃外乾坤廓落，大方无外优游。明明祖师意，明明百草头。捋破狐疑网，截断爱河流。纵有回天力，争如直下休。四衢道中净裸裸，放出汾山水牯牛。

11

举僧问雪峰：“古涧寒泉时如何？”峰云：“瞪目不见底。”僧云：“饮者如何？”峰云：“不从口入。”后有僧举似赵州，州云：“不可从鼻孔里入去也？”僧却问：“古涧寒泉时如何？”州云：“苦。”僧云：“饮者如何？”州云：“死。”雪峰闻之云：“赵州古佛从此不答话。”

赵州象骨岩，举世无伦拟。共抚没弦琴，千载清人耳。古涧寒泉，瞪目凝然。不从口入，饮者忘筌。重出语，苦又死，不答话，同彼此。相逢两会家，打鼓弄琵琶。个中谁是的，白鸟入芦华。

12

举外道问佛：“不问有言，不问无言。”世尊良久，外道云：“世尊大慈大悲，开我迷云，令我得入。”外道既去，阿难问世尊云：“外道有何所证？”世尊云：“如世良马，见鞭影而行。”

不问有无言，言前立问端。两边俱坐断，一剑倚天寒。鞭影未动，历块过都。慈门既开，陵有辄无。辽天鼻孔须穿却，谁是追风天马驹。

举僧问六祖：“黄梅意旨是什么人得？”祖云：“会佛法人得。”僧云：“和尚还得也无？”祖云：“我不得。”僧云：“为什么不得。”祖云：“我不会佛法。”

斩钉截铁，大巧若拙。一句单提，不会佛法。尽他叶落华开，不问春寒秋热。别！别！万古碧潭空界月。

举太原孚上座问鼓山：“父母未生时鼻孔在什么处？”山云：“即今生也鼻孔在什么处？”孚不肯，乃云：“尔问我，与尔答。”山云：“父母未生前鼻孔在什么处？”孚乃摇扇而已。

父母未生前，生也只如然。一般拈掇能，奇巧直下浑。如火里莲，腾今焕古，极妙穷玄。大可怜，清风长满座，一万八千年。

举乾峰示众云：“举一不得举二，放过一着落在第二。”云门出云：“昨日有一僧，从天台来，却往径山去。”峰云：“典座今日不得普请。”

春兰与秋菊，一一各当时。底处无回互，怨谁分髓皮。风来鸟已觉，露重鹤先知。为问何能尔，渠依初不知。

举云岩问道吾：“大悲菩萨用许多手眼作么？”吾云：“如人夜间背手摸枕头相似。”岩云：“我会也。”吾云：“尔作么生会？”岩云：“遍身是手眼。”吾云：“太杀道，只道得八成。”岩云：“尔又作么生？”吾云：“通身是手眼。”

遍身是，通身是，酥酪醍醐为一味。毫端涌出须弥卢，芥子吸竭沧溟水。十虚吞烁，正眼寥廓。照用同时，人境俱夺。棒头喝下错承当，背手拈来也失却。莫！莫！水是水兮山是山，切忌无绳而自缚。

举洞山夏末示众云：“初秋夏末，直须向万里无寸草处去。”众无语。僧举似石霜，霜云：“何不道出门便是草？”

新丰路坦然，岂事正偏圆。万里无寸草，何人可向前。机不转，堕尘缘；透得脱，犯风烟。浏阳端的破中边，出门已是草芊绵。投机傥善谳来脉，两岸俱玄一不全。复云：看脚下。

举定山夹山同行。定山云：“生死中无佛，则无生死。”夹山云：“生死中有佛，则不迷生死。”二人各谓己语亲切，往大梅举而质之。梅云：“一亲一疎。”二人下去。次日，夹山往问：“阿那个亲？”梅云：“亲者不问，问者不亲。”夹山住院后，举此谓众云：“我当时失却一只眼。”雪窦拈云：“夹山毕竟不知当时换得一只眼。”

有佛不迷，无佛则迷。大梅顶门正眼，划时已验亲疎。家抱荆山璞，人握灵蛇珠。失却与换得，同归故殊途。作家金槌当面掷，临机俊鹞趁不及。将谓赤须胡，更有胡须赤。

举赵州云：“老僧答话去也，有解问底致将一问来。”时有僧出礼拜，州云：“比来抛砖引玉，却引得个墜子。”下座。后法眼举问觉铁嘴：“此意如何？”觉云：“与和尚举个喻，如国家拜将相似——问：‘谁人去得？’有一人云：‘某去得。’答云：‘汝去不得。’”法眼云：“我会也。”

千年田，八百主。谁当机，辨来处。赵州要答话，抛砖引墜子。觉老话端倪，如拜将相似。去得去不得，言下分缁素。个里高于万仞峰，不动纤毫擒佛祖。崇宁効古所作，答话去也。或有个出来，只向伊道：“了”。

20

举马祖、百丈、西堂、南泉翫月次，祖指月问西堂：“正当恁么时如何？”西堂对云：“正好供养。”问百丈，丈对云：“正好修行。”问南泉，泉拂袖便去。祖云：“经入藏，禅归海，唯有普愿独超物外。”

皎皎凝虚碧，沉沉发皓彩。秋色共澄清，永夜临寰海。修行供养逗圆机，聊闻便去超方外。马驹儿，端的别，万古定乾坤，一言全杀活。复云：高着眼。

21

举金牛行食次，问庞居士云：“生心受食，净名所呵。去此二途，居士还甘否？”士云：“当时善现岂不作家？”牛云：“岂干他事？”士云：“食到口边，被人夺却。”牛便行食。士云：“不消一句子。”

净名呵善现，金牛勘庞老。彼此不相饶，峻机无处讨。云行雨施，雷奔电扫。杀虎陷虎，出草入草。毘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

22

举师祖问南泉：“摩尼珠人不识，如来藏里亲收得。如何是藏？”泉云：“王老师与尔往来者是藏。”（雪窦云：“草里汉。”）祖云：“直得不往来时如何？”泉云：“亦是藏。”（雪窦云：“雪上更加霜。”）祖云：“如何是珠？”泉云：“师祖！”祖云：“诺。”（雪窦云：“百尺竿头作伎俩，未是嶮。若向个里着得一只眼，宾主互换，便能深入虎穴。或不恁么，直饶师祖悟去，也是龙头蛇尾汉。”）

苍鹰逐兔，骊龙翫珠。透青眼不瞬，照物手宁虚。往来不往来，草里谩涂糊。百尺竿头入虎穴，分明月上长珊瑚。

23

举僧问药山：“如何是道中至宝？”山云：“谄曲。”僧云：“不谄曲时如何？”山云：“倾国莫换。”

道中有至宝，济世无伦匹。药峤发深藏，唯云莫谄曲。不谄曲，倾国相酬未相直。壁立万仞此心真，不必当来问弥勒。

24

举僧问云门：“学人不起一念，还有过也无？”门云：“须弥山。”

石笋抽条，泥牛吼月，谁料同舟自胡越。应机涌出须弥山，一念不生何处雪，金刚宝剑当头截。

25

举僧问投子：“一大藏教还有奇特事也无？”子云：“演出一大藏。”

顿渐偏圆，权实空有。钉髯铁舌，河目海口。一道清虚亘古今，八角磨盘空里走。

26

举智门问五祖戒和尚：“暑往寒来则不问，林下相逢事若何？”戒云：“五凤楼前听玉漏。”门云：“争奈主山高案山低。”戒云：“须弥顶上击金钟。”

高高峰顶翻银浪，深深海底起红尘。金钟玉漏相酬酢，疑杀滔滔天下人。苟非作者，孰问关津。执鞭回首，四海良邻。君不见，仲尼温伯雪，倾盖相逢也奇绝。

27

举本仁示众云：“寻常不欲向声前句后鼓弄人家男女。何故？且声不是声，色不是色。”僧问：“如何是声不是声？”仁云：“唤作色得么？”僧云：“如何是色不是色？”仁云：“唤作声得么？”僧无语。仁云：“且道，为汝说、答汝话，若人辨得，许尔有个入处。”

声出虚，色生无，声前句后转涂糊。间不容发，安可名模，堂堂圆应没锚铊，巧张炉鞴费分疎。争如棒下无生忍，闻见馨香满道涂。

28

举云门问僧云：“古佛与露柱相交，是第几机？”僧无语。门云：“尔问我，与尔道。”僧遂问，门云：“一条绦三十文。”僧云：“如何是一条绦三十文？”门云：“打与。”代前语云：“南山起云，北山下雨。”

油然南山云，霏然北山雨。露柱笑呵呵，灯笼超佛祖。中涌边没，西天东土。楼阁门开竟日闲，野老不知何处去。

圆悟佛果禅师语录卷第十九

宋平江府虎丘山门人绍隆等编

颂古下

29

举教中道：“未离兜率，已降王宫。未出母胎，度人已毕。”大象本无形，至虚包万有。末后已太过，面南看北斗。王宫兜率，度生出胎，始终一贯，初无去来。扫踪灭迹除根蒂，火里莲华处处开。

举僧问云门：“生死到来如何回避？”门云：“在什么处？”

针眼鱼吞大千界，螭螟虫吐妙高山。太虚包括无遗漏，万汇全归指掌间。起复灭，去还来，石桥踏断通身黑，那知华顶是天台。

30

举丹霞初见马祖，以两手托幞头，祖云：“吾非汝师，南岳石头处去！”霞遂至石头，如前托幞头。头云：“着槽_{木敝}（按：当为“厂”）去！”霞依童行次，一

日，石头为众云：“今日斋后普请，划佛殿前草。”众竞具锄锹，霞独洗头，棒剃刀于石头前胡跪。头云：“作什么？”霞云：“请师划草。”石头笑为剃发。呼与授戒，霞掩耳而去。却回江西马祖院，骑圣僧项。众惊报马祖。马祖亲来见，乃云：“我子天然。”霞遂作礼云：“谢师安名。”祖问：“甚处来？”霞云：“石头来。”祖云：“石头路滑，子莫曾踏倒么？”霞云：“若踏倒则不来也。”

问一答十，告往知来。龙驰虎骤，玉转珠回。聊闻举着已瞥地，剔起便行何俊哉。划草固奇崛，安名尤突兀。二老略玄黄，赏兹千里骨。真规镇俨然，覩面看标格，腾云一举迷风日。

31

举云门示众云：“乾坤之内，宇宙之间，中有一宝，秘在形山。着灯笼向佛殿里，拈三门安灯笼上。”

虎豹文章，麒麟头角。辉天焯地，堆山积岳。拶破面门兮盖色骑声，截断罗笼兮解黏去缚。罢却干戈百草头，万里秋天飞一鹗。

32

举雪峰示众云：“尽大地撮来如粟米粒大，抛向面前，漆桶不会。打鼓普请看。”疾焰过锋，奔流度刃。唱拍相随，拳踢相应。蓦然轰起震天雷，百草颠头春色回。

33

举僧问马祖：“如何是佛？”祖云：“即心即佛。”

无须锁子，八面玲珑。不拨自转，南北西东。海神知贵不知价，留向人间光照夜。

34

举僧问马祖：“如何是佛？”祖云：“非心非佛。”

碧海珠，荆山璧。耀乾坤，唯别识。利刀剪却无根树，万迭峰峦敛烟雾。

35

举马祖与百丈同游山，见野鸭子飞过。祖云：“是什么？”丈云：“野鸭子。”祖云：“向什么处去也？”丈云：“飞过了也。”祖将百丈鼻孔扭，丈作忍痛声，祖云：“何曾飞去！”丈于此有省。

野鸭过前溪，千峰凛寒色。相顾不知归，未免资傍击。扭破疑团葛怛消，捎风直下透青霄。云山海月浑闲事，一语归宗万国朝。

36

举僧问镜清：“新年头还有佛法也无？”清云：“有。”僧云：“如何是新年头佛法？”清云：“元正启祚。”僧云：“谢师答话。”清云：“镜清今日失利。”又僧问智门明教：“新年头还有佛法也无？”教云：“无。”僧云：“年年是好年，日日是好日，为什么却无？”教云：“张公吃酒李公醉。”僧云：“老老大大，龙头蛇尾。”教云：“明教今日失利。”

稳密田地，神通游戏。佛法新年头，有无俱失利。一概等虚空，岂容立巴鼻。草上之风祖令行，唯知雷罢不停声。

37

举僧问琅琊：“清净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瑯云：“清净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其僧有省。

相骂饶尔接嘴，相唾饶尔泼水。尘举大地收，华开世界起。一模脱出绝功勋，句里挨开大施门。

38

举僧问长沙：“本来身还成佛否？”沙云：“尔道大唐天子还刈茅割稻否？”僧云：“成佛又是何人？”沙云：“是尔成佛知不知？”

巨岳何曾乏土，唐皇岂可刈茅。礼拜近前叉手，西天十万迢迢。古佛即自己，自己即古佛。珊瑚潋灩十洲春，蟾蜍映夺骊龙窟。

39

举僧问百丈：“如何是奇特事？”丈云：“独坐大雄峰。”僧礼拜，丈便打。

酱里着盐，雪中送炭。才捋虎须，棒头有眼。怪来独坐大雄山，他家曾踏上头关。

40

举僧问香林：“如何是室内一盏灯？”林云：“三人证龟成鳖。”

皎皎清光，遍界莫藏。声抛不出，色岂能彰。直下斩钉截铁，划却古今途辙。高出临济德山，三人证龟成鳖。别别，一回吃水一回噎。

41

举麻谷持锡见章敬，遶绳床三匝，振锡一下，卓然而立。敬云：“如是！如是！”后到南泉，亦遶绳床三匝，振锡一下，卓然而立。泉云：“不是！不是！”谷云：“章敬道是，和尚为什么却道不是？”泉云：“章敬则是，是汝不是。此是风力所转，终归败坏。”

如是不是，去却药忌。拟犯封疆，全军失利。杖头突出古菱华，举世风流属当家。

42

举僧问药山：“平田浅草，麀鹿成群，如何射得麀中麀？”山云：“看箭！”僧便放身倒。山云：“侍者挖出这死汉！”僧便起走，山云：“弄泥团汉，有什么数！”

猎人有神箭，射得麀中麀。箭下快承当，跳出曹溪路。翻身踏着上头关，敌胜惊群瞥尔间。

[按]“麀鹿成群”原作“尘鹿成群”，“麀中麀”原作“尘中尘”，今据《碧岩录》卷九改。《碧岩录》卷九云：“鹿与麀寻常易射，唯有麀中麀，是鹿中之王，最是难射。此麀鹿常于崖石上利其角，如锋铄颖利，以身护惜群鹿，虎亦不能近傍。”“有什么数”，当作“有什么限”。

43

举云门示众云：“药病相治，尽大地是药，那个是自己？”

太峽敲，全杀活。绝承当，无摸索。囊中意气，阃外筹略。倒退三千里，尽

大地是药。错！错！利剑七星光闪烁。

44

举乾峰示众云：“法身有三种病、二种光，须是一一透得，始解稳坐。虽然如是，更须知有照用同时向上一窍始得。”云门出众问云：“只如庵内人，为什么不见庵外事？”峰呵呵大笑。门云：“犹是学人疑处在。”峰云：“子是什么心行？”门云：“也要和尚相委悉。”峰云：“直须恁么，始解稳坐。”

动弦别曲，闻一知十。手搦手抬，以胶投漆。庵内不见庵外，无孔铁槌不会。人生相识贵知音，水入水兮金博金。

45

举灵云见桃华悟道有颂：“三十年来寻剑客，几回叶落又抽枝。自从一见桃华后，直至如今更不疑。”玄沙云：“谛当甚谛当，敢保老兄未彻在。”

陌上笑春风，枝头漏消息。红光烁太虚，岂藉阳和力。学剑宗师既不疑，玄沙未彻最新奇。扫除学路刮肌骨，格外之机如电拂。

46

举云门问洞山：“近离甚处？”山云：“查渡。”门云：“夏在甚处？”山云：“湖南报慈。”门云：“几时离彼中？”山云：“今年八月。”门云：“放汝三顿棒。”次日，洞山往问：“昨蒙和尚放某三顿棒，未审过在什么处？”门云：“饭袋子！江西湖南便恁么去？”洞山大悟。

见兔放鹰，因行掉臂。赤骨历穷，方图富贵。放三顿棒尚迟疑，再挨方识利头锥。单提独脚机关外，明眼衲僧犹不会。

47

举三圣问雪峰：“透网金鳞，以何为食？”峰云：“待汝出网来向尔道。”圣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识，话头也不识。”峰云：“老僧住持事烦。”

百草头出没，三界外遨游。徒布漫天网，虚下钓鳌钩。摇鳞振鬣撼乾坤，兀目昂头洪浪喷。棒雨点，喝雷奔，肯将争战定功勋。

48

举僧问赵州：“见说和尚亲见南泉，是否？”州云：“镇州出大萝卜。”

镇州出大萝卜，猛虎不食伏肉。直饶眼似流星，争免持南作北。老赵州，迥殊绝，片言本自定乾坤，返使丛林闹聒聒。

49

举陆亘大夫谓南泉云：“肇法师也甚奇怪，解道‘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泉云：“大夫！”陆应诺，泉指华云：“时人见此一株华如梦相似。”

山润石蕴玉，林秀渊藏珠。见此一株华似梦，灼然根体不同途。王老师，脱规模，解向长安正闹处，唤得悠悠陆大夫。

50

举云门示众云：“十五日已前则不问汝，十五日已后道将一句来？”众无对。自代云：“日日是好日。”

破二作一，分三成六。着串数珠数不足，南辰信手攀北斗，回身触。豁开户牖正当轩，玉兔金乌如转烛。传不传，得不得，那知陌上春条绿。

51

举僧问洞山：“如何是佛？”山云：“麻三斤。”

钟在扣，谷受响。池印月，镜含像。曾非展事投机，岂是预搔待痒。点铁成金，举直措枉。一箭鹄一双，一掴血一掌。君不见，疎而不漏兮恢恢天网。

52

举雪峰示众云：“三世诸佛在火焰里转大法轮。”玄沙云：“火焰为三世诸佛说法，三世诸佛立地听。”

将谓猴白，更有猴黑。互换投机，神出鬼没。烈焰亘天佛说法，亘天烈焰法说佛。风前剪断葛藤窠，一言勘破维摩诘。

53

举东寺问仰山：“甚处人？”山云：“广州。”寺云：“我闻广州有镇海明珠，是否？”山云：“是。”寺云：“作何颜色？”山云：“黑月则现，白月则隐。”寺云：“子还带得来么？”山云：“带得来。”寺云：“何不呈似老僧？”山云：“诺！惠寂昨到汾山，亦被索此珠，直得无言可对，无理可伸。”寺云：“真师子儿，大师子吼。”

善抚太阿铗，决无伤手厄。惯编猛虎须，必有全身策。镇海珠，巧呈似，离色离声离名字。梅檀林里爇梅檀，师子窟中吼师子。

54

举赵州示众云：“‘至道无难，唯嫌拣择。但莫憎爱，洞然明白。’才有言语，是拣择？是明白？老僧不在明白里，汝等还护惜也无？”僧问：“既不在明白里，未审护惜个什么？”州云：“我亦不知。”僧云：“和尚既不知，为什么道不在明白里？”州云：“问事则得，礼拜了退。”

至简至易，同天同地。拣择明白，云何护惜。口似锥，眼似眉。涉语脉，蜷怜夔。堪笑卞和三献玉，纵荣刖却一双足。

55

举石头示众云：“言语动用没交涉。”药山云：“非言语动用亦没交涉。”头云：“我这里针割不入。”山云：“我这里如石上栽华。”

井底泥牛吼月，云间木马嘶风。把断乾坤世界，谁分南北西东。直中曲，曲中直，要平不平凭秤尺。

56

举雪峰示众云：“望州亭与诸人相见了也，乌石岭与诸人相见了也，僧堂前与诸人相见了也。”后保福举问鹅湖：“僧堂前则且置，什么处是望州亭、乌石岭相见？”鹅湖骤步归方丈，保福便入僧堂。

藕线引鲸鳌，针锋辊芥投。望州乌石岭，未唱已先酬。大唐击鼓新罗舞，覩面相呈不相覩。

举代宗皇帝问忠国师：“和尚百年后，所须何物？”国师云：“要个无缝塔子。”帝云：“请师塔样。”国师云：“会么。”帝云：“不会。”国师云：“吾有付法弟子耽源，却谳此事，请诏问之。”国师迁化后，帝召耽源，问：“此意如何？”耽源呈颂云：“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黄金充一国。无影树下合同船，琉璃殿上无知识。”

八面自玲珑，盘空势岌嶬。表里镇巍然，若为分六凿。执名匿相，认影迷形，卧龙长怖碧潭清。合同船子开心椀，日用如何不现成。

举石头见药山坐次，问：“尔在此作什么？”山云：“一物不为。”头云：“恁么则闲坐也。”山云：“闲坐则为也。”头云：“汝道不为，不为个什么？”山云：“千圣亦不识。”石头以颂赞之：“从来共住不知名，任运相将只么行。自古上贤犹不识，造次凡流岂可明。”

摆拨佛祖缚，旷然绳墨外。一物亦不为，纵横得自在。古鉴临台，明辨去来。金锤影动，铁树华开。任运相将不可陪，法云随处作风雷。

举云门示众云：“人人尽有光明在，看时不见暗昏昏，作么生是光明？”众无对。自代云：“僧堂佛殿，厨库三门。”

夜明帘外千峰秀，鸾镜台前万象虚。扫踪灭迹不立锚铊，唯为佛殿唯是香厨。敲出凤凰五色髓，击碎骊龙明月珠。

举世尊生下，周行七步，目顾四方，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自云：“天上天下，惟我独尊。”

右肋诞金躯，九龙喷香水。巍巍步四方，周匝莲华起。末上先施第一机，高风亘古镇巍巍。当时有个承当得，等闲擒下白拈贼。咦！

举雪峰住庵，有二僧到。峰见以手托庵门，放身出云：“是什么？”僧亦云：“是什么？”峰低头归庵。其僧后至岩头，头问云：“雪老有何言句？”僧举前话。头云：“雪峰道什么？”僧云：“雪峰无语。”头云：“噫！我悔不当初向伊道有个末后句；我若向伊道，已后天下人不奈雪老何。”僧至夏末，举此话请益。头云：“汝何不早问？”僧云：“不敢造次。”头云：“我虽与雪峰同条生，不与雪峰同条死。要识末后句，只这是。”

双明复双暗，独立绝殊方。乘机直面提，其锋安可当。同条生，两镜相照无能名；不同条死，铁树华开亘今古。末后句，始牢关，拈却门前大案山。

举天平从猗和尚，行脚在西院，常云：“今时莫道会佛法，只觅个举话底人也难得。”一日，从西院法堂下过，西院高声唤：“从猗！”平举首，院云：“错。”行三两步，院又云：“错。”院云：“适来两错，是老僧错？是上座错？”平云：“是从猗错。”西院云：“错！错！”少顷西院云：“上座且在此度夏，待与尔商量这两错。”平当时便去。后住天平，示众云：“老僧当年行脚，被业风吹到汝州西院。

有个思明长老，勘我两错，更待留我过夏，待共我商量。我不道恁么时错，我未发足南方行脚时，早知道错了也。

把缆放船，胶柱调弦。远水不救近火，短绠那汲深泉。天平老，大忽草。为两错，悔行脚。大地茫茫愁杀人，眼里无筋一世贫。

63

举疎山平日在香严，一日，严上堂，有僧问：“不慕诸圣、不重己灵时如何？”严云：“万机休罢，千圣不携。”疎山作呕吐势，严云：“师叔不肯那？”山云：“不得无过。”严云：“过在甚处？”山云：“万机休罢犹有物在，千圣不携亦从人得。”严云：“师叔莫道得么？”山云：“还我法座，与尔道。”于是严令升座，如前问之，山云：“何不道肯诺不得全？”严云：“肯又肯个什么？诺又诺个什么？”山云：“肯则肯他诸圣，诺则诺于己灵。”香严云：“师叔恁么道也，须倒屣三十年始得。”后住疎山，常病返胃。一日，举此问镜清：“病僧肯诺不得全，道者作么生会？”清云：“全归肯诺。”山云：“不得全又作么生？”清云：“个中无肯路。”山云：“始契病僧意。”

刀不自割，指不自触。鹄白乌玄，松直棘曲。才有纤尘带影来，脱体全抛无朕迹。肯不存，诺不立，一片清光射斗牛，天上人间得自由。

64

举赵州问南泉：“如何是道？”泉云：“平常心是道。”州云：“还许趣向也无？”泉云：“拟向即乖。”赵州云：“不拟，安知是道？”泉云：“道不属知，不属不知。知是妄觉，不知是无记。若直达不疑之道，廓同太虚，岂可强是非耶？”州于言下大悟。

遇饭吃饭，遇茶吃茶。千重百匝，四海一家。解却黏去却缚，言无言作无作。廓然本体等虚空，风从虎兮云从龙。

65

举百丈每至升座，常有一老人听法。一日，众去，老人独留。丈云：“汝是何人？”老人云：“某非人。然某缘五百生前，迦叶佛时，曾住此山，错答学人一转语，所以五百世堕野狐身。今欲举此话，请和尚为答。”丈云：“汝试举看。”老人云：“大修行底人还落因果也无？某对云：不落因果。”丈云：“汝问，我与汝道。”老人遂问：“大修行底人还落因果也无？”丈云：“不昧因果。”老人遂悟，得脱野狐身化去。

鱼行水浊，鸟飞毛落。至鉴难逃太虚寥廓。一往迢迢五百生，只缘因果大修行。疾雷破山风振海，百炼精金色不改。

66

举风穴在郢州衙内，升座示众云：“祖师心印，状似铁牛之机。去即印住，住即印破。只如不去不住，且道印即是？不印则是？”时有卢陂长老出问：“某甲有铁牛之机，请师不搭印。”穴云：“惯钓鲸鲵沈巨浸，却将蛙步辗泥沙。”陂伫思，穴便喝云：“长老何不进语？”陂拟议，穴打一拂子云：“长老还记得话头么？试举看。”陂拟开口，穴又打一拂子。牧主云：“将知佛法与王法一般。”穴云：“见个什么道理？”牧主云：“当断不断，返招其乱。”穴便下座。

列圣风规，初不放过。拟跨铁牛，蓦头印破。卢陂当断却沈吟，电转星飞活

被擒。喝下换撑同霹雳，三玄戈甲振丛林。

67

举僧问洞山：“寒暑到来，如何回避？”山云：“何不向无寒暑处回避？”僧云：“如何是无寒暑处？”山云：“寒时寒杀阇梨，热时热杀阇梨。”

盘走珠，珠走盘。偏中正，正中偏。羚羊挂角无踪迹，猎犬遶林空踟蹰。

68

举金牛每至食时，自携饭，至僧堂前，抚掌呵呵大笑云：“菩萨子，吃饭来！吃饭来！”后僧问长庆：“意旨如何？”云：“大似因斋庆赞。”僧问大光：“未审庆赞个甚么？”光作舞，僧礼拜。光云：“尔作么生会？”僧亦作舞，光云：“这野狐精！”

丝来线去，分明过与。若不相谳，如何验取。因斋庆赞和泥土，蹈袭只言呈作舞。野狐精，七星利剑血长鲸。

69

举疎山示众云：“病僧咸通年已前会法身边事，咸通年已后会法身向上事。云门出问云：“如何是法身边事？”山云：“枯桩。”“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山云：“非枯桩。”门云：“还许学人说道理也无？”山云：“许。”门云：“只如枯桩岂不是明法身边事？”山云：“是。”门云：“非枯桩岂不是明法身向上事？”山云：“是。”门云：“未审法身还该一切也无？”山云：“法身周遍，争得不该？”门指净瓶云：“还有法身也无？”山云：“莫向净瓶边觅。”门云：“诺，诺。”

眼观东南，意在西北。拨转天关，掀翻地轴。法身向上法身边，间气英灵五百年。胶漆相投箭相拄，南山起云北山雨。

70

举台山路上有一婆子，僧问：“台山路向甚处去？”婆云：“蓦直去。”僧才行，婆云：“好个阿师便恁么去。”前后僧问，皆如此。后有僧举似赵州，州云：“待我为尔勘破这老婆。”遂往问：“台山路向甚处去？”婆云：“蓦直去。”州才行，婆云：“好个阿师又恁么去。”州归举似大众云：“我为尔勘破这婆了也。”老宿拈云：“什么处是勘破处？”

善系无绳约，善行无辙迹。不战屈人兵，直面当机疾。老婆勘破五台山，有谁参透赵州关。

71

举云门示众云：“闻声悟道，见色明心。作么生是闻声悟道，见色明心？”举手云：“观世音菩萨将钱来买胡饼，放下手，元来却是馒头。”

见色心先现，闻声道已彰。掣电光中分皂白，海潮音里别宫商。韶阳老，慈门普，发机直用千钧弩。

72

举镜清问僧：“门外什么声？”僧云：“雨滴声。”清云：“众生颠倒，迷已逐物。”僧云：“和尚作么生？”清云：“泊不迷已。”僧云：“意旨如何？”清云：“出身犹可易，脱体道应难。”

顺流逆流，转物物转。良哉观音，快逢其便。出身脱体句分明，门外依前雨滴声。

73

举南泉示众云：“昨夜文殊普贤起佛见法见，每人与二十棒，贬向二铁围山去也。”赵州出云：“和尚棒教唯吃？”泉云：“王老师有什么过？”州礼拜，泉下座归方丈。

雾起龙吟，风生虎啸。两口一舌，异音同调。文殊普贤佛法见，南泉赵州日月面。据令而行指顾间，尽情贬向铁围山。忽有个不愤底出来道崇宁□羽？只向他道果然果然。

74

举雪峰问僧：“近离甚处？”僧云：“覆船。”峰云：“生死海未渡，为什么覆却船？”僧无语。覆船代云：“渠无生死。”雪窦代云：“久响雪峰。”

未渡生死海，不应覆却船。渠本无生死，超然离二边。长如杲日丽中天，舒光照到雪峰前。

75

举僧问云门：“如何是一代时教？”门云：“对一说。”

海藏龙宫，金文玉牒。逗器观机，破关击节。三百余会振纲宗，四十九年同个舌。阿刺刺，对一说，谛当之言如截铁。

76

举僧问云门：“不是目前机，亦非目前事时如何？”门云：“倒一说。”

是贼识贼，以楔出楔。鸟迹空云，镜象水月。教儿师子迷踪诀，上树老猫安身法。活鱖鱖，倒一说，等闲翻却狐狸穴。

77

举世尊于一处九旬安居，至自恣日，文殊偻来。迦叶问：“今夏在何处安居？”文殊云：“在三处安居……”迦叶于是白众，欲摈文殊出。才举榍槌，乃见无量佛刹，一一佛所，有一一文殊、一一迦叶。举槌欲摈之，世尊于是告迦叶云：“汝今欲摈出那个文殊？”

大象不游兔径，燕雀安知鸿鹄。据令宛若成风，破的浑如啮镞。遍界是文殊，遍界是迦叶，相对各俨然。举槌何处罚？好一札，金色头陀曾落节。

78

举岩头示众云：“《涅槃经》道：‘吾教意如涂毒鼓，击着，远近闻者皆丧’。”僧问：“如何是涂毒鼓？”头亚身云：“韩信临朝底。”

天高地厚，水阔山遥。萧何制律，韩信临朝。涂毒鼓未击已前宜荐取。

79

举文殊问庵提遮女：“生以何为义？”女云：“生以不生生为生义。”殊云：“如何是生以不生生为生义？”女云：“若能明知地水火风四缘，未曾自得，有所和合，而能随其所宜，以为生义。”殊云：“死以何为义？”女云：“死以不死死为死义。”

殊云：“如何是死以不死死为死义？”女云：“若能明知地水火风四缘，未曾自得，有所离散，而能随其所宜，以为死义。”

生以不生生，死以不死死。根本豁然明，应时超佛祖。随宜离散与和合，十字纵横活鱗鱗。金刚宝剑倚天寒，外道天魔皆胆慑。

80

举汾山问仰山云：“天寒？人寒？”仰山云：“大家在这里。”汾山云：“何不直说？”仰山云：“适来也不曲，和尚如何？”汾山云：“且须随流。”

北风逞严威，凜凜侵肌骨。一句括人天，几曾容朕迹。随流认得本来身，遍界莫非无价珍。

81

举归宗示众云：“吾今欲说禅，诸子总近前。”大众进前，宗云：“汝听观音行，善应诸方所。”僧问：“如何是观音行？”宗弹指云：“诸人还闻么？”僧云：“闻。”宗云：“一队汉向这里觅个什么！”以拄杖打趁，呵呵大笑，归方丈。

无学弹指超，圆通耳根净。透出闻不闻，妙哉观音行。棒头指出金刚王，崦嵫恶道中为津梁。

圆悟佛果禅师语录卷第二十

宋平江府虎丘山门人绍隆等编

偈颂

1、高宗在藩邸三次请升座说偈

善因招善果，种粟不生豆。
大福德人修，大福德人受。
八万四千波罗蜜，一毫头上已圆成。
棒头喝下承当得，高步毘卢顶上行。

至简至易，至尊至贵，
往还千圣顶_上圆头，世出世间不思议。
弹指圆成八万门，超直入，如来地。

2、众生本来是佛

放憨放痴贪世味，闲情谁管真如地。
有时得片好风光，十字街头恣游戏。

3、寓言

昔闻沈巨浸，一举十二鳌。
持此净华宿，曾未及秋毫。
蒙蒙大象中，出没安可逃。

只自且循缘，着意真徒劳。

4、举民公充座元有偈曰

休夸四分罢楞严，按下云头彻底参。
莫学亮公亲马祖，还如德峤访龙潭。
七年往返游昭觉，三载翱翔上碧岩。
今日烦充第一座，百华丛里现优昙。

5、示众

办道应须办自心，心真触处是通津。
直明格外无生忍，端作区中解脱人。
吸尽西江庞老口，搏将妙喜净名身。
八风五欲莫能转，解向尘中转法轮。

6、佛鉴和尚忌辰示众

去年正今日，泥牛鬪入海。
今年正今日，遍界舒光彩。
虚空无相身，佛鉴俨然在。
非色亦非心，不小复不大。
劫石可移动，个中无变改。
要知佛鉴恩，各人明主宰。
一句逗群机，志心常顶戴。
且道是那一句？吃饭咬着沙。

7、示丹霞佛智裕禅师

二三四七初无间，显大威光示的传。
把断关津勿轻放，草深谁顾法堂前。

8、示择言禅人三偈

(1)

参禅参到无参处，穷玄穷彻玄尽头。
渴饮饥餐只恁么，世间出世没踪由。

(2)

机关并是闲家具，玄妙浑成破草鞋。
铁额铜头超佛祖，横拈倒捉一坑埋。

(3)

红尘有底论成道，寒谷无人可作春。
苟识拈华微笑意，一番拈弄一番新。

9、示若平禅人

赞弼住山功已立，荷担长久志弥坚。
云门庵耑压欧阜，天上高天更有天。
追复古来清净刹，他时会见美声传。
宾主相投胶漆合，相与弘持临济禅。

10、送智祖禅德

一句当机领，千差路绝攀。
去来长若鉴，喧寂镇如山。
百草颠头峻，孤云世外闲。
行行牢把着，宜阡上头关。

11、送安首座回德山（六首）

（1）

使乎不辱命，临机贵专对。
安禅捋虎须，着着超方外。

（2）

不惟明窗下安排，掇向禅床拶嶮崖。
拈槌竖拂奋雄辩，金声玉振犹奔雷。

（3）

九旬落落提纲宗，衲子济济长趁风。
解黏去缚手段辣，驱耕夺食尤雍容。

（4）

夏满思山要归去，了却武陵一段事。
勃窣理窟乃胸中，行行不患无知己。

（5）

临行索我送行篇，栗棘蓬里金刚圈。
短歌须要数十丈，长句只消三两言。

（6）

金毛师子解翻身，个是丛林杰出人。
不日孤峰大哮吼，五叶一华天地春。

12、送梵思禅老皖山住庵

脱去羈罗彻轡衔，了无毫末可容参。
马驹儿踏谁禁得，皖伯台前去住庵。

13、送达侍者之武陵

临济昔遣将，验德峤行令。
接住与一送，果别探竿影。
国师三度唤，声声无不领。
负汝负吾机，直透千圣顶。
古人曾侍香，根器如此警。
尔数载巾瓶，已合得正命。
今复自帝都，直游武陵境。
打办俊精神，也要识禅病。
截断风前句，夺取佛祖柄。
归来大夸诧，强将果然猛。

14、送修道者

不下笠子勘俱胝，一句击出一古佛。
如今归去旧云庵，参遍诸方善知识。
卓卓顶门眼，辉腾如杲日。
勉力传持无尽灯，继取末山旧踪迹。

15、送诸化士(十首)

(1)

豁达灵明印脚跟，用来了不隔纤尘。
历游华藏毘卢界，把住牟尼百亿身。
八宝七珍皆我有，左穿右穴与谁邻。
劳生袞袞堪垂手，乃是通方自在人。

(2)

皎皎林间月，悠悠天际云。
去来非有累，圆缺本无垠。
逗水光常净，为霖意不群。
溪山千万里，同异许谁论。

(3)

迦叶剌竿头，此老曾饶舌。
全体解承当，祖祖何曾别。
要明个段事，须善观时节。
遇着与么人，眼中为出屑。
庶见北山门，戢戢皆云衲。
妙手广施呈，翻却骊龙穴。

(4)

千圣顶^{宁页}头，有破天大路。
唯是无心人，始能阔着步。
恰如履平地，日行千百度。

(5)

要引满世间，一齐与么去。
尔垂手入廛，应须善回互。
闹哄处相逢，当机宜把住。
似过金刚圈，请尽情分付。
归来善法堂，挝取大法鼓。

(6)

覲面豁开三要印，全机直明正法藏。
持去江西显本宗，三日耳聋无伎俩。
要须撒手向孤峰，选甚悬崖千万丈。
欲知称意得锦鳞，腾身快入惊人浪。

(7)

四料四宾主，三玄及三要。
击石火电光，乃临济垂范。
既参临济禅，亦须自点检。
照用喝下奇，杀活杖头验。
以此入郊廛，大奋姜维胆。

光荣作风辉，七珍只一览。

(8)

无位真人赤肉团，面门出入若为看。
棒头按正风前令，喝下逼将肝胆寒。
不立阶梯那事佛，有真规矩得心安。
横身百草颠头用，插手骊龙窟里翻。
要见衲僧全意气，如麻万境莫能干。
大缘唾手间能办，未信人生行路难。

(9)

拨转千差向上机，搀旗夺鼓不饶伊。
翻身踞地全生杀，始是金毛师子儿。

(10)

吸尽西江匹似闲，作家岂复尚机关。
放教性地平如砥，成佛功归一晌间。

16、送慧恭先驰之平江

一句单提越祖佛，痛札针锥穷彻骨。
出门便作师子儿，敌胜惊群资返掷。
平江古来豪侠窟，去去先通个消息。
此行不作等闲来，八面清风起衣袂。

17、送景元先驰之毘陵

当阳提起截千差，谁信风流出当家。
要入廛中通一线，等闲开取钵盂华。
善专对，不辱命，乃见摩酰三眼正。
引着群灵使共行。明明直截曹溪径。

18、杨无咎观察

昔在皇都参会底，与今岂复有差殊。
等闲乘兴重拈似，哄堂棒腹一轩渠。
佛祖命门提在手，放开捏聚更非他。
已到悬崖撒手处，从来关捩子无多。

19、示善友

此段本来无向背，要须坚猛力行持。
金刚正眼通身是，万境来侵莫管伊。

20、颂月上女因缘

本来正体彻根源，山入同途只此门。
已住如来大解脱，掌中至宝耀乾坤。

21、颂黄龙三关

我手何似佛手，随分拈华折柳。
忽然摸着蛇头，未免遭他一口。

我脚何似驴脚，赵州石桥略约。
忽若筑起皮球，崩倒三山五岳。

人人有个生缘，蹲身无地钻研。
忽若眼皮迸破，虑他桶底踢穿。

22、三毒颂

沟壑难充一念欲，泥梨永劫苦何堪。
悟将万法皆如幻，慎勿容心瞥起贪。

未见世间为大患，焚烧功德莫过嗔。
头头违顺须容却，喜舍慈悲出六尘。

罗刹无明彻底痴，翳他正体发狂机。
猛操般若金刚剑，永断渠依撒手归。

妄起浑由三个汉，牵掣六道四生中。
倏然调伏无功用，端与毘卢性海通。

真赞

1、睦州和尚

辛辛苦辣，哐哐喋喋。
识济北，为大树；拶云门，堕峻崖。
机峻莫偕，言如枯柴。夫是之谓陈蒲鞋。

2、死心和尚舍利

个是黄龙老大虫，火后晶荧真舍利。
万年如日出世间，与善知识作仪轨。
平生斥佛呵祖口，于斯乃验着实底。
留将法子法孙传，触处放光常动地。

3、六祖大师

稽首曹溪真古佛，八十生为善知识。
示现不识世文书，信口成章彻法窟。
叶落归根数百秋，坚固之身镇韶石。
皎如赫日照长空，焕若骊珠光太极。
定慧圆明扩等慈，所求响应犹空谷。
河沙可数德莫量，并出渠依悲愿力。

4、杨岐和尚

三脚驴子弄蹄行，解道钵盂口向天。

荷担他，一百二十斤重担子，牵梨拽杷。
无端坏却慈明禅。

5、白雲端和尚

杨岐脑后眼岂亲，透得金尘能几人。
扶持临济，一拳拳倒黄鹤楼。
华劈二祖，鼻孔依前搭上唇。

6、五祖演和尚

山前一片闲田地，松竹引风长袭人。
说心说性，老僧个里是恶口。
偏提贱卖，担版贴秤麻三斤。

7、真如喆和尚

丛林老作世无俦，凛凛威光四百州。
一击铁关如粉碎，恩大难将雨露酬。

8、丹霞佛智裕长老请赞

奋雷霹雳赤肉团，壁立星飞电击。
临济命脉，渠侬突出。
蓦地面门拶出，初无一物。
三玄三要辉赫，分付佛智。
碎却人窠窟，与祖宗雪屈。咄！

9、华藏民长老请赞

临济正法眼，从这瞎驴灭。
父子不相传，神仙有秘诀。
岂顾殃及儿孙，且图眼中出屑。
逢人好一割，切忌向渠说。

10、道洙首座请赞

紫罗帐里撒真珠，夜明帘外提巴鼻。
句下三要三玄，何人亲得的旨。
面门无位真人，放渠出一头地。

11、梵思维那请赞

单提临济正法眼，当机密付要瞎驴。
无位真人干屎橛，棒头喝下绝名模。
当年海会大虫咬，今日欧峰举似渠。
圆悟不惜两茎眉，洪炉焰里绽芙蕖。

12、惟祖知藏请赞

扫荡佛祖，不存性命。
铁树华开，神驹十影。

圆悟传来临济禅，忽雷蓦震千峰顶。

13、法一书记请赞

化城踏破，宝所非留。
当阳截断机关，透出百草颠头。
挥临济之吹毛，驾慈明之巨舟。
头角相似，气类相投。
全机一喝分宾主，须信渠侬得自由。

14、子文监寺请赞

威如猛虎出深林，皎若银蟾转太清。
望之俨如，即之也温。
阐摩酰正眼于顶_字页，突无位真人于面门。
有谁领此，岂可显言，分付子文。

15、道元禅客请赞

临济正法眼藏，突出三头六臂。
忿怒蓦扑帝钟，漫且神通游戏。
圆悟当胸一拳，锁断衲僧巴鼻。

16、德珂禅人请赞

眼里有瞳子，顶门亚一指。
放出金刚圈，举世提不起。
个中领略要渠侬，铁作脊梁金作齿。
恁么便行丧儿孙，不恁么行校些子。
灭却正眼瞎驴边，圆悟风光动天地。

17、景元侍者请赞

生平只说聱头禅，撞着聱头如铁壁。
脱却罗笼截脚根，大地撮来墨漆黑。
晚年转复没忉忉，奋金刚锤碎窠窟。
他时要识圆悟面，一为渠侬并拈出。

18、法昭维那请赞

大包无外，细入毫芒。
现宝华王，随处道场。
建立扫荡，正体堂堂。
一语壁立，济济锵锵。
渠侬此面目，何人解提将。
圆悟栗棘蓬，觌体没商量，克宾话把播诸方。

19、韩朝议请赞

拨转上头关，千圣须却步。
唯许个中人，要通一线路。

具茨脱诸缘，投诚信此事。
誓无杂用心，长时箭相拄。
貌出山野姿，踞不荫高树。
按杖正令行，提持那一句。
善财鞠躬前，风神全体露。
气类自相同，美哉名父子。

20、惟表知藏请赞

此着千圣顶_上，临济建立大法幢。
万丈悬崖解放身，可以一口吸西江。
石火电光犹是钝，虎肩插翅定无双。

21、胜居禅人请赞

夜明符烛天，吹毛剑照雪。
神威冷森森，红光阿刺刺。
未启口时当头截，欲入门来劈面喝。
体裁相似可克家，此地不容通水泄。

22、若平禅老请赞

高拥毳袍，横按拄杖。
作意提纲，截断伎俩。
放出向上一机，千圣魂亡胆丧。
于此有人承当，便见千了百当。
圆悟杖头一滴禅，西江十八滩俱涨。

23、昙玩禅德住头陀岩庵请赞

盘陀石上，横按拄杖。
睟质俨然，曾无伎俩。
不施栗棘金圈，不爱起模画样。
头陀岩顶偶行拳，打着渠依也没量。

24、怀祖知殿请赞

瘦而精健，老有余韵。
鼓两片皮，说法无吝。
扫并情识，不留纤朕。
七处道场，恰如一瞬。
有个不顾危亡僧，刚地要来冲雪刃，咄。

25、文皓禅人请赞

岷峨濯秀屹西南，气象盘回鬱翠蓝。
英杰间生从古习，岂容冻脓辄相参。
自不将领玷闾里，赖有舌本操玄谈。
得请居闲皓目击，持归先为结茅庵。

26、蕴遇小师请赞

日面月面并现，印空印水双彰。
机先不留朕迹，格外亦绝承当。
父子至亲路别，各各顶有圆光。
切恐与人明破，此门岂可商量。

27、禅人写真求赞(二十首)

(1)

泡幻中出，枯木朽株。
顶缺神骨，额无圆珠。
曾遭海会毒龙咬，快意追风天马驹。
施設千种巧，其实一物无。
若凭这个见，至了不识渠。
混沌未分时，无此个面孔。
泡幻既张皇，乃具足十种。
胸次不立纤尘，口角波涛汹涌。
唯有一件长，爱打破漆桶。

(2)

乍嗔乍喜，浑只由尔。
最爱谩人，摇唇弄嘴。
忍草遍地生，何曾浇法水。
倾倒心肝一句禅，个些儿子犹呈瑞。

(3)

模子中脱出，佛果老古锥。
万缘休歇处，端坐不言时。
移刻定动，奋迅全威。
为人到彻骨，不惜两茎眉。

(4)

挈挈似红药，跛跛如云门。
殊无二老实，空蕴二老文。
放下会事，索破沙盆。
宝鉴一尘，秋空片云。

(5)

一见便见，了本来面。
敏手丹青，应缘而现。
渐近纵心，愈见强健。
唯用金圈栗蓬，要须千煅百炼。
撒手万仞崖，顶门廓正眼。

(6)

幻出成相，真蕴其中。
挺然骨目，四座生风。
传不可传之心，振不可振之宗。
老出皇都，晚住欧峰。
只这没回互，领略在渠侬。咄！

(7)

句中没禅，格外无玄。
当面不见，断莫可传。
似玉温润，如月孤圆。
气媚川源，光流大千。

(8)

衲衣逋峭活卓卓，片段残云笼巨岳。
壁立万仞近不得，无佛无祖无棒喝。
一口吸尽西江水，个是圆悟当头着。

(9)

相现无相，心出非心。
如印印空，迥绝古今。
入师子窟，游栴檀林。
脱去羈縻，履薄临深。
要识圆悟立处，孤峰万仞嵌岑。

(10)

红炉焰里着点雪，夜明帘外剔金灯。
万丈寒潭冰彻底，妙高峰顶玉棱层。
等是渠侬游历处，万机普应初不曾。
圆悟老来垂只手，为问何人似我能。

(11)

利刃斩虚空，神箭穿红日。
用吞十方口，吹此无孔笛。
如斯三十年，不费纤毫力。
信彩直钩头，也有锦鳞食。
有眼自承当，慎勿从渠觅。
大机要顿发，大用要直截。
马师老百丈，无端已漏泄。
临济唤火来，坐断天下舌。
此老据胡床，也要恁么说。
说不说，万里青天一轮月。

(12)

危坐盘陀，风神峻整。

横榔栗筇，廓千圣顶。
谁是仙陀，未言先领。
一片风光，夺人夺境。
圆悟晚来益深沈，华阴山头百尺井。

(13)

立地可成佛，杀人不眨眼。
碎生死窠窟，要个倜傥汉。
圆悟从来提此着，风前白云曾喝散。
当家种草可相从，利剑七星光灿烂。

(14)

句里有出身，突在千圣顶。
当机绝笼罗，透彻无边境。
生平秉此金刚王，四喝三玄格外领。
面门拶却太周遮，唯是瞎驴传性命。

(15)

觊面全真，不计疎亲。
虎头燕颌，未尽渠神。
把断关津不放过，无边刹海乃比邻。

(16)

太虚寥廓凭谁悟，翻身背掷真师子。
透顶透底没遮拦，千峰峭绝轰一句。
略开圆悟上头关，浮幢刹海阔着步。

(17)

道不在丹青，禅不在面相。
强自貌将来，赞之作何状。
且就个现成，为汝说一上。
赤水求神珠，得之由罔象。
圆悟老古锥，老来没伎俩。
英禅把将去，滔天滚白浪。

(18)

本无个面目，突出六十七。
今汝强图貌，顶门欠三只。
七处入闹蓝，近来稍宁谧。
若更打葛藤，岂有休歇日。
三十年后与人看，圆悟从前没窠窟。

(19)

太清之云，明镜之尘。

于无相中，蓦现此身。
考实究妙，以何为真。
不出这个，一着最亲。
透得剔脱，与古为邻。
道绝形相，名存至公。
对现色身，本体全空。
要求巴鼻，不西不东。
月映澄潭，风摇古松。
十成圆悟，谁识渠侬。

(20)

通身无影像，溢目生光彩。
动用峭于山，语默深于海。
旷劫正如如，个中无变改。
跳得圆悟金刚圈，须信大功元不宰。

28、真如禅人请赞

只这嘴面，见一乃万。
要是个中人，手亲即眼办。
佛果应缘，圆悟成现。
如如触处得逢渠，一道神光本无间。

29、真了禅人请赞

丹青有神，貌活圆悟，据坐俨然。
风光全露，捺膝耸身，抬眸直顾。
欧峰顶上把要津，一任青冥转乌兔。

杂著

1、和灵源瞌睡歌

懵懵懂懂无巴无鼻，兀兀陶陶绝忌讳。
任信流光动地迁，不论冬夏唯瞌睡。
个中滋味佛不知，空咄蚌蛤与螺师。
放身不管卧水底，兴发长挨布袋儿。
鼻息如雷谁顾得，寻常少见有醒时。
没醒时，良有以，要明瞌睡中宗旨。
从来一觉到天明，佛来不解抬身起。
纵使舒光遍大千，终难换我无忧底。
校疎亲，浑打失。瞌睡根灵莫穷诘。
有人契会便同参，睡着须知更绵密。

2、修道者若虚庵铭

修禅道人随身卓庵，取名于佛果老子，因与名之若虚，乃会三为一也，而不

出本分事及禅教。永嘉云：“体若虚空没涯岸。”佛经云：“佛真法身，犹若虚空。”混元云：“深藏若虚。”宣尼云：“实若虚。”

云：一滴滴水，一滴滴冻。只么平常，表里空洞。根尘绝偶，六门互用。快住此庵，十八不共。要戏罅隙，灼然无缝。应物非缘，谁为幻梦。

3、破妄传达磨胎息论

西方大圣人出迦维罗，作无边量妙用，显发刹尘莫数难思议殊特胜因，以启迪群灵。其方佛顺逆开遮，余言余典，盈溢宝藏。及至下梢，始露一实消息，谓之教外别行，单传心印。金色老子以来，的的绵绵，只论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立阶梯，不生知见。利根上智，向无明窟子里瞥破，烦恼根株中活脱，应时超证，得大解脱。是故竺干四七，东土二三，皆龙象蹴踏，师胜资强，机境言句，动用语默，有上上乘器，格外领略，当下业障冰消，直截承荷，于余时，自能管带，打成一片，度世绝流，顿契佛地，尚不肯向死水里浸却，唱出透玄妙、越佛祖，削去机缘，划断露布，如按太阿，凛凛神威，阿谁敢近。作家汉确实论量，才有向上向下胜妙性理作用纤毫，即叱之。不是从来种草，直下十成，锻炼得熟践，履得实，始与略放过，犹恐异时，落草负累人，瞎却正法眼。

嗟见一流拍盲野狐种族，自不曾梦见祖师，却妄传达磨以胎息传人，谓之传法救迷情。以至引从上最年高宗师，如安国师、赵州之类，皆行此气。及夸初祖只履、普化空棺，皆谓此术有验，遂至浑身脱去，谓之形神俱妙。而人间厚爱此身，怕腊月三十日惶惶，竞传归真之法。除夜望影，唤主人翁，以卜日月，听楼鼓，验玉池，觑眼光，以为脱生死法。真诳骗闾阎，捏伪造窠，贻高人嗤鄙！

复有一等，假托初祖胎息说、赵州十二时别歌、庞居士转河车颂，递互指授，密传行持，以图长年及全身脱去，或希三五百岁。殊不知，此真是妄想爱见，本是善因，不觉堕在荒草。而豪杰俊颖之士，高谈大辩、下视祖师者，往往信之。岂知失顾步，画虎成狸，遭有识大达明眼觑破，居常众中，唯默观怜悯。岂释迦文与列祖体裁，止如是耶！曾不自回照始末，则居然可知矣。海内学此道者，如稻麻竹竺-二+韦，其高识远见，自不因循。恐乍发意，未深入阃奥，揭志虽专，跂步虽远，遇增上慢，导入此邪见林，未上一错，永没回转，其流浸广，莫之能遏。因出此显言，庶有志愿于大解脱、大总持，可以辩之，而同入无生大萨婆若海，泛小舟济接群品，俾真正道妙，流于无穷，岂不快哉！

4、辨伪

老汉生平久历丛席，遍参知识，好穷究诸宗派。虽不十成洞贯，然十得八九。亦通会示徒，自不造次。不知何人，盗窃山僧该博之名，遂将此乱道为山僧所出，观之使人汗下面赤。况老汉尚自未死，早已见如此狼藉。请具眼衲子详观之，勿认鱼目作明珠也。

佛事

1、为智海法真和尚入龕

释迦双树示寂，偃卧吉祥。法真智海告终，端坐行上。四十年道价，七十一生缘。德播寰中，声驰海外。人天敬仰，朝野倾崇。比望永作梯航，长光佛祖，岂期忙中缩手，闹里抽身，最后皇都大作佛事？今则未埋玉树，先入云龕。公案

现成，须至一决。大众！因行不妨掉臂，伎俩不如帐样。为瑞为祥，无边无量。请老和尚且出方丈。

2、为佛眼和尚举哀

三十年行道，海上第一人。飒然恁么去，唯见不酸辛。虽然如是，须知佛眼未曾生，未曾死，未曾去，未曾来。正与么时如何？乃指龕云：我与雪峰同条生，不与雪峰同条死。要知末后句分明，普请大众齐声举乃云：哀！哀！

3、为佛眼和尚下火

如来涅槃日，娑罗双树间。放出三昧火，阁维金色身。有条攀条，无条攀例。故褒山佛眼禅师，道播四海，名闻九州岛。二十年间，三据大刹。退席褒岭，宴坐钟山。以平生所受用栗棘蓬，驱耕夫之牛；以杨岐所付嘱金刚圈，夺饥人之食。传持一大事，提振向上机。衲子云从，诸方景慕。岂谓一弹指顷，坐断报化佛头；谈笑之间，遽失人天正眼。今则乾坤廓落，人境萧条；雪映高山，风清大野。圆顶后相，放万里神光。大众！正与么时，还委悉么？看取亘天红焰里，华发优昙大地春。

4、为妙禅人下火

昨日一个正可怜，今朝一个更凄然。翻身踏着曹溪路，妙体堂堂没变迁。妙师爱参禅，祖佛要齐肩。索然恁么去，一朵火中莲。生也浮云突出，死也空华倏没。顶后圆同太虚，毕竟非心非佛。大众！看取一道红光，烁破无生窠窟。

5、为佛真大师下火

触目菩提真解脱，顶门正眼耀乾坤。透得生死关，廓然无起灭。佛真大师，生平滴水滴冻，勇猛截铁斩钉。举世重其为人，闻见莫不钦叹。内侍丛中跳出，衲僧队里修行。渊圣锡徽名，皇后赐度牒。惊群伏众，绝类离伦。将谓万里前程，岂期百年顷刻。今则翻身长往，透出金圈栗棘蓬；顶后圆光应现，无生大火聚。佛真！佛真！急着眼，保云程。一炬红光才举处，毘卢顶上任纵横。

6、为范和尚下火

忠臣不畏死，故能立天下之大事。勇士不顾生，故能成天下之大名。衲僧家透脱生死，不惧危亡，故能立佛祖之纪纲。昭觉和尚神机峭拔，智辩滔天，肘臂下有符，顶门上具眼。奋喝散白云底意气，操打破虚空底钳锤。一归锦官，两住雄刹。辟开荆棘路，坐断是非关。接物利生，光扬佛日。临岐一着，摆拨便行。绝后光前，头正尾正。如今既到这里，可谓世缘毕备，末后殷懃截断，路头一堆猛火。大众！且道毕竟向什么处去？举火炬云：烈焰亘天留不得，当空宝月镇长圆。

7、为亡僧下火

五蕴山头涅槃路，四方八面没遮栏（拦）。通身尽是金刚眼，一粒灵丹火里燃。